

## 卷首语

◆ 高 伟

### 酉水明珠 黄金茶城

这条酉水河，是我们精致的前景，也是悠远的背景；这座吕洞山，屹立着我们的品格，也见证了我们的春秋。

千古酉水，东流不息，它将自己最精华的神脉，毫无保留的播润在保靖这片土家人引以为豪的发祥之地。

酉水两岸，山高水长，歌声满河；吕洞山下，歌随舞生，舞随歌行。酉水滋养和见证了一个生命蓬勃、智慧勤劳民族的诞生，吕洞收藏了多少光荣的历史、骄傲的往事，保靖黄金茶绵柔独特的栗香，一直浸润到最柔软的地方。

时间是神秘的，它可以隐匿，也能向人们诉说。

在岁月的细水流长中，多情的历史积攒了无比强劲的后发优势与追赶动力，那些不可复制的文明遗产，那些得天独厚的丰饶资源，那些千年不息的生命伟力，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酉水明珠的辉煌将会续写，黄金茶城的腾飞指日可期。

酉水承载着新的希望和梦想，潺潺流淌，流向远方，流向未来。

# 天開文運

特邀顧問：彭學明

總顧問：楊志慧 周建武

顧問：黃宇 尹海霞 石遠定 田明 金敏  
田茂軍 黃青松

編委會主任：金敏

副主任：向東 宋世兵

編委：鄭欣平 梁先林 宿雲勝 龍明勇 田二文  
九妹 王雲飛 文西 高偉 吳正凱  
張發軍 田俊波 彭學東 彭秀勤 彭志  
李海蓉 吳大耀 盧瑞龍 易果 王慶  
陳曉麗

本刊理事：保靖縣財政局

湖南鑫洋集團公司

土家人集團公司

保靖縣換金茶業公司

保靖縣水田河酒廠

保靖縣文旅廣電局

保靖縣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局

湖南保靖渝燃能源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宋耀國 湖南民益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主管：中共保靖縣委宣傳部

主辦：保靖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承辦：保靖縣作家協會

# 目 录

## 特别关注

### 何昌金随想小集

- 4 花桥的夏夜
- 5 花桥小货郎
- 7 乡愁，难以割舍的情缘
- 9 比耳印象
- 12 踏春四方城
- 13 最后的检查
- 14 乡下记忆
- 16 梁山的早晨
- 18 赶场
- 19 春到小园
- 20 梁山的嬗变

- 88 青春/田怡婧
- 89 火中最可爱的人/向顺烨
- 90 人生/王静玲
- 91 我的巴学园/黄媛园
- 93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文怡欣
- 95 新冠疫情/田怡婧
- 97 一封家书/彭雨馨
- 99 一棵小树的成长经历/何金易

## 散文平台

- 23 当红牛遇见了刘家寨/田宏文
- 26 夯沙/黄德权
- 28 喝茶的人/陈晓丽
- 29 楼道里的叮咚声/向顺武
- 31 秋之散板/卢瑞龙
- 38 沙湾无沙/彭明富
- 41 不是每一天都有太阳，但一定会天亮/田晓霞
- 44 秋天里的回望/蒋和发

## 西水论坛

- 45 首八峒“黔山·黔中郡”考/吴伯文

## 小说圆桌

- 51 心随童往/彭昌剑

## 校园文学

- 81 成长/王静玲
- 82 感恩月说点感恩的话/徐春春
- 84 净心修德做四有好老师/黄媛园

编辑：《天开文运》编辑部

主 编：宋世兵

编辑部主任：高 伟

副 主 任：吴大耀

本期责编：卢瑞龙

发 行 部：彭学东 龙绍芳 王美蓉

编辑部地址：保靖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邮 箱：1427287123@qq.com

289223045@qq.com

邮 编：416500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发送对象：中共保靖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  
县直有关部门、学校、企业

印 数：1000册

印刷单位：保靖更生印务

准印证编号：（湘U）LK20210003

何昌金随想小集

## 花桥的夏夜

花桥的夏夜是美的，也如花桥白天的风景。

然而，花桥的夜色更美，朦朦胧胧，醒眼犹醉，任由你想象。

晚上在村部防汛值班，一同值班的还有村综治专干黄生斌，我们相约去杜家、杨家溜了一转，一切都还安好，于是又一同回到了村部。

男人们在一起，都喜欢讲述各自的趣事、各自的家事和各自的生活不易，我们也没免俗。

沉浸在花桥的迷蒙如魔幻般美的夏夜，兴致一来，我们也谈水美花桥、文化花桥、乡村旅游、乡风文明治理这些打草鞋没起鼻子的东西。

花桥的迷人夜景，也勾起我们对花桥故事的讨论，当然我是向他讨教的。

花桥也真是有故事的。官至二品的接福人黄海楼参加湘军，深得曾国藩常识，建设江苏松江有功，后协助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收复新疆，在花桥修建的龙凤二桥，在县城修建的南门桥、在钟灵山修建的宝塔，均已成文化标志；喻英奇以团长之职浴血淞沪会战晋升将军，后打响南京保卫战第一枪身中数弹不死而被称“九斑龙”，受到国民政府最高统帅接见，两次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将领纪念章。保靖地下党第一任县委书记彭司琰在这里办学兴教和从事革命6年，以抗战后方为背景主持编写的校歌，80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走出花桥，在各行各业传承着红色故事……

黄生斌是个意志坚强的土家汉子。3岁时，因家里兄弟姐妹多，家人照顾不过来，不慎摔断了脊柱，造成骨骼发育畸形。在6月29号暴发的洪灾中，他饲养在车湖村的20来亩小龙虾被水冲了。然而，他这两天在村里忙于参与组织村民抗灾自救，硬是没顾得上去车湖看，损失几万元也没吱一声，我不由地对他产生敬意，觉得这个小个子村干格外伟岸。

夜色里，天空时不时飞点雨星，象在提醒莫忘责任似的。田野里最热闹的是蛙们，“呱呱”声此起彼伏，象在比谁叫得响亮。被蛙声所覆盖的，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小虫，它们在顶着露珠的草丛里浅唱低吟，又是另一番动听所在。

在村部门前，杂树掩映的小桥下流水“哗哗”，也正如我在城里家中楼下的沟渠听惯的水声，平添了一份静夜思。

总之，花桥的原野正举办一场热闹的音乐会，蛙们自然是这场盛会中的帕瓦罗蒂了。我是个局外者，自觉是多余的。

村部周边的农家显得格外安静，一切都是那么恬淡祥和，两天前的暴雨就象没发生过。如丝如带的阡陌都隐在黑暗里，都似在编织着明天的故事。经受暴雨洗礼后的稻禾，在太阳能灯的照映下显得格外清新，绿叶如剑，倍感精神，分秒必争地潜滋暗长。

花桥的夏夜，就是这样的美。

花桥夜色之美，是我在城里喧嚣的生活中享受不到的。

何昌金随想小集

## 花桥小货郎

“卖肉，卖豆腐，卖小菜……”一遍遍的喇叭声，每天都会在花桥的乡间响起，这可不是郭颂那浓浓东北味的《新货郎》歌声，而是花桥的小货郎，驾着三轮车走组串寨卖东西来了。

在花桥，白云苍狗，寒暑易节，不变的是小货郎的三轮车在乡间奔忙的身影。沐着春光，顶着骄阳，载着秋歌，斗着寒霜，小货郎的三轮车总会朝来午返、周而复始地出现在村口寨旁，总会将丰富的时令蔬果和新鲜肉食送到寨门口。

这不，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城乡公交车停运了，人们都禁足在家中，没得车进村来。为了保障乡亲们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小货郎每天一大早专门赶去四十来里远的县城采购最新鲜的蔬菜和肉食，一天不落地一寨寨上门售卖。

其实，在花桥每一个山寨的固定点上，或路边，或树下，或屋挡头，在某个特定差不多的时候，乡亲们就会三个一堆、五个一个伙地聚着，或随意地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岩石上，等着货郎的到来。只要我赶上，也就主动掺和进去，成为他们一员，找话扯白。

不种菜的，想换口味的，隔两天没吃肉心慌的，酸甜酥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不用你劳神跑到四十里远的县城去，小货郎一来，三轮车上就有的了。

在城里购物，如果你说“师傅，买9两肉”，师傅定会先是一怔，然后会会心地朝你笑笑。在这乡下，小货郎卖的东西，绝对是给足斤两，童叟无欺。看好的肉，一刀下去，干净利落，给足斤两后用袋装好双手递给你。

农村人也不讲究，从不会挑三拣四，看准了就买。人们趁等待或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扯一下白。你开我玩笑，我开你玩笑，有问候身体好的，有打听孩子们在外情况的。家长里短，都不藏着掖着，什么都可以扯。

买东西的大多是老年人，呆在家里没出门一天一晚憋着，乘买菜的当会儿把积蓄的话倒完。所以，有的老人早早地出来，迟迟地没有散去，自己买了菜，又帮别人指点，再搭讪几句话，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直到小货郎的车又要赶往下一站口，他们才美美地离去。

因此，小货郎送来的不仅是便捷，更是纯朴的乡风民风，浓浓的乡音乡情，外出游子的念念乡愁。有了小货郎天天卖货上门，千里之外打拼的人们，就不用愁着念着腿脚不利索的父母怎么生活了。

小货郎是夫妻档，花桥本地人，丈夫叫彭图春，爱人叫宋桂花。平时里宋桂花跑得

多些。家里卖菜是从彭图春的父亲开始的，当时花桥村还没有修通公路，迄今已 30 多年。

他们知道，如今村里在家的老人多，卖的东西都是小样货，一次买不了多少，一趟车颠颠下来人辛苦得要死，还赚不了几个钱。尤其是大热天，猪肉蔬菜水果一时没卖完容易变质。当然，他们一旦发现问题会毫不犹豫地处理掉，因此卖货还容易亏损。当然，卖放心食品，也给他们赢得了好口碑。

小货郎夫妻才三十多岁，如果两人都外出务工，一个月七八千元绝不是问题。但他们知道，乡亲们的生活少不了他们，尤其是高龄老人，没有了劳动能力，下不了地，吃菜已成问题。如果他们放弃了，可能村里一时再难有人串寨卖菜，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得差不多了。他们夫妻一合计，还是乐意艰难地维系下来，虽然辛苦点，退回想算是积德做好事，风里来雨里去，苦累也都开心。

在村部值班，每天上午听着这由远而近的喇叭声，不由起身去食堂看看需要买点什么。纵然无需购物，也要去路边槐树下看看乡亲们你说我笑的购物场景，给自己增加一份快乐，放松一下心情。

初到花桥，刚过立夏，到处生机勃勃，热土沸腾，人们忙于播种插秧。不觉两月，色调渐变的原野依依送走了夏，迎来了秋，稻穗低垂，玉米饱壮。花桥，依然满眼是风景，到处是故事。小货郎在乡间山路上扬着喇叭行进晃动的三轮车，就是花桥原野至美的风景，暖暖的故事了。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晚间听惯花桥原野昆虫的低吟浅唱，白日里享受这乡村小道上春意融融的购物生活，这绝对是在城里生活的人们心境感受不到的妙处。

何昌金随想小集

## 乡愁，难以割舍的情缘

在南拳妈妈的歌里，有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讲的是乡愁。

乡愁是什么？余光中说：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日”，是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周末，我迎着深春久雨后有点奢侈的暖阳，独自穿行在酉水河的两岸及保靖县城风筝坪、喜鹊溪社区一带的巷道山头，找寻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对保靖的不舍乡愁。

1986年初秋，84岁高龄的先生在北京对去看望他的保靖乡亲说：“保靖，是我走向人生的第一站，倘若老天爷还给我机会，我还想坐船逆酉水而上，到保靖故地重游一趟。”这是先生对保靖的眷恋，也道出先生深藏于心的不尽乡愁。

两年后，先生去世了。重游保靖，也就成了先生一生未了的心愿。先生对保靖乡愁的表白，被镶刻在保靖县城沿江大道文化长廊位于酉水一桥入口的右侧第一块石刻上，也算是保靖人对生于彼、长于斯的先生的念想。

时光总是错落得有趣。如果先生没有来到保靖的经历，可能真没有成就“凤凰三杰”的先生后来的精彩人生。

在先生的一些作品里，一直自称“乡下人”。为什么先生说保靖是他走向人生的第一站？作为真正“乡下人”的我，在工作之余，我试图在通过寻觅属于先生最美乡愁的保靖

行迹中得到答案。

先生所在沈家是军旅之家，列凤凰算军“老三家”，是当然的官宦子弟。龙生龙子，早在孩提时，先生即被家人寄予当将军的厚望。在先生的书里，对自己早期人生的定位也是纵然当不了将军，当县长是可能的。

然而，由于少年顽劣，更因涉世未深犯错，致使家人的希望破灭，自己也感到愧对家人，人生渺茫，在芷江于绝望中与家人不辞而别，准备自此远遁天涯。此后在久未获先生信息的母亲看来，先生定然是自寻短见了。

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先生终未去成远方，在常德游荡几个月欠下结不清帐的房租后，于1922年元月初搭军船逆酉水而上，一路颠簸历经四十多天，来到了保靖县城，在湘西王陈渠珍驻防的湘西巡防统领衙门找到当兵的熟人才落了脚。

自此，先生在保靖的新生活由半年的“打流”开始，到正式入职行伍，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凤凰涅槃，从保靖直接去了北京，从此进入一个自认为是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永远学不完的人生。

为找寻先生在保靖的人生轨迹，我尽可能地走到《从文自传》里提到过的每处地方。

白云苍狗，先生早年记下的保靖县城早已沧桑巨变，除了陈渠珍当年办公所在的巷道叫衙门巷遗传下来，其他均没了当年的痕迹。走访当地很多上年纪的老人，也只有少数人知道这里解放前是陈统领衙门所在地，而不知陈渠珍是谁。先生当年看军人们踢球，帮别人捡球的学堂也早已被遗忘，而代之以几十层高楼，

要知道这所由陈统领创办的新式学校，虽然只有短短三五年的办学，可是从这里走出的军人中，有20人成了中将、10人成了少将，后因战乱学校被火烧掉了。

先生在保靖早年活动主要涉及风筝坪、喜鹊溪两个社区，当年可是群狼出没的地方，晚上睡觉也都是在惊心胆颤中度过。如今已形成10多条巷道，景致也是极美的。游列巷道中，山风夹杂着花香从坡上向谷底灌下来，每个毛孔都感觉透心的舒爽。在一处巷道深处，一个被漂亮的八角亭罩着的水井旁，妇人们聚在一起洗衣物，水声夹着拉家常的声音，甚是动听，人也甚是悠闲。巷子里人来人往，不仅使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早年的凤凰外乡青年，也正忙里忙外穿行其中。

风筝坪社区的街巷文化更让我流连忘返。路随巷转，画随巷走，有拾级而上的，有七弯八拐的，因墙因物作画，不拘一格，就象电影的胶片，一幅连着一幅，不是个头，你说有多美就有多美，真是走进了一个展示保靖历史文化的大观园。

“保靖八大景”，是一代又一代保靖人引以为荣的文化符号，自然会成为这街巷文化首选的创作主题。“石楼仙洞”“烟霞浣翠”“龙潭垂钓”都已湮没于凤滩水库了，“狮洞樵歌”也已再难听闻樵夫打柴归来悠扬的山歌了。县城旧街坊的黛瓦白墙、花窗飞檐、连排木楼，城隍庙、江西庙、文昌书院、雅丽书院、芭茅寨、老龙头等，民国末期县城“七进七出”的争斗，保靖土司彭荃臣嘉靖年间两次远征江浙平定倭患确立的“江南战功第一”，都已湮没于历史长河，成为人们永远的乡愁记忆。唯有从文先生对酉水河及方头平底渡船给予的一字千金的赞美“那河极美丽，渡船也美丽”，仍犹言在耳。

我忽然感觉到，在那一幅幅精彩的画图

里，莫不就藏着已成为半个城里人的我的半百乡愁么？看那墙面上的打宝、撞拐、踢毽子、滚铁环等生动游戏，无不是我不知疲惫挥之不去的童趣；一个个孩童胖嘟嘟的脸，藕节般的手和腿脚，活泼灵动，呼之欲出，那真是包括自己在内很多乡下人的童年印记哦。

再看那炸油粑、磨豆腐、打糍粑、包粽子等能勾起无限食欲的美图，在那一年吃不了几餐肉的孩提时代，这些活计只是节庆日才有的标记。那时代，幼时的我，经常是在正吃着这个节日的饭菜，企盼着下一个节日明后天就快点到来。

在幼时的乡下，除了年关，每当这些节日到临，父母舅姨姑娘们是需要相互请客的。那时节，请客的在家里还没起身，我已第一个跑下院坝坎候着了。即使过年不请客，亲戚间也要将杀的年猪肉分成小块，和这些油粑豆腐之类作品一道，送到最好的亲属家去。

一千众人，可同处一个寨，共饮一井水，同享一片天地。然而，一千人是万千乡愁的。

如果问我的乡愁是什么？是“天地之悠悠”的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是心中滴嗒作响的清流永不决绝，是精心窖藏的纯粮米酒经久弥香。当见惯城市的闪烁霓虹时，乡愁是我难以忘怀的乡间夏夜里乱飞的萤光；当置身富丽的包间朵颐时，乡愁是我还能回味乡下溪涧抓捕的鱼蟹带有田园味的扑鼻清香；当我以一杯茶一本书闲坐于盆栽环绕的城里自家小院时，乡愁是还能对遥远山村老旧青瓦木屋上升腾的袅袅青烟产生的念念怀想。

我的乡愁，是父辈胡子里藏着的故事，是乡下亲朋含笑中藏着的乡音。寻寻觅觅，时光渐远，我也日渐老去，然而我的乡愁更见清新，愈加美丽。



何昌金随想小集

## 比耳印象

白居易在《雨后秋凉》的诗里写道：“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如果说，时断时续的春雨是娇羞的，那么扯天连地的秋雨便真是缠绵多情的了。

秋雨后的比耳，被油亮的青果压弯腰的柑橘树装扮着，更是妩媚无限。翻山过岭，苍翠欲滴，秋景飒然，胜过春趣。

上午 10 点多钟，在湘渝边界梁山村扶贫驻村的我，正在距村部 27 里远的大山深处的黄河自然寨入户走访，突然接通知要赶到清水坪镇政府参加紧急视频会议。这个寨子的地名实在是有趣，既没有人姓黄，也没有小河道，居然叫黄河。带着好奇害死猫的心理，我问过很多人也不知就里。

我是骑车下村的。接通知后，赶忙从云雾缭绕的大山腰赶去 40 多里远的清水坪镇政府。谁知视频设备坏了，又转往 20 多里远的比耳镇政府开会。

于是，我便在这诗意般的朦朦烟雨后，与临千万年酉水而建的娇美比耳不期而遇了。

从保靖县城到梁山下村有 100 多里远，虽然有了经花垣县城、过毛沟镇更近的路，为了看一眼比耳，我还是经常从县城沿酉水河而上。尽管也只是从比耳集镇边经过，纵是看一眼比耳的山、望一眼比耳的水、吸一阵清爽的比耳河风，脑子里闪念一回狮象比耳的动人传说，也是让我沉醉。

雾也湿衣，我一边抖着身上的水珠，一边浏览比耳的景色。在崭新的比耳镇政府旁，靠山一侧，即是一泓白花花的瀑布，以万均之力泄下，又沿着院子外青竹围栏下的沟渠奔涌而去，汇入山脚下汹涌的酉水洪流，只留下沉闷的“哄哄”声在山下回响。比耳镇的柑橘是声名远播的，据此已入选第九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如今的比耳，整个街巷及屋子都修葺一新了，到处生机勃勃。

在比耳镇政府参加的会议结束后，同事们都先后回转，我则一个人向镇子里走去，寻觅我的比耳印记。

30 多年前在比耳街头吃过第一顿饭的徐家馆子没有了，原址旁已建了个雅致的小花园，花儿火红火红的，就像当今比耳人的生活。很多木房依旧在，只是已实施了特色民居改造，如同一个个娉婷少女，更见标致漂亮了。通过熟悉的姚老板屋前的巷道，又见着左侧比耳卫生院坚挺宽阔的老墙了。这面斑驳的老墙，应该近 200 年历史，像影剧院张开的大幕，讲述比耳的苍海桑田，更似在宣示般提醒人们，现在的比耳人正唱一场大戏：酉酉橙和本顺竹艺已登上央视大舞台了。

这，还是我记忆中的比耳吗？

初识比耳，是1985年8月29日，父亲送我到这里来读高中，当时校名是比耳民中，现在已改为比耳学校了，我就此与比耳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比耳，只是个边远闭塞的小乡村般的集镇，隔西水河与龙山县相邻，仅靠一条沙石路或者乘船与外界联系，如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如果乘船由县城上比耳，早上9点钟出发，下午5点多才能到达，乘车也需要5个多小时。但那时的比耳，已有了个响当当的名号——比耳市，虽带有戏谑味，但也足见其魅力。

尽管比耳当时设有区、乡两级政府及其他机关部门，但象样点的房子也不过30来栋，很多是土火砖砌就，有的配有封火墙。对于初见的我，算是稀奇的存在。其他都是土家传统木房，吊脚楼，天井屋，岩楼门，也是古朴苍桑，自有特色。比耳人常常将中心道路称街，实际不过了4、5米宽，一到赶集日就拥挤不堪。街上的房子多是临路而建，中间是踩得发着青光的石板，高一脚矮一脚的。一些房子前支两个架子，铺上木板，撑起防雨篷便可作商铺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比耳民中出去的学生，有的考进了京城，有的考进了省城，气势压过有保靖最高学府之称的保靖民中，一时风头无二。当然，这只是师兄们的成绩。我在比耳三年的回报，则基本上与烤地瓜差不多。

在比耳民中的学习之余，我参与过很多公众、公益活动。曾主持过学校早操，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的主要干部，参与过校办《雏鸣》文学社团，写过一些小文章。三年里，我将校园里生活的1000多人使用的唯一一口水井坚持每周清洗两次。三年的经历，使我懵懵懂懂感受到，人生怎么活着更有意义。离开比耳后，我喜欢做公益的习惯，从没因在不同的单位、岗位工作而中断过。

在比耳生活期间，若是遇上赶集日没有课，我总是要去石板街上转一遭，到拥挤的人流中看赶集，听比耳人用特有的乡音乡调吆喝着卖东西和讨价还价。在比耳，背篓叫抛背，酸辣子叫渣海椒，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用具食物，在这里都有别致的名称。

在一处吊脚楼下，我总是喜欢久久地看着如何炸耳糕，感受那一瞬间从油锅里滋滋冒出的水气和夹杂的淡甜淡甜的菜油香味。亦或钻进一小块场地里围成一圈的人群中去，观看被柴火烟熏得一脸乌漆麻黑的匠人炸包谷花，看着他若无其事的一边与人们扯白，一边转动着机子慢不经心的往炉子里添柴火。或者最后花两角钱买几勺炒熟的酸辣子，用塑料带着放在裤兜里逃离人群，时不时抠两指头出来放嘴里，一边走一边悠闲地嚼着，那脆香味感觉世上再无比这更可口的东西了。

更难以忘怀的是，周末闲暇，或是晚上就寝后又违规悄悄翻出校门，去场上看《射雕英雄传》。桃花仙岛、大漠风光，至今仍是我的神往；主题曲《铁血丹心》音如天籁，仍在耳边回荡；降龙十八掌的出神入化、九阴白骨爪的狠毒刁钻、“天下无狗”的打狗棒法更是象把心儿偷了去。每每看过回来之后又偷偷地练习，再回到床上时差不多已过午夜。第二天一大早又是精气十足，组织起早操和查卫生。一个经常违反校纪看录像的

人，竟然当起执行纪律的人，现在想起都可笑。如今每当与同学们交流提起时，他们根本都不相信我在学校还有这般经历。

当然，夏天到来时，去西水河里洗澡我也是下不了的功课，由一个旱鸭子练到在一百多米宽的大河里来去自如、波澜不惊。有时摊开双手，放着翻天亮，浮在水面上任水漂着去，是何等的惬意。

步行十多里去里耶古镇吃米豆腐更是超级享受，我至今都有到里耶必吃米豆腐的习惯。然后钻去各条小巷买火柴，撕下贴在火柴盒上的火花如获至宝地保存下来……。

如今，比耳学校的老水井没了，擦着墙上一身灰挤饭的食堂已由新学生公寓取代。除了高中教学楼和女生宿舍楼仍标本般健在，原校园其他建筑均已不存在了。当年洗澡的西水河码头，跳水的大岩堡，也因修建碗米坡电站湮没于水下。唯有隔着宽敞的河面，一高一低的两座狮象比耳山傲然矗立着，风里雨里忠实守护着这一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一步一个镜头，搜寻着比耳印记。比耳老医院的青石阶踏步被踩得溜光发亮，老同学余家龙老木屋前绿柚低垂，已挡着来去的路，木房大门紧锁，一家人都进城了。两只大白鹅引颈高歌，象似在欢迎我这个远道来的访友。一棵两人合抱不过来的树桩，孤零零长在一道半坡荒土中，一半长满了菌子，一半爬满了枯萎的藤草。我默默地想：这棵树也曾有过枝繁叶茂的青葱岁月，也曾有过迎春光斗寒霜的花样年华，顿时有种莫名的感伤。

快出小巷时，忽听得背后由远及近传来“啪嗒”声。忙回头看，原来是两个小朋友，正朝我雀跃般跑来。他们即是这寂静巷道最灵动的风景了，我忙用手机拍下这美丽一瞬。他们毫不认生地问我照什么，我说：“照你们呀。”是啊，我拍照比耳，不就是寻觅自己的过去、自己的青春吗？我不是也曾拥有这无忧无虑的雀跃年龄吗？

比耳民中的旧校门拆了，原址已建围墙，新校门大门紧闭，就像一个沉默的老先生。进校已是不可能的了，只能站在加油站的土台上望，那里是我的母校，那里有我们曾经的读书声。

"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结束比耳学业三十年，比耳往事列列在目。白云苍狗，比耳印象尤新。

何昌金随想小集

## 踏春四方城

周末，时而下点小雨，但难掩我出门踏春的好心情。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最理想去处是到四方城遗址踏春去。

四方城遗址位于迁陵镇四方城村，距县城约5公里，被誉为“开启湘西古文明的金钥匙”、研究酉水流域生活的“百科全书”。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距酉水台地约30米而建，始于战国，止于宋，迄今2000多年历史。缓坡台地宽阔，也属遗址保护范围。2020年，被纳入保靖酉水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凤滩库区蓄水时，这一带绿地没于水中，也为土壤增添了养分。

十来分钟车程便到了四方城，所见原野间果然是一派生机盎然，连风中都弥漫着一股暗香。农人们在地里正忙着收拾杂物，点出一缕缕青烟，更加丰富了原野的色彩。成片连块的油菜花开得正旺，到处是一片金黄。原四方城陶瓷厂的大烟囱，象一只倒持的笔，朝天书写着曾经风云激荡的陈年旧事。

濒临酉水河的四方城缓坡台地早已牧草丰茂，一片油绿。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在原野恣意绽放，引得蜂儿忙不迭地东游西逛。一排劲拔的杨柳象队列整齐的卫兵，已披上淡绿的妆束，精气十足。微风过处，柳絮婆娑，又瞬间风情万种了。草地之外，就是谁敢与争锋的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了。有种植的，也有野生的，一株株都精壮精壮，一列列，一浪浪，亮得耀眼，香得袭人。无论你到哪个角度去拍，都是盛春的艳丽本色。在这如地毯般的草地上，我或坐或卧，或走或停，或远眺，或静思，这四方城的美景赏不够。我突发奇想，这草地上要是能有一群牛羊该多好啊。

正想象着，突听从酉水河下游方面的一道小山坡后传来“咩咩”声和铃铛声，接着就出现一群白黑相间的羊群。我感慨到，真是老天眷顾我哦，想什么美事就有什么美事。在牧羊人的监护下，羊群由远及近，追逐着，欢快而来。在草地上随意咬几口草，又象风一样从草皮上飘过去。我想，羊们原本也是不饿的，或者只是来为这块台地的春色添彩的。

在这旖旎的春光里，酉水河远远地在森林公园处绕过湾，由上而下沿台地外侧款款而来。下过滩，又朝八百里洞庭潇洒而去。在夹岸之间，这天籁般的歌声似乎格外的清爽响亮。在酉水河上游，远远可见迁陵八景之一的华峰献掌，真象一位挚友高高地擎着手掌，在向汨汨滔滔奔流不复还的酉水谦谦作别。

“筑大道建新城酉水开运舞彩练，奔小康兴伟业武陵逢春孕明珠。”这是湘西路桥公司在酉水二桥桥头合同段入口树的一幅对联。在四方城老码头的对面半坡，作为酉水明珠工程的标志性工程酉水三桥工地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世居这里的酉水人，正唱着一出“酉水明珠·黄金茶城”的大戏，似为沉睡两千余年之久的四方古城上演一场盛世乐章。

四方城的春景很美，四方城的明天一定更美。

何昌金随想小集

## 最后的检查

2020年1月7日，是我在梁山驻村扶贫工作有特别纪念的日子。午时，我看着县目标管理考核的工作人员上车走了，将一沓沓亲手装订的资料又小心翼翼地抱上楼，就象怀抱一个未经人事的婴儿，心怕不慎摔坏了。

入村四载，既荡涤肺腑，更收获精彩。瑞雪兆丰年，雪花以她飘洒的独特方式，送走了扶贫检查人员的身影，也标志着扶贫工作的最后一个检查终于结束了。

楼上会议室大圆桌上有序摆放的各式资料，是我四年工作的见证，也是深度贫困的梁山摘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的见证。一个人一圈圈地绕着大圆桌默默地走，内心既充满感慨，也愁肠百结。

检查结束，标志着梁山迈向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开始。雪花飘舞，预示着梁山的来年会有一个更好的收成，也是祝福梁山的未来必定更加美好。

逝者如斯，往事历历，星月为伴，朔风为歌。我不曾后悔梁山的岁月，不曾后悔在这里的坚守。

我记住了一个个院坝会的场景，记住何美定、田太顺这两个五保失语老人每每看到我时的兴奋眼神，我记住帮扶牵挂的鱼洞90多岁的五保老人张成荣一遍遍感谢党恩的表白真情。

我记住一栋栋的破房子被拆除，一栋栋新房子树起来。80多户生计难以维持的家庭，搬出深山，去到城里生活。

浪沟、梯子岩、杉木树，这几个寨子的狗子多，这些天生来就会吠叫路人的土狗，都成了我迎来送往的朋友。每当我早上出门准备晨跑时，有的已蹲在村部院坝里候着，然后跟我一同出去。当我走访出寨时，还一两个、三五个在后边跟着，像是在送我一程又一程。

大堡满山遍野的桔园、舒家沟枫竹相间的

苍翠山林、黄河苦竹可直视八面山的空旷原野、五十二的岩院坝和吊脚楼，都成了手机应接不暇的风景，也是我回想的印记。

寒暑易节，星移斗转。我见证了这里的人们战天斗地刨穷根的热情干劲，感受到每个人都在铆足劲逆境求变的蓬勃力量。

梁山人是真的了不起。只要给他一根筷子，他就能想出办法去挑动地球。

凤凰涅槃，梁山已变：3000亩产业如火如荼，42里环村路通组达寨，人居环境应改尽改。登顶轿子堡，20里新修硬化路，如不见首尾的神龙，在群壑间腾飞；当夜晚降临，200多座太阳灯亮彻五沟七岭，如同天河繁星散落人间，璀璨迷人。

经历2020年，注定是一种考验。“中国用温柔惊艳了世界，而世界却被偏见遮蔽了双眼。”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东方的赞美。扶贫成效如是，我独爱这东方的精彩。

扶贫人需要情怀，只有这样，才能走进群众的心里；扶贫人需要担当，当群众遭遇危难时，才会第一个想到你；扶贫人需要感恩，本色不变，枝叶皆有情，才能不计得失，倾心付出；扶贫人更需要境界，在这举目无亲的他乡，才能经受住孤独，承受住压力，扛得住误解，他们才会无差别待你，异域乡亲也就是你的至亲了。

“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都在努力奔跑。”回首扶贫经年，我们“披荆斩棘，走过万水千山”；面临新征程，“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扶贫结束，勿以卸甲挂鞍为庆。阔步新征程，扶贫人更当催马扬鞭，砥砺前行。

滴水之恩，难报涌泉，梁山岁月，当以永记。

何昌金随想小集

## 乡下记忆

“我生在这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藏着故事，憨笑里埋着乡音。”自小喜欢唱歌的我，曾唱着这首充满浓浓乡情的歌曲，走出小山村，走出大山。

因常年驻村扶贫平时很少回家的我，在国庆假日里，天上下着朦胧秋雨，犹如揣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回到乡下老家。漫步菜园，眺望大山，那里留下太多的童真却仿如昨日，仍清晰展现在眼前。

山里的孩子心爱山，童年的我在家乡的一年四季都充满着欢乐。燕子在檐下啄泥筑巢，黄莺在被雷击过的枫树上高歌，阳雀声、布谷声在薄雾中响彻山谷，透心入肺。我曾背着画夹，去画夕阳映照下的白云山茶园。我曾赶着牛，一首接一首唱着电影里学来的歌，从《阿诗玛》到《天仙配》，从《洪湖赤卫队》到《刘三姐》，唱得翻山过岭。小学时，我曾跟随舅公学过踩门、拦门等民间文艺，给光钊伯等树新屋讲梁扔糍粑，更是童年快事。

家乡的山野是富足的。春天扯笋子、掐椿芽、挑野葱，夏天摘野桃子，秋天采八月瓜、摘杨桃子和扯枞菌，都是我既喜爱又忙不完的活。哪里有螃蟹，哪些田有泥鳅黄鳝，我心里都清楚，每隔两三个月都要走一遭。

在“我言秋日胜春朝”的秋天，最享受的是将在山上找着的枞菌烤着吃。将收获的枞菌靠在三面石头上，中间生火，不断翻动着枞菌，享受着枞菌水份蒸发时发出的滋滋声，等不及烤熟便拍掉沾上的灰往口中送。尚未入口，扑鼻清香味早已钻入五脏六腑。

家乡的夏夜里更是迷人。一家人享受着习习凉风，爷爷翘着腿抽着三尺多长的马鞭子旱烟，婆婆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各自做着手工，我与兄弟在院子里窜来跑去。萤火虫时隐时现，忽高忽低，象是在与我们尽情游戏。在茂盛的瓜架里，纺织娘扯着嗓子不知疲惫地唱歌。在院坝边两人合抱粗的板栗树空洞里，猫头鹰时不时“咕咕”叫上几声。

在乡下的记忆中，我的童年生活离不开堂兄三哥。三哥比我大3岁，家里就住在我屋后面。捡板栗、猴栗子，摸鱼、抓螃蟹，上山打柴，三哥都是好手，哪一条沟、哪一道岭，都有我们的身影。三哥是最吃得苦的，打柴总是赤着上身和双脚，是我最佩服的。三哥也是勤奋的，是家族里第一个读本科的大学生，也就成了大家的榜样。

这次回乡，有幸与三哥同行，少不了交流童年趣事。有一次，三哥邀我去沟里抓螃蟹，我从一个岩洞里抓住一个光滑的岩蛙不敢松手请他帮忙，三哥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没有伸手帮我，叫我用力往地上摔，结果岩蛙逃脱跳入水中不久被三哥抓了，问他还记得不？三哥没有回我话，马上讲起另一件他心中的憾事，一次我们也是去沟里捉螃蟹，三哥坚持要将一只大螃蟹从一个石缝里抠出，见我等不起劝我先走，结果我就在不远处的一个小水洼里抓了 10 条鱼，让他后悔得要死。我一回想，确有这件事，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我儿时贪玩是出了名的，从没被爷爷宽大的手掌打怕过。为摸鱼抓螃蟹，在周六与族兄弟们逃课是常事，直到初中毕业。上学去后躲在距学校不远的半山坡苔洞蓬里，与爱好逃学的伙伴们用硬纸片剪下的自画扑克可以玩一天，听着放学的钟声响起，我们也收起东西大摇大摆地回家了。学校布置勤工俭学任务，我经常将捡拾的桐茶球在山上与伙伴们打堆输掉，最后剩下的几乎是出不了籽的背回家充数。找柴和扯猪草，是家中必修课，我趁家人不备将半背猪草从家里背上坡，然后就是一整天疯玩，天快黑了才扯，没扯够就用两条小棍子架十字撑空背篓底部背回家。秋收后的玉米杆是家里常用燃料，放学后以打柴为名在山上直玩到月上树梢头，一根玉米杆也没找到，母亲喊吃饭时不敢答应。在确信家里已吃过晚饭且已收拾好后，再偷偷摸摸回家到屋当头将成捆的玉米杆翻乱，再使劲摇出几下动静算是报信我打柴回来了。为了捉弄坎下的满叔，我曾在必经路上摆花椒刺，然后骂骂咧咧让他回来追我打，结果踩上花椒刺。当然，结果少不了爷爷的一顿巴掌侍候上身。

大山也磨砺了我的意志。记得 1980 年代末腊月间，我坚持与父母天没亮就出发到积雪的白云山买炭，第二天再挑去花垣卖。一担炭不足 100 斤，两天往返 160 多里，赚不过 10 元钱，在花垣街上面都舍不得买一份吃。人生有了卖炭的经历，成了我享用终生的财富，从此不觉累。

人生若有轮回，我愿再回到乡村金子般的童年。

何昌金随想小集

## 梁山的早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近日，因持续不断地下着雨，对于四周都是高山的梁山村部来说，一直被浓雾神秘地笼罩着，就象沉浸在牛乳中一般，也好象是在做一个梦。

花儿在雾中绽放，树叶在雾中萌发，百草在雾中生长，原野在雾中朗润，寨上的几个毛小孩子都在水雾中跑来跳去快乐成长。一切都似在混沌初开之时，神秘而美好，正积攒着暴发的磅礴力量。

天晴了，雾散了。一大早，村部外树梢间的鸟儿叫得更欢，仿佛在催我快起床踏春去。鸟鸣山更幽，村部的早上如世外桃园般，是极为安静的。这鸟叫声我已听了四年，已非常享受这“一日难再晨”的激越声音了。

星月为伴，清风为歌，野鹊为邻，已是我乡下几年标配的生活。凉风从湘渝界河方向习习吹来，通过半启的窗口传入室内，象是问我早安似的，这满室的气息格外清爽。

其时，我早已醒来。一边享受着这夹着油菜花香的清新空气，一边完成着“学习强国”的各种练习。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彩印到窗台，山腰的迷雾逐渐散开，我简单地洗漱后向林场堡方向大坡上小跑而去。

在村部去大堡上的大片地方，是梁山村近年来新栽或改造的脐橙园，两千来亩。几年来，或早上，或黄昏，虽然没有路，我多次穿过柑橘园爬到山顶，对这里自然是轻车熟路了。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是韩愈对京城长安早春雨景绝妙的描述，那确是烟柳横飞的盛春景色比不了的。逾千年以来，无人能出其左右。然而，这如酥的春雨在梁山的这方山坡却造就了另一番景象。春雨淅淅，柔如丝，温如玉，嫩绿的小草已将这片山地装点成一层不俗不雅、淡艳相宜的绿地毯，橘园机耕道上也是满满如此。每一片细细的叶面上，都似缀着数颗豆粒般大小的珍珠，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映下，每一粒都褶皱生辉，格外耀眼。

我小心地探着脚，从绿油油的柑橘树丛空隙间向山顶方向攀爬去，害怕破坏这大自然的杰作。尽管我已十分的小心，但还是狼败地滑倒了两次，就算是对这份大自然的绝美佳作的礼赞了。



人勤春早，梁山的乡亲们勤劳肯做是出了名的。尤其是近几年通过实施扶贫项目，拓宽了进村路，连通了网络路，新修了生产路，实施了多个产业项目，梁山村群众起早贪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更高了。

当我在向坡顶行进的过程中，一路碰上梯子岩的舒序菊、杨勇、田茂翠和浪沟的张云菊等已在橘树丛中忙活着，我自然少不了停下来与他们交流一番。我也很享受这种在田间地头与乡亲们交谈的快乐。舒序菊户栽了30多亩柑橘，去年收了几万元，正在为去年开荒新种的脐橙补苗，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杨勇在给脐橙树整枝条，共栽了50来亩，去年收了6万多斤，他讲几年后的目标是几十万斤。

上到山顶时，四周半山的雾气已全部散去，阳光如金子般撒向山川万物，视野通透，一切都显得那么澄明，山头也就显得格外高远。极目远眺，黄连树、公坪、坝木几个村寨各式楼房鳞次栉比，充满时代气息。山脚下，被绿色环抱的村寨中，不时传来鸡鸣声，几缕青烟从青瓦房上袅袅升起。头顶上，白云蓝天，喜鹊、画眉唱着歌轻盈地飞过。远望轿子堡，近20里新修硬化路如巨龙在逶迤连绵的山岭间腾飞，格外抢眼。大堡上，已脱贫户吴天葵几栋猪舍闹哄哄的，不知是在防疫或是出售。去年销售了几百万元，今年一批新猪仔已降生，他也正酝酿新的扩建计划。祝愿他家好运，又有一个好收成。

采野菜是我一生的最爱，偏坡上到处都是蕨菜，下山时我自是不忘夹带点私货的。“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先秦时就对春天采蕨有了记载。毛绒绒的蕨菜苔从偏坡低矮的草丛探出头来，嫩嫩的，肥壮肥壮，比筷子还粗，尤其是从去年被火烧荒的地方长出的蕨菜，更是又多又壮。不一会儿就掐了两大把，随手用茅草捆好，凯旋而归了。

我想，回到村部，用水焯后截段，用菜油清炒，加点细辣椒和碎蒜头，就是清香的美味佳肴了。顿时，饿意涌上了心头。

何昌金随想小集

## 赶 场

腊月二十六，是毛沟寨农历二〇二〇年的最后一场。赶完这一场，“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的浓浓年味的除夕就在家门外不远了。

腊月二十六的场，用毛沟本地人的话来说就是个耍场，无论有无买卖，都要去场上逛一遭。故无论耄耋老者，或是垂髫少年，这天一大早都要穿戴得整整齐齐赶场去。自不用说窈窕淑女和结伴同行的青葱帅哥，更成了这隆隆冬日里洋溢在场上绝不可少的暖暖风景。

故这一天，毛沟场上的人也是一年赶场中最多的，最闹热的。你挤着我，我挤着你，拥挤着前行。大家谁也不怪谁，谁也不骂谁，都乐哈哈的，享受着这份挤场的欢乐。攀谈声、祝福声、吆喝声以及讨价还价的买卖声，不绝于耳，谁也不嫌吵，买卖不成仁义在，大家都图个喜庆。

因为要给居住在乡下的父亲送药去，天还没大亮就从县城搭乘开往里耶的班车向毛沟出发。大约个把小时车程，到姚寨坪下了车。

老天爷真厚道，知道大家在快过去的一年都过得不容易，格外眷顾这方土地的人们。为了让大家赶好这个场，临时改变了昨日预报小雨的主意，不仅没有一丝下雨的迹象，抬头还能看到躲在厚厚云层里的朝阳的羞羞身影。

今天一点风也没有，确实适合赶场。姚寨坪就位于距毛沟场不远的路口。走在路上，远远的，但见有三五成群的人们背着背篓有说有笑的匆匆走来，也眼瞅着背后挂着袋子装着两三只鸡鸭的独行乐悠悠地远去。

尽管时间尚早，但市场里熙熙攘攘，早已热闹起来。肉食蔬菜，丰富多彩；对子灯笼，琳琅满目。我早已被这份热闹吸引，虽然只是个过客。

毛沟地处湘渝边界之地，毛沟场也就是边界场，是周边商品的集散地，自古以来是出了名的。我的毛沟赶场情节也有40多年了。那时只有4、5岁的我，由爷爷牵着或背着，要走近30里路，赶现在毛沟四中下面的老场，最大的愿望就是看毛沟大河，吃一碗米豆腐。上小学后，每逢赶场日，放学回家的我盼着爷爷早点回来，放下背篓后首先取出一袋油粑粑。

“记得年少骑竹马，转身已是白头翁。”毛沟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现在的毛沟场几经搬迁，划行入市，规范管理，市场活跃，已不是当年毛沟老场可比了。然而，被爷爷牵手或背着，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田冲河大山沟的一湾一湾的泥巴路去毛沟赶场的情景总也挥不去，经久弥新。

人生如同赶场，莫不如此。

何昌金随想小集

## 春到小园

没有预约，没有声张，没要回报。春，驾着柔柔的风，从东方款款而来；沐着绵绵的雨，从空中飘洒而来；披着灿灿的阳光，从屋后悄悄而来。

在春的抚慰下，栏杆上，围墙下，院脚边，一盆盆的花草象午睡后的孩子被唤醒，刹时精气十足活跃起来，小园里的气息顿时荡涤肺腑的清爽。楼下沟渠里的山水也格外地明净清沏了。

梅花最知春来早。有横斜的，有竖着的，有仰面的，有的独占枝头，有的一束束、一串串绽放。蜜蜂来了，蝴蝶来了，时飞时停，象是在一朵朵地打招呼。

兰花不识人，无欲竞芬芳。花钵里的兰草也已早早地醒来，花蕾从绿绒绒的青苔下蹿出，默默地乍开。只要在院子里，老远老远，就时不时可闻到扑鼻清香。

靠墙的茶花自然是最抢眼的，一朵朵小碗口粗细，粉红艳丽，从冬末开到现今，还有很多顶着红帽的花蕾在潜滋暗长，劲头正旺。

“只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花之富贵者，为赶上好时节，紫红色的颈杆顶着蓓蕾一个劲儿一个劲儿地往上蹿，初长的嫩叶象婴儿的小手掌朝上伸展开来，象是要给春一个热烈的拥抱。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本是秋的宠儿，却要与相邻的牡丹同争春晖，也一个劲地往上长。一盆盆嫩嫩的，绿油油的，焕发出蓬勃生机。尽管春光正美，仿佛看到一派秋花的盛景。

橙黄的金桔，就是送给春的礼物。有单个的、双个挨着的，也有多个聚在一块的，沉甸甸地低垂着，许多都压弯了瘦瘦的枝头。历经冬的洗礼，吮吸过春的精华，金桔格外油亮照人，给小园的节日平添了几份喜庆。

杜鹃也打了数不清的花苞，对子兰也开始抽出鸭舌苗，曼陀萝的杆上也长满密密的嫩芽，迎春花和翻过院墙的蔷薇也是一派嫩绿……。

“春风恼人睡不得”，春能醉人。走出大门，打开院灯，徘徊小园。时至零时，邻里都已睡去，室外已安静下来。我相信，小园的花草没有休息，正迸发着健旺的生命力，明天必给我新的景象。

凭栏注目遥远稀薄的星空，我突然领悟道：只要心中存美景，人生何处不是春？愿小园美景长在。

何昌金随想小集

## 梁山的嬗变

这里不是齐鲁济宁，但在这湘渝边界的梁山，也叫得响亮；这里没有忠义堂，但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是铁骨好汉。

曾经的梁山，是个路差、屋破、产业少、基础十分薄弱的深度贫困村。自从精准扶贫的冲锋号角在十八洞村响起，相距 80 公里远的梁山村群山沸腾，在保靖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的牵头帮扶下，六年一剑，栉风沐雨，干群同心，在湘渝边界开展了一场场摆脱贫困战天斗地的热血征程，在五沟七岭间描绘了一幅幅开创幸福美好生活的绚丽画卷。共实施各类项目 52 个，投入及群众享受的扶贫政策资金达 7000 余万元。如今，梁山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里的人们不仅彻底脱了贫，而且已满怀信心迈上乡村振兴的新征途。

### 补短板，昔日返乡达坦途

梁山的贫困首先是被困在路上。梁山村共 4 个组，1600 多人，距县城 140 多里，最远的村寨距村部有 26 里。2014 年以前，多个寨子不通公路，很多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其他村寨即使通路也仅是简易公路，拉货的大车进出都困难。

该村主任向本云如是说：“苦竹山人过去赶场买肥料，因不通路，请人扛的工钱比买肥料钱还贵，都没人愿意。一些人房子烂了，因运不进材料只好放弃维修，宁愿在外租屋住，有的甚至外出 10 多年没回家了。”

要想富，先修路。2014 年 7 月，人大常委会机关被确定为梁山村扶贫牵头单位后，决定把修路作为扶贫头等大事来抓。

为解决后山片村寨不通公路问题，2015 年 3 月初，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念生亲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一户户听意见，与技术人员一遍遍在荆棘丛生的高山峡谷踏勘，选择最佳线路。很多群众义务投工投劳，主动让地修路。当年底，硬是在 700 米的荒山野岭修出了一条 19 里长的盘山路。如今远望这条盘山公路，如不见首尾的神龙，在群壑间腾飞。

6 年间，梁山村共实施涉及道路基础建设项目 22 个，累计投入资金 1490 万元，6 米宽硬化大道直达村部，新修 7 米宽桥梁 2 座，新修通寨路、网络路、生产路、入户路 26.1 公里，提质改造 12 公里，硬化新修路 14.5 公里，安装安全护栏 9.6 公里，修错车道 30 个。实现 21 公里环村路硬化，11 个自然寨硬化路互通，群众结束了“晴天一脚灰、雨天一腿泥”历史，载货大挂车可直达村寨。

路通了，后山片的何秀忠、何秀林等都回来在路边新修了住房，长期外出打工的张

次军、杨昌发、康为等都回村发展产业。梁山村交通状况的改变，还惠及边界乡邻。与该村相邻的重庆市秀山县石堤镇大坳村 73 岁的村民田仁贤感慨地说：“我们这边的农产品一直是从梁山村这条路拖出去卖，以前道路又窄，许多地方坑坑洼洼，有几挑柑子也要用小农用车和三轮车转运，现在好了，收柑子的挂车直接就开到家门口，太方便了。”

### 强产业弱项，五沟七岭春意浓

6 年前的梁山仅有低产柑橘不到 700 亩。梁山村穷在产业，大多数农户以传统粮食生产为主，收入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如何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入，实现“一超过”目标？

人大常委会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查，制定了一条符合村情的产业思路：“党员先锋引领、致富能人带动、脱贫能手示范、激发内生动力、外部力量助推”。确立了“五心”工作法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和驻村帮扶。即：带着感情帮扶攀穷亲的真心，用绣花功夫解决短板弱项问题的细心，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热心，坦诚相待做群众知心朋友的诚心，把扶贫政策和决策措施落地落实的忠心。

“幸福不会从天降，幸福是干出来的。”6 年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共为该村争取产业项目 8 个，投入资金 1200 多万元。组织 41 名结对帮扶干部因户制定产业发展等帮扶措施，使所有 166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无反弹，无错退。到 2020 年底，梁山村穷窝窝的小产业已变成金凤凰，低产柑橘全部改造，形成了以脐橙为主，保靖黄金茶、金银花、烤烟、油茶等多种产业齐头并进，面积达到 3000 亩，涌现出了产业大户 40 余户。如党员先锋引领脱贫户代表何先武栽金银花 80 亩、柑橘 20 亩，林下养殖鸡 800 只。20 多户曾经的贫困户激发内生动力自主发展产业，为贫困户全面脱贫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譬如大堡组的吴天葵建养猪场 3 栋 2000 多平方米，累计养猪 2000 多头，其中母猪 60 头，产值 300 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脱贫致富能手。为 8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8 户边缘户共 355 人落实龙头企业产业委托帮扶每年固定分红。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既是梁山脱贫出列科学发展的决策者，更是“五心”工作法的率先垂范者，每一位领导都把梁山扶贫当成自己的家事，记在心上，抓在实处。罗念生主任把自己外出打工的联系户向兴春、向建群、姚元友请回来发展产业，目前 3 户脐橙都在 20 亩以上。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原副主任向治学指导联系户罗家海养蜂 48 桶，栽脐橙 30 亩。2020 年，副主任宋梦扬在走访五十二组时得知很多农户有种植油茶的愿望，多次与县油茶办衔接油茶苗，一边发动群众炼山整地，已定植油茶 200 多亩。

### 建宜居家园，幸福生活比蜜甜

解决住房问题，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也是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帮扶梁山脱贫的又一重要课题。结合村情，决定采取“危房改造+人居环境改善”模式，实行维修新建住房和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两条腿走路”。对所有住房进行安全性鉴定，属 C 级危房全部维护加

固，属 D 级危房或无房户全部新修住房，属于“一方山水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户全部搬迁。

6 年间，梁山村共新建和维修住房 129 栋 410 人，实现“危房不住人，人不住危房”全面清零。2018 年 2 月 4 日，春寒料峭，罗念生主任带领县住建局、镇政府相关负责人逐寨逐户开展危改政策宣传和危房存量摸排，一整天跑完 11 个自然寨，排查出危房户 24 户，明确责任人，并倒排工期，全部于当年 8 月底整改到位。

五十二组建档立卡户龙星友，与两个儿子分户后一大家 10 人仍挤住在不足 60 平方米的 30 多年的破砖平房，四壁漆黑、长满青苔、3 处墙面及地板下都浸水。家里一旦来客没住处时，龙星友与爱人只好住进几兄弟共有的一头拴牛、两根柱子悬空的 100 多年的老屋里。其他几兄弟都家庭困难，住房也都是住危房。如今，其三兄弟及长子都集中在一块新修了 4 栋住房，建成个大院子，硬化、亮化、美化了庭院，成为梁山村家庭和谐的样板。

人大常委会机关认真执行国家《“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共对 82 户 374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搬迁，按农村 20 户左右一个寨子推算，梁山村完整搬出 4 个寨子，属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最大的村。其中村内搬迁自建 4 户，建村内集中安置点 1 个，安置 26 户，县城搬迁安置 52 户。组织帮扶人通过协助落实产业发展、转移就业、社会保障等后续帮扶措施，使所有搬迁户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目标。

田洪喜一家有 8 口人，原住在高寒山坡上，距村部 14 里，距县城 150 多里。承包土地贫瘠，广种薄收，一年收入所得很难养活一大家子。一栋 5 扇 4 间不足 80 平方米的百年老房子，为其与弟兄共有，一家老少楼上楼下都住不下。两个媳妇受不了艰难生活，均在离婚后远走他乡。2018 年，该户在县城狮子堡安置小区分得 2 套住房，共 160 平方米，其二儿子又重新成了家。如按 2900 元/平方米计算，仅此一项，该户就享受了至少 46 万元扶贫政策红利。

近年来，人大常委会机关还同步大力推行幸福美丽宜居家园创建工程，在县直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全村实现“四个 100%”目标，即庭院 100%硬化、户间路 100%硬化、卫生厕所 100%改造、自来水 100%到户。房屋周边生活杂物悬挂、堆放整齐，生活垃圾集中投放，庭院外栽花植树，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还安装了 214 根太阳灯，每当夜晚降临，太阳灯亮彻 11 个寨子，仿佛天河的繁星洒落人间。

◆ 田宏文

## 当红牛遇见了刘家寨

就在刚才，接到八年级组打来的几个电话，说试卷出了点状况，硬是满满的不良情绪……这是怎么了？就算有点问题，又不是不可以解决的，没必要过多地指责对方吧？唉，都是这该死的应试教育惹的祸，要不然，也应该不至于火药味这样的吧？

还是暂时不想这些烦心事为好，一想就头大。连续数日的阴雨天，摩友位哥又在群里放毒了：我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发霉的味道……我的乖乖，真是造化弄人啊！两点一线程序化的生活让我们一度迷失了方向，悠悠然转眼之间，我们已到中年，才发现我们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拥有那么几段空白，这些空白是荒芜的原野，没有庄稼，收割不了希望。

所以终究得撇下这诸多的尘事，给自己灵魂一个归隐的机会吧！虽已初冬，甚是深秋。骑上摩托，背上行囊，耳旁的风萧萧兮，不太刺骨，却也让你明显感知到这已不是暖洋洋的秋天了。其实，又何必在意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天，能拥有这种能出去透气并偷着乐的心情就是爽。

大约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又来到名不见经传的姚彦故里——红岩溪。不知道这是第几次造访这里了，只是每一次都有用文字表达情绪的冲动，可就一直没能如愿。这一次跟往常一样，整个山寨清寂无声，怡然自得，就两个老把式坐在岩沿边扯着家常。我就是个陌生的局外人，不忍心打扰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世界悠闲且干净得纯粹，山里人天天享受着这美丽的安逸时光，这是否就是书本里文人雅士所描绘的一种尘世间的美好呢？

靠里边停车，拿出单反，对着金灿灿的银杏树一阵乱拍……“本来现在正是银杏最好看的时候，可偏偏碰到这连续十多天的下雨天，所以，今年的叶子没有往年黄得好……”一个老头终究还是跟我说话了。也是的，怎么都感觉有点不一样。原来，再美好的生命都需要阳光的呵护，否则，也不能释放它应有的光芒。同样，这美丽的心情也需要老天的赏赐与眷顾呢。

很显然，今天来得不是时候，可又心怀不甘。“听说那山上还有一个寨子？”“嗯，是的，那叫刘家寨，爬上去大约需要二十几分钟……”仰望着这威武雄壮的大山，我怎敢相信那里还能隐藏着一个绝世的山寨呢？看时间尚早，今天，我一定得亲自上去一探究竟。

僻静的山路上，一个自嘲虔诚的行者缓缓挪动着笨拙的身体，匍匐地朝着那老头指定的方向前进。一路上，只有偶尔听见潺潺的山泉声，这里清静得可怕。这哪是路啊，这近乎不见人的踪迹，我估摸着昔日的“坦途”今日已灭迹隐身。一个人，一瓶红牛，一袋干粮，山风习习，虫鸣鸟叫，大汗淋漓……我就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此刻，你可以暂时忘掉一切不快，用心享受这静谧的时光。

憨厚的老头说的没错，约摸着近三十分钟后，我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半山腰上，几栋低矮的木房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刘家寨？天罗，眼前，已近黄昏，却没有一缕炊烟，也没有传说中的土狗，就只见两只山鹅在小溪沟里戏水还能预示着这山寨里有着生命的特征，处处弥漫着荒凉的气息……不过此刻，如能听上一曲许巍的《空谷幽兰》最好不过了，哪怕就《悠远的天空》也行。荒凉，寂静。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置身于此，感官满满，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

径直往前走，小心翼翼地来到一栋木房前。还好，看见这家的门是敞开着，大门上刻着“指导我们一切事业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硬是生生的惊着我了，难道这深山老林里也藏着马列主义？我的个大爷，我得停下来歇歇。纳闷之余，木屋里出来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汉子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就这样，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就定格在这美丽的一瞬间，让我又一次见证了一个山里汉子的乡村梦。

汉子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为了让孩子读书，这里的山民大多都已外出打工另谋生路，只有几个老头留守在这里看家护院。我的几个孩子已经长大，现在我们的寨子即将通水泥路，我准备回来在家干，把屋前这一百多亩水田重新加固整修，种上稻谷，养些稻花鱼，引山泉筑浴池，辟几块可搭帐篷的草地，让山外的人来我们这里度假……”他滔滔不绝地憧憬着自己心中的桃源世界，目光坚定，心无旁骛。

“不要小瞧我们这里，看，前面的这一大坝田，现在虽然多半已经抛荒了，可这里曾经是土肥水美的好地方，这里从来没有干旱过，我们从来没有缺过粮食饿过饭，这附近的姑娘都争先嫁到我们寨呢！”他的脸上洋溢着无尚的荣光，自信满满。可曾



想，这里的先民举家来到这绝世的山上，能找到这块水草肥美的土地扎根，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该是一件多么明智的选择啊！尘世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有多少都守在自己的一隅，你看见或不见，它们都在那里，寂然欢喜或温暖美好。

只是，他们也可未想想，如今的画面在他们的愿景里就不曾出现过？不过，没有也好，不然，他们该是多么的落寞与伤怀呢！谁又能阻挡这城镇化的滚滚浪潮？只是心里一遍遍祈祷：这大哥眼里的愿景能够早日实现，老天怎能辜负这份至真至纯的美丽情感呢？

到了一定的年纪，每个人的心中都会萌生出自己的诗与远方，然后去用心追逐，或俗不可耐，或繁花似锦，或淡泊宁静……这些年，就爱在大山里走走，看看，去寻找我心里那只属于自己的纯粹与简单，只有简单了，才能找到自己那一份真正的悠然。

经常在网上或微信帖子里看到，说某某又去钟南山隐居了，一小木屋、一块菜地……也许就能够让疲惫的灵魂回归祥和。最近两年一直跟踪的中国偶像级的摩旅达人——北京俞瑾也在环游中国穿越欧亚之后，在贵州的一布依族山寨里“安家落户”了。她说把贪婪放下，快乐自然而然就回来了，对此，我深信不疑。这时代，这世界，所有的脚步都已太匆匆，太多的魂灵都亦然跟不上这苦逼的节奏，很多人累了，倦了，都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归隐山林也许就是一个较为妥当的方式。

曾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像他们那样放下所有的欲望与抱负，去追逐自己梦想应有的深度。很显然，这一切就宛如水中的浮萍，看似美好，实则做不到。所以，偶尔只能在空闲的间隙，去大山里走走，看看，这就已经是老天的一种施舍了，我应该感恩戴德叩首膜拜，怎敢拥有过多的诉求与奢望呢？

夕阳西下，清风嗖嗖，戴上蓝牙，发动引擎，回到自己当下的世界里去，想着那碗蛋炒饭的香。今天，因一瓶红牛的机缘而遇见了刘家寨，就此遇见了美好。此刻，一个平凡的生命又满血复活了，让自己的灵魂放空，肆意地安享这静谧祥和的时光，甚好。

◆ 黄德权

夯沙

夯沙在苗语中的意思，是飘满歌声的峡谷。

我们在辰溪县牛溪村拍摄结束，时间尚早，同行的朋友约定，当晚赶到夯沙驻足。到夯沙附近的山岭上，已是晚上八点多，能看见脚下星河一般的光点，猜想那应是飘满歌声的峡谷。

准确地说夯沙是乡场，保靖县吕洞山镇的政府驻地。到达夯沙，天已漆黑，场上有零星的铺面尚未关闭，从头到尾寻问，就只有一家可以接待外人住宿的“旅馆”，临乡场小河的桥边，叫“山里人家”。

一位七十多岁的苗族老阿婆接待了我们。二楼房间里有老式木床，旧薄的被盖，两床之间有一个脱了漆的小柜，临河的小窗挂了一块灰布作了窗帘。整层楼就一个简易厕所，同行朋友用筷子作厕所的门闩，在里面安全使用。洗漱则在楼梯下窄窄的过道上取水。我们用苏打水瓶作漱口盅。这时恰巧遇到了另外两位客人，一阵寒暄之后，原来还算同道，一位是保靖县工艺美术家协会李诗君秘书长，一位是永顺县美术家协会彭成凤副主席。他们一早从保靖采风出发，深夜才赶到这山里人家，画了一些素描。他们说，目前进夯沙来的，多半是些艺术家，这里风景优美，苗乡风情浓郁，为我们此行大大打气。

我们掐指一算，苗乡夯沙赶场是旧历的五和十，来早了一天。于是，我们决定次日去吕洞山苗寨打望。

头天夜里从山岭看见的整齐灯光，原来是排拨苗寨的檐灯，在每家各户的屋檐下挂着，青一色的马灯外形。李老师告诉我们，夯沙最好的还是吕洞山苗寨。当地人将附近的五个苗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寨，吕洞山苗寨属于水寨，是国家级的示范村落。几百户人家从谷底依次沿山坡斜伸，一直到岭上白云深处。寨子青一色木屋黑瓦，从廊桥进寨，婉转悠长的石板路过了这家，便连接着那家。

我们去吕洞山苗寨正遇雨天，峰谷云雾缭绕，打远望去，山坡的瓦屋被云雾一遮，只见了部分的清晰，还包括古树和竹林，一幅若隐若现的画境，越发像神仙居住的地方。

村子里，三三两两的苗族阿婆在雨天无事可干，便在某家屋里扎堆唱歌摆龙门阵。我们进屋来，阿婆们便高兴地唱着欢迎我们的苗家歌谣。干净的屋里，堆积着秋收的

谷粒。桌子上的盆子里有煮熟的红苕。阿婆又想叫我吃又怕我们嫌弃，那眼神里就是这个意思。我选了最大一个，大嘴地吃，边吃边按快门，阿婆们歌声越发响亮，惊动了整个村庄。来看我们的，来给阿婆接话的，不一会，挤了满满一屋子。透过窗格望去，远山上的白雾飞着，稀的，密的，浓的，淡的，像是被阿婆们的歌声惊扰似的，又像是在山谷间摇摇摆摆的舞蹈。这不是飘满歌声的山谷又是什么？夯沙，夯沙，原来就是这般的音韵。此时，我多想忘了山外的世界，那一切一切的是非，驻进这神秘的山谷，听歌戏水，看云卷云飞。

一个叫龙阿莲的中年妹子，一说一笑，摆动着苗装，叫我一定给她洗几张照片。她望着山外，期待和惆怅的样子。我说，要得，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夯沙赶场，就像庙会。山里山外，各个寨子里的人们，吃完早饭就往场上赶。阿婆牵着孙子，老爷拿着烟杆，他们很多人都背着背篓。一路一路，从山坳上走来，从水沟边走来，有说有笑。卖各种小菜的沿乡场两边依次摆开，买菜的，取钱的，包括那些只赶场喝酒的苗家老人。着实让乡场热闹得拥挤，各式苗族服饰集中展演着，比T形台的妹妹朴实素雅，和这里的山水和谐，和场上的物类相关。

卖不完菜，阿婆们懒得背回去，索性就剩下的两把送给了乡场上熟悉的人家，店主也会抓一把糖果塞进阿婆的衣袋。孙子见状，大手取走，小手就伸了进去。阿婆一声吼，小子偏着头不依。

“山里人家”除了老阿婆，还有中年夫妇的一对主人，赶场天就卖吃的。穿着苗族服装的老人在店里喝酒，不醉好像是不走的。到下午主人一声追吼，醉眼惺松的老人们才歪歪斜斜地走出门去……

龙阿莲也来赶场，穿的衣服比在寨子里穿得更乖，她严肃时脸上都带着笑意，更不用说她高兴的样子。见到我，眼睛笑出了几许斑驳的神光，就是找些昨天在寨子里见面的老话来说。我知道她的心思，我说，我要给你洗相片来，我会再来看你的。说着说着她脸红了，当天有微微的太阳。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副主席）

◆ 陈晓丽

## 喝茶的人

前段时间看了几篇关于茶的短文，有说喝茶沁人心脾的，有说喝了可口润肠的。中国人就是爱喝茶，男人多半爱喝绿茶、黑茶，女人爱喝红茶、花茶。也有书籍介绍说不同时节、不同年纪应喝不同的茶。喝茶，在我固有的认识里，是一种高雅和生活品味。然而，并不是端上茶，都是高雅，高雅仅仅是指会喝茶的人。如我，就不会喝茶，刚从学校毕业那会儿，闲在家中，整个夏日，常去茶楼，找个角落点一杯菊花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时，喜欢菊花的清香和糖的甜味，每每喝到一半之后，便只能感受一股甜蜜入口，比起花香，我更喜欢方糖的甜。喝茶，却钟情于茶的配料，这也就少了喝茶的真正乐趣，更谈不上品茶，所以，像我这样的喝茶根本不懂其中精髓，谈不上懂茶。

想想曾经喝的花茶，那时刚好二十出头的年纪，正值青春年华，喜欢的茶也是香甜可口的。如今忆起那个年纪对茶的感受，也会浮想联翩，顺着记忆的路，小时候抿过的茶也会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小时候对茶的记忆，只有苦。唯一喝过的是大人脚边的一杯绿茶，我站在一旁傻傻地望着茶杯，大人端起来冲我笑：“想喝吗？来吧，尝尝！”这是我喝的第一口茶，苦的！喝茶的大人是我家大伯，九十年代初，当整个村里人还在种田浇菜时，他已经下城谋生了，从长辈们闲聊中得知，大伯把采来的药草加工之后拿去城里卖，收入还算可观。大伯成了当时村里唯一的商人，也是村里唯一喝茶的人。

后来，村里相继有人下城，赶集天，在喧闹的农贸市场，几个固定摊位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卖肉卖麻辣的、卖廉价衣服的。母亲时常带上我，背着谷子到城里卖，然后买一些家里没有的生活用品或食物。每次下城的路线都是统一的，下了船，卖了粮食，便径直走向农贸市场……

多年后，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学大伯或者村里其他少部分人那样下城谋生，至少比在家做农活儿挣的钱多，她说她也想过，甚至还和父亲商量着进城做小生意，但被父亲拒绝了。我问母亲，是不是喝惯了井里的水，怕城里没有井，得像大伯那样喝茶，苦得慌。母亲却告诉我，家里有田有土，闲时，父亲在河边帮人修船做木工，她在家种菜做点零活儿，忙时，播种收割，日子也过得去，要打破这种生活从头开始，她跟父亲都很害怕，所以也就想想罢了。

如今茶也成了我们县的主要产业之一，保靖黄金茶，在外名气很大，村里很多人种上了茶，大多数人虽然仍忙于生计，但家家都能喝上一杯茶！

◆ 向顺武

## 楼道里的叮咚声

### (一)

“叮咚！”电梯在运行中发出的警铃声。

地处山晃昏的保靖县城，这些年来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栋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县城棚户区改造，旧宅被征收，我们搬迁住进了新居楼房，过惯了平民生活的百姓，毅然一夜间成为享用电梯的主人。

### (二)

电梯，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标志。走进电梯，按下如意的指示箭头时，“叮咚”音响起，随即“让”的一声敞开了银灰色的双门，将你拥抱，欢乐送行。站在徐徐上升的电梯内，有种轻浮感。好象是站立在运动健儿的臂膀上被人高高的托举；听到“咯吱、咯吱”向上的牵拉声。眼前仿佛一亮：脑海里顿时呈现出往年酉水河上谋生的纤夫们，驾船越滩头，过浪尖时，两脚蹭住船沿，在阵阵“吆……嗨嗨”的号子声中，倾斜着身子，奋力打槁撑船；攀趴在滩河岸边，在不断地“嗨嗨、嗨嗨”喘息声中，斜背着缆绳施力拉纤，齐心合力战险滩，斗恶浪的情景和画面。

电梯，象是一位忠诚卫士，尽职尽责地坚守在楼道间，“静候、善待”住户出行。昼夜运行升降了不知多少转，“叮咚”声不知响过多少回，任劳任怨，总是默默无闻。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值得点赞，改革开放，干事创业就需要这种难得可贵的实干精神。

### (三)

“叮咚！”铃声不时地敲打着我激动的心扉，喜悦中悟感到别样的一番心情。

住在楼房里，定会遇到电梯维修保养、停业运行的时候。走消防梯上下楼层，给人一种“费劲、误时、碍事”的感受，还是乘电梯安全、便捷。

每当时光老人驱散了夜幕，拨亮了东方的晨灯，沉睡了一夜的大地带来了生机。楼道里响起了“叮咚”声，电梯又开始忙碌运行。只见：不误上班的公务人员们匆匆出行；老大爷出门晨练，老大娘提篮去市场采买；养老敬孝推着轮椅的年轻人，帮助疾病缠身的老人出门见见阳光，透透新鲜空气；在大人牵拉着手的小朋友，为了赶上幼儿园的校车，赶趟中不慎踩到了别人的脚跟：“叔叔、阿姨：对不起！”萌萌致爱的言语，迎得在场的人们欢心。电梯不仅只是一个通道。在这里释放出人际交往中满满的正能量，绽放出朵朵幸福之花，充满了阳光和谐的氛围，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窗口。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电梯装点、美化了县城，而且提升了城市品位，缩小、拉近了城乡的距离，电梯是播撒美好希望和理想的使者。谈到城乡的变化，忽然想起了“蚊子打老庚”的故事。从情节的产生折射出昔日的农村，因贫穷落后，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平

衡存在的区域差异。

讲的是城里蚊子外出寻食，飞到了城乡结合部一郊区，结识了乡下的蚊子，打上了老庚（结拜兄弟），城里蚊子当大哥，乡下蚊子是小弟。小弟有幸攀上了城里的亲朋好友，格外高兴，邀请大哥回家作客。从前的农村，住房简陋，环境脏乱差，阴暗潮湿，杂草丛生，是蚊虫孳生地。打摆子等疾病时有传播流行。庄稼人忙活了一整天，回到家中除了吃饭，只想疲劳解困，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门板一铺，草席一垫就是床，虽然有蒿草熏蚊，摇扇纳凉，结果被蚊虫叮咬都不知道，呼噜一觉睡到天亮。老庚哥在乡下住了十天半月，养得肥肥胖胖，起了回城的念头，请老庚弟进城玩玩。城里的条件优越农村，住的是青砖瓦房，明镜亮格，玻璃纱窗，白天关门闭户，晚上灯光明亮，床上挂的纱笼账，床前燃的防蚊香。俩老庚进城后没处藏，只好躲在林荫道旁的树丛里，好不容易盼到天黑，发现有家灯亮，瞧见室内摇篮里正熟睡着一个胖娃娃，饥不择食，蚊小弟迫不急待想飞进去，料想不到被玻璃阻挡，碰撞得鼻青脸肿、十分难堪。在城里寻不到食，隔天就离城返乡，逢蚊就说：“城里人小气，乡下人大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党中央提出了缩小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英明决策。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了光辉的“六·二六”批示：“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掀起了“除四害、灭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逐步建立健全了卫生防病工作的医疗体制，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传播流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党的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农村实行田土承包责任制，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得到改变，农民工进城市，到工厂打工挣钱，返乡创业投资当老板。一代新型的农民工在茁壮成长。户籍制度改革，曾经的户口簿红本子、蓝本子已成为历史，都是中国公民，任凭居民身份证一卡走天下。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加快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的攻坚战紧锣密鼓。我们坚信，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步伐迈得更坚定，路子越走越宽广。

#### （四）

生活与电梯结缘相伴，每天都得经过这里出行，听不够悦耳动听的“叮咚”声，她在向人们告慰城市生活的美好前景，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在不断攀升。“叮咚”音在耳边响起，总是显得那么格外祥和、温馨、深深懂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会富裕，国家才会强盛。为了实现中国梦，得继往开来，不忘初心。赶上新时代，过上好日子，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舒心。

◆ 卢瑞龙

## 秋之散板

### 一、2021年7月23日

今天，远在北京的作家颜家文老师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贴出了一帧美术作品，名曰《家乡的火车站》。

在题头的文字里，他说：今天作业。家乡火车站印象试作。火车停在站上，车头在山洞里，车尾也在山洞里。

他的画作，笔意简洁凝练，浸润了他对家乡古丈小县城的斑驳回忆与温润印象。

被他的画和话击中，我即评论道：

1983年秋天，我和另一个同学，从永顺县王村镇（今芙蓉镇）二中，坐船到古丈县罗依溪镇，然后搭火车去吉首市，在古丈火车站停留过。

那个站，跟您画的差不多。

火车票好像是两元钱左右。我们去吉首市，一是看望一个在那儿当武警的同学，二是想转学去湘西州民中。

那时，吉首市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卖部里，正播放着电视剧《霍元甲》，我们站在边上看了好大一阵子。

当武警的同学我们见了，他一直给我们炫耀着擒拿格斗的招式。我们始而新鲜，继而索然，终而厌烦。就讲：莫紧到（老是）讨卵嫌好不好。

学当然是没转成。我们三个人横在州民中寝室的小铁床上紧挨着睡了一夜。天还没亮时，我就被学校旁边纺织厂的拉鸣声闹醒。微闭着眼睛，我失落了很久。

回转时，我们买了一个洋薯，一人一半，边走边吃。同学看着不断从身边走过的女孩说：吉首女的，条子（身材）就是好。

同行的同学叫向飞燕，现在已联系不到了。当武警的同学叫向庭刚，现在永顺县高坪

乡开个小超市。州民中的那个同学，我已完全记不起了。

回望时，近四十年。心底的多少往事模糊而泛黄。您的画将它们唤醒时，我竟然泪目不已。

年长月久，时光深了。而我，老去了。

### 二、2021年8月1日

为着弄清永顺土司彭斌与彭士愁到底是何时成为溪州刺史、逐杀地方蛮酋吴著冲的，几年来，我多动思虑，煞费苦心。

我读过作家翟非的《湘西土司稽古录》，也微信过他。

我问过永顺县文广旅局的文化学者、作家向飞卿。

我翻阅过保靖县文化学者彭文与彭强的相关研究作品。

读了柴焕波的《永顺老司城——八百年溪州土司的踪迹》，又读龙京沙主编的《老司城遗址周边遗存调查报告》。

与其他者众，皆多有问询。在度娘家里，我也成常客。

尽管如此，我依然不得其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东西，在我心里轰然坍塌。

前几月，又在吉首市文史书店购得彭继德与其子彭南辰合著的《老司城土司源流考》。

彭继德出落了。他严谨的考究和考究的严谨，让我肃然起敬。从他身上，我所获甚多，我被洗过。

昨天，彭文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推介了舒绍平和萧旭亮著的《溪州风云》，并附言说：溪州，热起来了！

我竟有点儿不置可否，便评论道：这些天，反复地看彭继德与彭南辰《老司城土司源流考》的相关章节，才知道，我们一些习以为常

的历史文化认同，事实上存在不少谬误和自以为是。我们缺乏严肃严谨庄重庄严，我们总是人云亦云，流于盲从。

我实在是有些迂顽和迂腐的。记得曾向彭图湘先生请教摩崖石刻“天开文运”究竟源于何因、由何人所书？“茅故事”正确还是“毛古斯”正确？首八峒是否是土家族发源地？涅壳赖的相关传说依据在哪儿？《明世宗实录》里哪页哪面提到了保靖黄金茶？……我便受到了教诲。他说：佬佬呃，你钻牛角尖搞什么？你打破砂锅问到底搞什么？你要晓得那么多搞什么？……

所以我终究也没什么档次，只能在最底层行走。我总是吃一颗米操一碗米的心，我总是替古人担忧。

而我终归也觉得，读书与思考，于我而言，是永久幸福的事情。做学问，其实是还有比我更傻的人，在做着更傻的事。

很多傻的人加起来，就能成为一轮明月，照亮暗夜里的路。

### 三、2021年8月20日

#### (一)

七月份，我在网上拼购了一个包。

包质为帆布，黑色，斜挎，无骨架，到手价一十六块八角钱。

#### (二)

孩子他妈说：尼姑挎的。

熟人说：像个化缘的。

不过，我倒不会往心里去。

我又不为谁活着。

而且，我总是欢喜无骨架的包更多。限定的局域里，也有自由随意、舒张尽兴的空间，横竖都是一种抚摸和慰藉了。

#### (三)

昨夜，它的拉链坏了。今早，我就去找裁缝修理，裁缝看了看，让我去补鞋摊。

年轻时，凡物什烂了坏了，总是顺手扔掉，眼也不眨地买新的。

年长了些，也自己学着敲敲打打，缝缝

补补。

这不是谁教的，这是岁月长成的。对于红了的花儿也是这样，熟了的果子还是这样。

#### (四)

摊主宋姓，六十多岁了。我认得他，曾经，他给我上门修理过锁。

他皱纹的脸，你可以理解为成熟，也可以认同为沧桑。

他的微微笑和轻轻语，让我非常地舒服，又问以刚出了伏的清凉早晨怡人，愉悦就成倍地迭加。

我说：你真厉害，修锁修鞋、修水修电、修冰箱修电视，做什么像什么。

他说：不做哪么门搞，没有工作，要吃饭啦。

我说：你哪门会搞的呀。

他说：学啊，想啊。没得的东西，想不到。现成的，看到起的，哪能不会呢。什么东西，道理和原理都是大同小异的。

所学、所做、所思，年长月久，必有所得。做一件事，做几件事，于喧嚣的市井里沉静，遵从生活的本身，何尝又不是我想要的认命、安生。

有一刻，我凝视着他。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模样。

我说：我照一下你，好发个微信，行不行？

他说：行啊，你欢喜哪门照就哪门照。

于是，我就拿起手机。他右手纺着摇柄，左手按送着包，让机针细密地在拉链齿间准确地跳跃着。

我按下照相键。律动瞬间凝结。事实上，我多少次这样处理过事物。多少独有的空间里，它们各各忽忽回归青葱鲜活，无需解冻，它们兀自轻漾、灵动。这才是事物的本质，我所理解的永别和泯灭，不过是我看不见事物的另一种面容与模样。

他说：好了。

我说：好多钱？

他说：两块。



我说：多谢，走了，祝你发财。

他没说了，抬眼看着我，无声地笑了笑。

### （五）

路过一个水果店。

买了半个西瓜，店老板当面划开的。半个，还是大，十来斤。瓜肉粉红而水灵，想着就好吃，煞是诱人。

我嘱店老板，处理成小块，用两小盒盛装，覆以保鲜膜，打包。

买西瓜，是次子昨夜交待的。他的交待，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从不敬也不会抗旨。

多少回，他气得我眼睛溜圆、泪水长流。他妈常揶揄我贱。

我想，我是贱，贱骨头的那个贱。但我又是多么聪明啊，我绕得回来：亲生的，亲生的，不记恨，不记恨；这一辈子，他也就和我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十八九年啊；不要紧，不要紧，他还是人家的丈夫和父亲啊。

有人同向而去，有人相向而来。车流也复如此。世间，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再过几天，他就要去铜仁读大学了。那个万事都不晓得的小臭虫、小混蛋，就要如我般，行走在人世的街巷里了。我的舍不得，天地间也装不下。但聪明如我又绕了回来，在丛山里的偏远小县城折腰，终究可以随他去万水千山地见见世面、看看风景了。

### （六）

单位大门边的人行道上，聚集了医护、城管以及交警等一应阵行。

原来是设立了街头流动新冠疫苗注射点。

县里正进行“清零行动”，今天是最后一天。

一场疫情，让我严肃冷静而深刻地去审视与思考并认同了我们的党和国家。

我的认知是疫情这样性命攸关的切入，是渐渐缓缓的由衷，它出于我的灵魂深处。

就在前些天，我写了一些关于抗疫的分行文字。我把它命名为《我想对你说》。县委宣

传部易果副部长安排朗诵编辑后推荐给了湖南日报的“新湖南”客户端，即刻就被采用。

但是在朗诵编辑和采用里，无一例外地都删除了结尾的那一段。也就是说，文字是没有尾巴的，稍显断裂。

因为对朗诵不是太满意。后来，我去找吉首大学师范学院的沈进老师，因她重感冒而未果。

于是，我转而惴惴去找江苏徐州的好友李荷衣。她随即应承了。过后，她天才天籁的朗诵，给我的文字注入了另一种鲜润与生动。

再后来，湘西州音协副主席、县文化馆馆长、作曲家张君林听到后，随即组织编辑后把它推送给了湖南文旅云新媒体平台。

我的文字反复出现，不为讨巧，也不是蔓延。

我的文字，它是我的血肉，它是燎原。

最后的后来，在和易果副部长推心置腹的袒露交流里，我说服了她。更确切地说，我无需刻意地迎合与争辩。是我的赤子的纯粹，获得了她的认同。

我那个文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有时想想

其实，生活在这个国家

挺好的

## 四、2021年8月29日

### （一）奕

去给次子买早饭，经得老政府门口那条名曰政兴路的小街。街边，有两个对奕人，正无视一切的存在，专注于眼前的方寸江山。车、马、炮、卒，于看不见的硝烟里，杀得天昏地暗。

### （二）郁

不远处，还有三三两两的擦鞋人，看见走着的我，便嚷：擦鞋，擦鞋。

既走得近，发现我穿的是凉鞋，便停声，又将眼光看向更远处的来人。同时，将揽嚷洒出去，在一种圆润里，有如渔夫撒网般的良好线条。

人行道上的桂子、玉兰等树木，皆郁郁葱葱，酣醇地将他们掩映着。秋阳温润地从枝叶间跌落下来，又在一种斑驳里，将一切都渐渐消融。

### （三）愉

次子十九岁了，何为不自己去买早饭？  
曰：九月七日，我就要送他到铜仁读大学去了。

多少年前，的父母送我出门读书，他们的心念，我不晓得。多少年后，送次子出门读书，我自己的心念，我是晓得的，那是断了线的雨滴和泪水，那是撕了、裂了的一地珠玉。

于世间行走，那一角、一落，那一风、一物，那一感、一念，都是牵绊、都是抚摸、都是馈赠。

## 五、2021年9月1日

### （一）

今天，按照县里关于防返贫监测走访的相关要求，我和支行一千人下到了乡村振兴驻点联系村——保靖县普戎镇块洞村。

块洞，是土家语。大抵而言，就是多石、多洞而少水的地方。

走访是全覆盖式的，就是要不落一户地遍访。

村里共有三百多户人家。我和共同驻点的县红十字会另一名工作人员被分到母寨组的第七小组。七小组五十多户，依一个山坳，杂乱地散落开去。

### （二）

块洞是革命老区。

1934年冬至1935年春，红二、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在这儿闹了一阵革命。红旗漫卷，一千两百多名保靖儿女追随他们，去了更辽远的天地，血染万水千山。

而现在，没有硝烟，也没有枪炮声。沉静的天空，呈现着一种安然的湛蓝，不见丝毫血红。

出了伏，天气依然热得不行。

村民们，多在屋檐下消停。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被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直起腰板。在日渐风清气正的时代，他们的年成，愈加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 （三）

实在是太安静了。

青黝的岩群无声，翠碧的林莽无声。鸡们不飞，狗们也不跳。隐秘处传来的蝉鸣，是另一种更加的无声。

这已然脱离了贫困的寨子，就像一个静美的新娘，正待乡村振兴揭开她的红盖头。

这样的安静，正消融着世间一切的喧嚣，还有苦难。

### （四）

有一片苞谷地。

茁壮的苞谷秆，骄傲地挺着身姿。

苞谷业已成熟，铅华已被洗尽。

成熟的颜容，是那种黄到褐的枯和干。

崇敬来自于一眼望穿的真切。

无遮无掩，也无需遮掩。

### （五）

一户大门外远一点儿处，有一蓬葱笼热烈的芭茅。

微风里，它兀自轻漾、轻扬，还流淌。

近一点儿的大门外边，一莛小酱果儿树，正次第挂果。果儿们绿的绿，红的红。绿的嫩柔，红的娇羞。

入秋了，有些人儿，行将远离。有些瓜果，接踵而至。

### （六）

一户的院墙里，正飘逸出浓烈的馨香。它来自于一株茂盛的金桂。

多年前，老家的天坪外，也有一株金的桂。在我很小时，它由父亲悉心手植。

后来，政府强行征收老家大片良田沃土。父亲手刃了他手植的柑与桔，却独留了那株金的桂。因为，它可能值个好的价钱。

再后来，弟弟们把它卖给了别的人家。别的人家，或者是个上好的人家，出得起钱，留得下它。而我与它，情深、缘浅。

现在，我暗自贪婪嗅闻。但我却握不住，那抹香。那抹香，它只属于，那户院门深锁的

农家。

### (七)

一户的堂屋里，有一个孤独的女孩，和她孤独的婆婆。

女孩低头玩手机，女孩是个大学生。

婆婆似看非看地望着某处。86岁的她，除了视力有些差，其他机能各各尚好。

她们，是两种质地不同的孤独。

婆婆注定要行将归山了。而女孩，这个秋天就要上大二，她注定，是要走得远一些。

问过规定的一些基本情况后，我看了一会儿她们家门前那条窄小的公路。那上面，每天会跑过两趟公交车，把一些人和一些梦想，载往山外。

欣赏一些事物时，我使用过相映成趣。而此时，回过头来凝视女孩和她婆婆，我或者更喜欢使用相依为命。

## 六、2021年9月4日

### (一)

上午，微友“沉静入海”在微信朋友圈问我：卢哥，我总以为单纯的点赞没有什么意义，文字人总是要说点什么的，说的不好请您多多包涵。

这是我的初心，打心眼喜欢您的文字。读了您的作品，感觉自己无论是词汇，还是情思都差太远，还是要多读书多走，多写。

我想请教一下您一般看哪类作品多一些，还有，有没有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作者。

### (二)

想了一想，我回答他：

感谢你的喜欢和谬赞。我其实是半桶水。

我的写作，有过朝向，有过功利。但更多的，是自卑、自怯和困顿迷惘。

我现在的写作，更多是由衷的喜欢。心里的很多结以及行走的孤独都需要写作的消解与陪伴。

我年轻时稀里糊涂地读过一些名著，博而杂，且囫圇吞枣。又因年少轻狂，乐而忘归，几没动笔。

现在，我的阅读，是漫无目的的。

我不知道我应该去读什么，我只是由着心。比如：这段时日心里想读红楼梦，我就会去找来读。读的过程中，心里又想到其他的书，我又会放下读了一些的红楼梦。

读书是有要义的。要更多地了解读者，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要思辨地去读，一个作者，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他又是怎样表达的，要弄清楚。要读得进去，更要读得出来。

要读评论（价），要知道一些文学理论，但不可全信它们。

于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非常特别推崇的作家。一路走来，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都很欢喜。他们像漫天的繁星，也像遍野的繁花，明亮闪烁清香芬芳。

我并没有多少词汇量，也认不得多少汉字。但我总是以为，这个倒是要多多益善。好在书虽所读不多，但我总是更留了一分用心。度娘，给了我简便的顾怜。所以一直以来的各样邂逅，都给了我丰厚的滋养。

我现在以后都不会考虑加入什么协会之类的事。好像那些更多的除了喧与浮之外，并没有多少关乎写作的成分。而且，那也实在不是我内心想要的。

写作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又能写什么作？爱生活吧，它就是写作的本身。爱到什么程度？去问一下爱情就晓得了。

写作不能成为工具，它其实也不是。它是一个个鲜活灵魂的律动与呈现。悲悯、关切、善良、爱、希望、观照、审思、干净、坦荡、拥抱、深吻等等等等都是恒久不变的原素。

恋爱时怎么开口，写作时就怎么下笔。写作的路径，都是顺着爱留下的踪迹。

水本无形，写作亦然。诗歌、散文、小说，凡此种种，皆为水流之形款。形款之盛装无它，曰：尽皆水。

以上赘言，出于本心，辞不达意处，敬请海涵。

愿你笔端生花，笔底风云。

喜欢遇到喜欢，都是托了文字的福。

昙花一生，当不负，文字缘。

### 七、2021年9月18日

今天，要去龙山县靛房镇苏竹村参加同事彭官荣的婚礼。

早上，决定吃点儿东西再出发。

就去街上。出得门，右折未名小巷十余步，便在拥挤的人流里发现了一丛景象：两个老妪，拄拐，相搀，徐缓，轻移。

从她们弯曲的后背望向前去，相向的人流，正不断地为她们让出一条路，恰到好处的怡人秋风，正温柔地抚过她们白雪的发和山坡的背。

我静静地跟在了她们身后一大阵，我忘了买早餐，也忘了我身处最低微的市井。我在一种恍惚里沉迷，不能自己。

不知道，有一天，当我老去时，会不会有这样的低语、这样的亲密、这样的搀扶、这样的相依……

今天，注定遇见执手和相依、美好和甜蜜，这浓情流蜜的世间，四季葱茏，生生不息。

### 八、2021年9月22日

阳光正烈，午时当盛。

保靖县城食为天小餐馆，毫耄的彭图湘、不惑的方君才与知天命的我，又不期而遇。

吃的是腊肉、回锅肉、性肠加菜豆腐。谈的是村言俚语、风情民俗。

从民谣山歌、薅草挖土，到尘世仙界、畜类人等。浓淡荤素，说是三个作家，实则三条村野鄙夫。

比饭菜更富营养的是，彭图湘又即席而歌，手舞足蹈。虽无多少得意，却尽皆忘形。

好比去山间找枞菌，我又捡得几朵。又如松枝间漏下的鸟鸣，我又拾得几粒。

望着他，我便想，这座珠穆朗玛，这座富矿，哪年哪月，才挖得尽、掘得完。

“你莫喊我老伯伯

我是漆树发嫩叶

……………

“风吹麻叶一片白

你的事情我晓得

……

“蜘蛛起窠在屋檐

狂风一吹两半边

破了破了又来补

烂了烂了又来连

“鸡婆厠蛋蛮咯打咯

全靠鸡公点点儿药

……………

“你姐长得嫩泡泡

好比豆腐下石膏

筷子拈你拈不动

调羹舀你动摇摇

……………

“山上烂了好多柴

世上死了好多乖

只见活人死起去

不见死人活转来”

呜呼！这明丽、高爽而辽远的秋。

### 九、2021年9月23日

今天是秋分，我告诉直射的阳光，我从未想过，什么平分秋色。

早晨六点多，就自然醒来，也无所谓洒扫庭除。

抹把脸，空着肚子，就往湘西州人民医院一路急奔。

孩子他妈，到进行甲减常规复查，口腔也急需看医生。想到少时老师骂我的“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我就忍不住发笑，也好，我的笑，冲淡和减少了我对她病情的担忧。

到了医院，才晓得，钱，是公子、是公主；钱，比金钢石还硬；钱，比亲人更亲；钱，真的可以救命。

到了医院，才晓得，人，不过就是一百多斤肉。

到了医院，才晓得，那些吹过的牛皮，是多么可笑不堪一击；那些蹉跎的轻狂，是多么脆弱沮丧颓废。

到了医院，才晓得，精神和肉体常常分离。作为一种动物，人原本无所谓高贵与卑微。

如果哪天去了，不过也就是果儿落了，灯儿灭了，风儿停了。

#### 十、2021年9月24日

##### (一)

不断地就有人神情自若地横过马路，就像走在他们自己家里的坪院和菜园。

而人行道红灯，兀自鲜红地、孤独地闪亮着。

我过我的，你亮你的。

你管得着吗？你操哪门子心？

若有冲突，一般就用权和钱解决。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清出来的种种稀疏的关系。

很少去讲制度、原则、规矩和法律，那些不都是人给定的吗？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事情闹大了，谁也收拾不了台面时。

##### (二)

小地方，就比如我所在的小县城，呆久了，就麻木了。就如古人讲的“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低头抬头，见的都是彼此，那么，比的也就是彼此了。比如：

他买的什么车？

他购的什么房？

他用的什么手机？

他孩子在做什么工作？

你想和他讲讲爱情，刚开口，他就说：“呵呵，你还有爱情？不就是过日子吗？”

你想和他说说梦想，刚开口，他就说：“天，你还有梦想？算卵了，莫讲那些。”

##### (三)

他在公共场合吐了口水，你才说了一下，他就说：“你不吐口水吗？”

他随地大小便，你才说了一下，他就说：“你不解手吗？你不是人吗？”

小县城，有一张血盆的口，会慢慢将你活生生地吞噬。

小县城，有一双残忍的手，会渐渐将你眼巴巴地磨蚀。

死去的，死了。

活着的，其实，也死了。

##### (四)

9月4日下午，带即将去读大学的次子回老家永顺。

车停猛洞河宾馆。宾馆大门口，三岔路的街。

我和他妈，想都没想，就穿过了左边路口那条没有人行道的马路。

过得马路，看看后边，没见次子跟着。用眼睛寻找，原来，他正穿过右边那条马路的人行道。左走几步，复又穿过再右边那条马路的人行道。

倏然间，我心里汗颜无比，也欣慰有加。

在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小县城里，被我教训惯了的次子，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我。

在司空见惯昏昏噩噩的小县城里，我相信爱情、崇尚梦想，我改正缺点、承认错误，我用心读书、认真思考，我由衷地写作、我殷切地表达，我可能需要用尽一生，拯救自己。

◆ 彭明富

## 沙湾无沙

百里酉水，一步一首歌；万亩湿地，一景一幅画。这是人们，对酉水的情不自禁地赞扬，也是发自内心的褒奖。

从喜鹊溪，浣翠石桥，铁索吊桥，起步出发，一条大路，迂清公路，弯弯曲曲，起起伏伏，明明灭灭，依山就势，蜿蜒而行；一条河流，即酉水河。流动河水，波纹细密，节拍平稳，声音柔和，美在委婉，美在缠绵，波光粼粼，闪亮明眸，婀娜多姿，站岸而望，自然天成，一步一歌的百里酉水。

沿河两岸，山连着山，岭连着岭，山岭之间，广袤成片，满目绿色，成自然底色，山竹芦苇，参差相间，一块块，一片片；青松秀杉，其它杂木，疏朗密集，苍劲葱翠。透过绿色，隐约看出，大大小小，高高矮矮，一壁一壁，石崖峭壁。细心一看，峭壁上凿出，口口洞悉，传说乃是，悬棺墓葬，特有习俗；另外还有，摩崖石刻，如狮子庵，右下方的“天开文运”，断龙山边的迂清公路。除此而外，还可看见，大大小小，奇洞异石，如石楼仙洞，地母庙，狮洞樵歌，还有迂清公路边上的“红石海”等，都是一道道百看不厌的美丽风景……绿色山岭，悬崖峭壁，奇洞异石，船只停泊，货物装卸，人烟辐辏，楼亭码头等一切，和谐组成一景一幅画的万亩湿地。

迂清公路，酉水河流，路依着山，山偎着水，山山水水，相依相随，紧依偎伴，恰逢时运，国泰民安，惠风和畅，酉水夹岸河畔，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国家级，湿地公园的组成部分，授予保护，河畔岸边，草木禁伐，

土石不准开垦，河面水域，渔船上岸，严禁捕捞鱼虾和野生动物。由此，换来了繁花似锦，鸟语花香。

双休闲暇，人们坐车，或者步行，沿着岸边迂清公路，一边欢声，一边笑语，说说走走，走走说说，走说中观景，观景中走说，观观赏赏，赏赏观观，观了又赏，赏了又观。玩伴大伙，个个都是说说笑笑，眉飞色舞，自觉自愿，心怡情舒，兴高采烈，不知不觉，来到沙湾村。

沙湾(首)八峒村，处邻隔近，两个寨份，山筋龙脉，来势走向，水域漫径，品质味道，风土人情，文化习俗，饮食习惯等等，一模一样，一脉相承，同根同脉，不能割舍，不能分离。它们属于碗米坡镇所辖所管，地处酉水河东岸边，是最具特色的山乡村寨。

村寨不大，看也普通，说具特色，特就特在，湾曲酉水，流经这里，拐个大弯，名叫沙湾，开如马蹄，村坐蹄中，三面环水，村背靠山，是典型的半岛村。半岛上露现，古庙遗址。遗址高出河床60米，面积有1600平方米。古庙门上，残碑下半截上，刻有文字：“首八峒，历汉、晋、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名讳八部者，盖以咸镇八峒，一峒为一部落……”峒者，即对土家族地区，行政区域建制名称。八峒即为当时共八个区域，八部兄弟各为一峒首领。首八峒由此得名，后人故立“八部大王庙”，以示纪念。

沙湾八峒，特首八峒，说具特色，特就特在，村虽不大，也不当道，更不繁华，但它却是土家族群，发祥地之一，也是土家族后裔，

拜谒寻祖之地。庙堂始建乾隆二年(1737年),庙门上书有:“勋猷垂间篇地封八部,灵爽式斯土血食千秋”庙联。说明土家族先祖,八部头人,领导土著先民,捍卫八个原始部落(八峒),并带领他们,逐步走出,茹毛饮血的野蛮阶段,步入定居的农业社会。时间推移,顺延久之,人们公认,首八峒头人,威高德昭,推他马首之瞻,故而筹资,竖建庙堂,供奉起八部蛮酋。由于这样,以祭祀八部神,为中心的庞大而广泛的土家族祭祖活动,在酉水流域,蔚然成风,至今仍然流传。

八部大王庙遗址,保存完好。庙前一对石狮子,仍然存在,经常有游人,在这里游玩揽胜,并用手摸一摸这对屈蹲的石狮子,肃然起敬,内心发出感慨:“石兽屈蹲浩气冲,庙堂寻觅旧行踪。土家先祖风云荡,激励后人再立功。”除此,还有碑铭一块,高1.5米,宽0.81米,“八部大王庙”楷书四字,阴刻竖书于三条浮雕虬龙及云图之间,现存于湘西自治州博物馆。

碗米坡镇首八峒村,说具特色,特就特在,自然景观,优胜突出,它的位置,处在酉水百里画廊中心位置。沿河两岸,风光秀丽,常看常新,百看不厌。湿地公园,是得天独厚自然氧吧,也是多姿多彩收奇揽胜,好的去处,沿途景点,从看食住行,吹打弹唱,都具有丰富的资源。

各个景点,各式各样,各具特色,各有面貌,象电影蒙太奇镜头,串在一起就组成一部电影,妙趣横生,人文景观厚重。沙湾八峒,特别首八峒村,它是土家族文化起源的发祥地。境内现存的八部大王庙,即首八峒遗址,这是湘西州,独一无二的八部大王庙遗址,这对研究,酉水流域的文化和土家族古代政治、经济、民风、习俗,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不仅如此,这个村的村民,挥洒着聪明才智,传承发扬,更新创造相结合,土生土长,

原生态土家族文化,十分深厚。因八部大王庙的存在,而成了土家族文化起源发祥的象征。如: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爱不释手,美丽的西兰卡普;无边无际,无深无浅,无轻无重,高深莫测,神秘的“梯玛神事”;就地取材,披茅挂草,粗犷豪放,彪悍的“茅古斯”;接亲嫁女,节庆喜事,敲打锣鼓,节奏明快,悦耳动听的“打溜子”等,给这一带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披上了一层,多姿多彩神奇的面纱。一年一度,首八峒村,举行的“八部大王庙”祭,已被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永载史册。

冬秋春夏,春夏秋冬,一天一天又一天,一月一月又一月,一年一年又一年,四季轮回,岁月循环,往而复始,往往返返,悠悠岁月,岁月悠悠。过去,这个村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人们,一点一滴,一步一印,脚踏实地,用聪明才智,走过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峥嵘岁月。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土家族独具特色,又独领风骚,灿烂文化文明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

时光老人,迈着脚步,从从容容,踏着历史的印迹,永不停歇,不断前行。当它来到和平稳定,新的世纪,恰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人之间,和睦友好,精神面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人处事,热情高涨,风华正茂,朝气蓬勃。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环境要求天蓝,地绿,水清,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广大农村,扶贫攻坚,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一处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真正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受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安全住房,不浮夸,不造假,实事求是摘帽脱贫,名符其实振兴农村。

振兴农村,即要有硬件,也要有软件。所谓硬件,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

西和一帮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领导班子；所谓软件，是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正能量，使人琢磨、品味、体会得到，由此而激动，感动，最后是行动，潜移默化改造自己“三观”，产生正效应。

沙湾(首)八峒，这山乡村寨的广大村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劈波斩浪，创造性地辛勤劳作。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脱贫摘帽，扶贫攻坚，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村的村民，努力艰苦奋斗，积极实施“三通”建设。他们虽然坐居河边，为了使全村村民喝上干净卫生的饮用水，他们从村背后的山上，埋设水管，使各家各户都饮用上了自来水，真正做到用水不用挑，喝水不用瓢。

关于村民用电问题，这个村与湘西州最大的水电站——碗米坡电站，相互对应而望，从这座电站，架线引电，既近又方便，所以，这个村的各家各户碾米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一年四季，天天都是日夜有电，从未间断，电费和城里一样，比较便宜，电表计量，智能交费。

村民饮用水不用愁，点灯不用油，接下来，就是解决封闭锁村的通路问题。进入这村，有两条路，一条是水路，用船横渡西水，直可到达，这条路较近；另一条是旱路，从村背后，翻山越岭，跨沟过溪，修一条主干道盘山公路。至于村村之间，村寨之间，寨户之间，户户之间，那是支道，是次道，同样一一修通，起眼看去，大路连中路，中路连小路，路路相通，连着每户并做到了大路、中路、小路；主道、次道、支道，成硬化路，各户的院子，也成硬化院。

“三通一坪”实现了，村委会号召，各家各户，沿着院边、屋边，都要栽培竹树，种植花草，做到常青常绿，繁花似锦，使村户，掩映在竹树林中，村路，户路，成为林荫路。

实现绿化，还要做到净化。村委会要求各

户大人，小孩，养成好的习惯，爱卫生，讲文明。另外，开出报酬，定期不定时地打扫，清除垃圾，使村环境做到不见纸屑，塑料袋，狗屎猪粪等。

扶贫攻坚，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其中保障住房安全。对此，上级出资，下边出劳。村委会安排专业队伍(木匠)，对全村各家各户的住房，全面进行了整修维护，粉刷装饰，从而使全村村民住房，焕然一新。

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就追求着文化生活，这个村，虽是山乡农村，但在农闲或节假日凉爽的早晨或傍晚，村上的姑娘小伙，常常在村广场上，放着音箱，和着音乐，踏着节拍，跳交谊舞，个别还跳迪斯科和拉丁舞；年青的媳妇妈妈，她们拿着三角架，手机插在支架上，眼看着手机屏幕，耳听手机音乐，自觉排队，跳着摆手舞和广场舞；中老年人，相邀相约，在广场一角，敲打锣鼓，温习土家族的打溜子和咚咚喏，声音一时欢快急悦，一时婉转悠扬；年长婆婆、太太，戴着老花眼镜，坐在房屋阶檐上或院子中，细心认真，编织土家族，独有的“西兰卡普”等文化活动，十分活跃。

现在，在这个村已成为西水百里画廊中，一块使人流连忘返的景区，一颗耀眼的明珠。公元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县委宣传部，组织全县文艺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主题的文化活动，繁荣活跃了乡村文化生活。

扶贫攻坚，脱贫摘帽后，又有机衔接乡村振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征程上，沙湾无沙披锦秀，产业更加壮大稳健，经济体更加雄厚扎实，环境更加靓丽优美，村民的物资条件更加丰厚富裕，待到那时，定会又是一片艳阳天！



◆ 田晓霞

## 不是每一天都有太阳，但一定会天亮

——给女儿雅宁的回信

亲爱的孩子：

展信悦！

收到你用“母亲”的正式称谓写给我的书信，妈妈瞬间幸福感爆棚，我的小女孩真的就这样悄悄的长大了。若不是你快一米七的个头随时给我“压力”提醒着我，我真的还觉得你就是那个我经常带着的扎两个小辫，穿着时髦的小花裙姑娘，时间真快，妈妈还没有看够的小可爱，竟然就这样悄悄悄悄地长大了，你带着善良的光、带着上进的心，带着偶尔有些小纠结的情绪，闪亮着、犹豫着、快乐并偶尔不知所措着的做着起航的准备。准备蓄积自己的能量，在明年的某一天，带着自己的憧憬，带着妈妈的希望，开始一段新旅程。

高考还远着呢，不急，讲几个关于你的小故事吧。

你是个稳重的孩子。一岁一个月开始走路，从你学走路，到你能独自一个人走，你没有磕碰过一次，你会在你感觉到危险的时候求助，你会在自己没有把握走的时候或找辅助支撑或趴下来匍匐前行，你从来不会横冲直撞的让自己摔个大马叉子，你用你与生俱来的稳中求进解决了学走路的问题，这种从小伴随的特质，也一定会指引你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找方向、想办法、求出路。方向就是你的任课老师和比你成绩优异的同学，带着谦虚的心，带着欣赏的情去和他们请教，抓住课堂时间，对每个老师的课都充满热情，因为有热情才会事半功倍，长此以往的坚持下来，一定会取得大的进步。想办法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列出周详的计划，具体到每天怎么做、怎么合理安排时间，保持高效学习高效休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龙清平老师和你交流的建议，强弱项、补短板。让强项更强，让短板跟上。求出路就是当学习遇到瓶颈时，当付出了劳动暂时看不到成绩时，该怎么想、怎么办？该不该怀疑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正如你此时的些许迷茫，为什么我踏实努力了一个月，历史成绩没有看到进步反而有些退步？孩子，这里可以划一下重点：只要方向正确，没有一场努力白费。你这个月的历史复习，这次考试没有提升你的成绩，不一定下次不会，你花时间所掌握的知识，这次没有体现在试卷上，以后很可能会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比如说你从这段时间加强的学习中，有可能让你更深入的理解了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这种前车之鉴的学习和领会，甚至可能在你未来生活或工作中，在决议和选择某件事情时，能够更周全，能够扬长避短，能够驾轻就熟。这种刻进骨子里的收获可能暂时看不见，摸不着，但谁说以后不会呢？每一个人都是从只会啼哭的婴儿期开始成长，一点一滴的堆砌成自己的未来，而这些堆砌的原材料就是一本书、一件事、一次努力、一点突破、无数次的摔倒和无数次的勇敢。相信努力就有收获，坚信努力就会进步，不一定时此时此地，但她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印记，甚至于刻进我们自己的基因库。努力的孩子运气不会太差，努力且爱学习的父母也一定会养育更优秀的孩子！

你是个快乐的孩子。记忆里有无数个瞬间被你逗笑，你上小学的第一天，电视台的记者到学校采访就发现古灵精怪的你，采访你，你一点也不怯场，当时你正在扫地，记者问你在家也经

常打扫卫生吗？你说：我在家里经常帮我妈妈打扫卫生，到学校了就要和同学们一起打扫卫生，在家里做个好孩子，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晚上看电视新闻，我笑着看完采访问你：在家里你好像没怎么打扫过卫生吧？你说：妈妈这是电视采访，要播放给很多人看的，我说我没怎么打扫卫生会影响到其他小孩子，所以嘛，嘿嘿，从现在开始，我就听您召唤，您要打扫卫生的时候记得叫我哦……记忆中这样的瞬间多的数都数不清，但好像，你现在不那么爱开玩笑爱笑了，长大是一个原因，压力应该是另外一个原因吧。孩子，妈妈由衷的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像过去一样，每天开心一些，快乐一些，每天让自己的身体多产生一些多巴胺，做一个快乐的人，虽然压力很大，快乐也不一定随时有，但一定要有保持快乐和排解压力的能力，而且随着年龄的长大，这两种能力还要慢慢的增强，生活不一定能随时给我们比个耶，但我们要自己给足自己跨越困境甚至是逆境的能力。也唯有这样，才可以笑傲“生活”这片江湖。优秀的人一定有智商、情商，更要有逆商，我买的书籍《褚时健传》，你也读过，褚时健老人之所以成为一代传奇，不是因为他盛年时期的红塔集团成为亚洲第一坐拥 200 亿利税的红塔帝国有多牛，而是因为他的商业帝国遭遇滑铁卢，他的女儿受到牵连，狱中自杀，他自己因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七十四岁，再次创业，去玉溪种植“褚橙”，成立云南褚氏果业有限公司，84 岁时，凭 35 万株冰糖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这个曾被报告文学形容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你应该从报告文学中读到了他冲入云霄又跌入谷底的经历，也应该对他的经历唏嘘感叹，一个人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他攀登的有多高，而是看他跌入谷底的反弹力有多强。所以，我想说：丫头，不要惧怕失败，把目标当帆，用努力当舵，管他风吹雨打，一路行一路歌！

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在你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有两个男生在校门口堵住你，要你请他们吃东西，你说没钱，他们笑话你，说你是个“苗子”，并拉拽你的衣服，把你摔倒在地上，你强忍着泪水爬起来，抡起书包就朝他们打，把那两个家伙打的飞跑……回到家你才哭出声来说：妈妈，他们说我是“苗子”我才打他们，他们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不能看不起我的民族！我亲爱的孩子，那时候你才七岁啊，你的人生第一架就是因为有人辱骂你的民族，从体格上说，你是个柔弱的孩子，但是你在志气上，把太多太多外强中干的人抛在身后。妈妈为你点赞！继续做个勇敢的人，认真的做好当前的每一样事情，学好当前的每一门功课，热爱你的老师，关心你的同学，成长为一个内心强大的、有知识有能量的、有善意有生活情趣的人。高考只是你人生的一场经历，她决定不了你的全部，她只对你这些年的学习进行一次小范围的检验，不要对她本能恐慌，按照自己的计划，不急不慌的搞好各科复习，至于结果，妈妈会和你一道，用欣喜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她们！明年高考完之后，妈妈为你备足军饷军粮，让你去驰骋！时间你定，地点你定，单我买，钱我出！怎么样？你的母亲大人还够豪气吗？

请我的姑娘记得，你的母亲永远是你的大后方，永远支持你！无论何时何地。

还请我的姑娘记得，来日方长，哪有一考能定四方？

不一定每天都有太阳，但一定会天亮。

最后，感谢老师让你参加本次比赛，感谢你的来信让妈妈体验无以伦比的幸福！

爱你的妈妈

2021 年 10 月 9 日

附：

## 一封家书

母亲：

距我的高考仅有二百四十余天了，现在的我，很迷茫。

刚进入高三时，班上充斥着紧张的气氛，尤其到了考试周，晨读的朗朗书声对我来说，是督促我前行的浪潮，更是让我浅薄的知识从角落里露出来的日光。凭着不错的数学和英语，我常以中等偏上的排名出现在班级成绩单中。但上学期末考试，这两门课没发挥好，突然问我掉进了倒数的行列。我深感历史、政治、生物这三门课的不足，并决心以最快的速度弥补这个问题，不停刷小题，认真记时间点……但刚结束的第一次月考中，我的历史成绩确排在全班倒数第一。

和上学期的戏码相似，这次优势科目没考好，劣势科目确更差了。回首这一个月以来，我所有的努力，它们都和我的排名一样，沉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了，仅留我一个人黯然。低下头，看看试卷，抬起头，同学们围着成绩单或惊呼或失落的表情，让我更不知所措。

难道我的努力都是徒劳？难道我的“天分”都只是好运气制造的假象？

不是。恍惚间，我回想起了初中。那时，我连优势科目都没有，却坐在一群优秀的同学中间。像看璀璨的星星一样，我经常会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们的背影。初三开学前一天，天刚亮，您送我到学校，我们一起跑了两个圈，您问我：“累吗？”“不累。”我高昂这头回答。您点头，接着说道：“成绩差点不要紧，找准问题，欠哪门补哪门，哪个章节薄弱就从哪个章节加强，没有哪个人天生就会，只要努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我们在街上买了教辅书，还一同制定了“1+1+1”学习计划，每天做一个大题加一个奥数题再加一页小题，这样三个月坚持下来，我的数学成绩进入了年级前五名的行列；“由近及远”的复习方法让我在跟进老师节奏的基础上将知识漏洞一点点填平；“每晚十点钟之前睡觉”保证了我上课的精神和专注。现在的我，是过去无数个勤劳的、有些些小懒散的我一同创造出来的“我”。过往的种种让我相信努力的作用，但只要想起那仿佛白费了一个月，那没有进步反而退步的一个月，我胸中迸发的火苗又会被一盆冷水颤抖的浇灭……

小时候看电视，听到电视里报道：“某某通过高考，走出了大山，”还以为，我现在生活着的小县城就是他们梦想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拓，不知何时，我发现：我就是大山里的孩子，也是自那时候起，高考成为我心中一个神圣的概念——高考是时代的筛子，会从高到低的筛选出不同层级的人才，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也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会被筛到哪儿去？因此，我也时常徘徊在犹豫和纠结之中，成绩好的时候，会看到满眼的阳光，会对自己的未来有无限遐想，但成绩差时，也会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显然，现在的我，属于后者。

希望您能像过去一样，让迷途的我再次启程！

您的女儿：雅宁  
2021年10月8日

◆ 蒋和发

## 秋天里的回望

炎热的夏天刚离去，凉爽惬意的秋风带着夏天的嘱托尾随而至，迷离恍惚间，秋天说来就来了。

秋天到了，万物开始静谧，等待各自主人的检阅和守护，以此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还大地一片安详。

其实，于我而言，我还不想过早地步入秋天，如果时间能够逆转，还可倒回，我愿回到那青葱柳绿花艳人美的美好春光里。

站在秋天这个令人感怀咏叹的季候里，回眸来时的路途，有懵懂、有青涩、有无以言状的懊悔和叹息。春天里，阳光温情、春风和煦，花儿竞相盛开，互相媲美，给人蓬勃向上美好如愿的惬意时光；炎炎夏日里，小桥流水，水波泛绿，荷叶青衣的装束，自然也带给天地万物最最涟漪翩翩的神韵趣味。如今，随着时光不停歇的推移，我们如约来到充满“片片枫叶红似火，硕果盛挂众枝头”的秋天，一切是那么唐突，一切又都那么令人心海翻卷潮起潮涌。

是的，我们正在秋天里行走，不时也在四处探望甚至于时不时回望走过的路途。

纵观远逝的历史遗骸，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直至时下那些忧郁寡欢不得志的凡夫俗子，无不借助秋天这一时节，或赋诗作文，或借酒言欢推杯换盏。李白的《将进酒》有诗云：“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们在人生低落的境遇里，只有借助这些来自我疗伤，自我快慰。即便如此种种，于我，却悲喜共存，心境明朗。在岁月更替的时空里依旧用笑脸笑傲人生的得失，继续向前赶路。

因为，来到这个季节，我们没有退路。

既然踏上这块土地，不管一路顺风顺水，还是正在披荆斩棘，我们都得从容，淡然地接受，容纳和面对。就算有时候身累了，躺下歇一会儿就好了。再往纵深处细细思量，即使心也累了，亦可歇一会儿，用微笑，用幽默来给自己奏乐，我看未必不是一件悠哉神往的人生况味。

在秋天里回望那些过往的经历，其实就是让自己在现有的空间里把控自己冲动的情绪，以镇定剂的状态，条缕明晰的思路以及对现实目标的确定与迎接。然后，开一剂适合自己的处方医治现实的自己，重新上路。

◆ 吴伯文

## 首八峒“黔山·黔中郡”考

黔山，位于湖南省保靖县碗米坡镇首八峒村八部大王庙后山。人因山而名，山因人传世。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黔山，因而传世至今也。

史在楚国时，楚威王三年（公元前 337 年），始建楚黔中郡，因黔山得名。历史学家杨宽著《战国史·楚国设置的郡》表，郡名：“黔中郡，（所在地）因黔山得名。辖境有今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东北部。设置经过，楚威王时设郡（史记楚世家·战国策楚策一）。”

秦黔中郡，秦与楚相邻。“秦国设置的郡，郡名：黔中郡，所在地辖境较楚黔中郡为大。有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包括湖南省沅水、澧水流域、湖北省清江流域，四川省黔江流域”。设置经过，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胁迫楚怀王割让巫郡和黔中郡地，楚王不肯答应，秦在武关地方将楚王拘留在秦国，第二年秦国挟楚王后，还是不能得到土地。秦发兵攻打楚国，楚战败，被斩首五万余人，并取得十五城。楚怀王被拘的第三年后，他想逃回楚国又被追回秦国，怀王于公元前 296 年，克死在秦国（见《白话史记》）。公元前 280 年，秦攻取楚的黔中，但不久被楚收复。公元前 277 年，秦又攻取巫郡、黔中郡及江南地，设置黔中郡（见《史记·秦本纪》）。但在次年又被楚收复十五邑（见《水经注·沅水》、《史记·秦本纪，楚世家》）。到战国晚期（秦在公元前 223 年，才全部占领楚国即灭楚。笔者注），才全部为秦所有。（见《战国史》）。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黔山》载：“在湖南保靖县西（元和志）。黔山，后汉时陆康（荆州刺史）伐恋假此。即祷请为援，诸树木皆有人马之形，因平群寇，改为武神山”。

又载“黔中郡，战国时楚地（史记秦记），使司马错伐陇西，因攻楚黔中，拔之。始皇时置郡，湖南旧辰州、常德、永顺、澧州诸府州及贵州旧黎平，思南诸府皆其地。汉改黔中为武陵郡”（大辞典 1258 页）。清同治八年（1869 年），《保靖县志稿辑要》：“黔山，在县西五十里。后汉时武陵太守陆康伐蛮假此，即祷请为援，诸树木皆有人马之形，因平群寇，改为武神山”。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从以上历史史料上看，“黔山、黔中郡”引出的秦、楚双方的多次大战，西汉改武陵郡，东汉伐蛮改武神山。刀光剑影千万兵，誓卫黔山百战多。足见黔山的历史地位了。

黔山地处酉水中段，考古人员在这段流域发现，包括旧石器和新石器在内的 73 处汉代以前的古文化遗址中，按朝代划分，商朝时期就有 33 处遗址；它是拔茅乡驼背村南柳树坪（地名按原资料名录）遗址，面积达 4000 平方米，出土遗物有各种纹饰陶

片和打击石器物件。拔茅乡沙湾村南庄屋遗址，面积 1800 平方米，竹科堡遗址，面积 1600 平方米，复兴镇普溪村西长丘遗址，面积 3040 平方米，大妥乡马洛坪村北庙咀遗址，面积 1500 平方米。这些遗址与黔山不远之处，都应是部落群居之地。

夏商朝代是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形时期。驻居在酉水流域黔山地区的涅壳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统一这一群居部落氏族，建立八峒八蛮之地域，涅壳赖被举为八峒之首——首八峒的部落联盟尊酋，到传子世袭制的“家天下”的历史时代。

涅壳赖，自小勤学好问，机灵聪慧，长大后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练就一身武艺，骁勇善战，统一各大氏族部落后，投入于楚参加武王伐纣，被推举为王，故名“八部大王”。周成王封熊氏为侯，许基地于楚署建楚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始建黔中郡，得以黔山为名。

八部大王，是土家族人们心中的英雄，后人为纪念他，于是在黔山脚下建八部大王庙（始建年代无考），庙占地四亩多，四周封火墙围住严严实实，里面的建筑群体，高矮有序，庙门额上竖立精心雕刻双龙盘踞拥抱大石牌匾中雕刻“八部大王”四字，大门框是用两米多高青条石做成，上刻一副门联，上联曰：“勋猷垂简篇驰封八部”，下联是：“灵爽式斯土血食千秋”。笔力遒劲，气势雄浑。进门墙壁两边，各塑造一匹高大白马和两个牧马人，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握着马鞭英姿威武，栩栩如生。大柏木柱，屋的栋梁是马桑树木做成，木梁非常大，大人也无法夹过，上世纪 60 年代时，生产队晚上开会冬天烤火烧了一个冬天，梁上雕龙刻凤十分壮观。庙里的礅磴岩上刻划着山、水、花鸟和福、禄、寿等字样，美轮美奂，巧夺天工，十分壮观。据部分石碑名文记载，庙从前就有多次重修和整修。庙后增有石碑四十多块。现庙遗址犹存。后汉陆康，伐蛮假此祷请为援，就应有庙的存在。八部大王是位武将武神，因此改黔山为武神山。

### 八部大王庙与摆手堂

八部大王庙建于黔山脚下庙堡地方，现今日之碗米坡镇沙湾村，始建于何时无考。黔山乃古名山，楚威王三年（公元前 337 年），以黔山为名，建黔中郡。秦统一全国之后，续于黔中名，建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黔中郡成名于 135 年之后不复存在。黔山，在保靖县西，后汉荆州刺史“陆康伐蛮假此，即祷请为援，诸树木皆有人马之形。因平群寇，改为武神山。”陆康到黔山伐蛮寇一定遇到蛮寇抵抗，在无办法克敌的时候，他拜庙求神帮忙克敌，八部大王神灵显圣大发慈悲才有“诸树木皆有人马之形”而平了“群寇”。陆康为感激这位神灵的显圣，将蛮寇退走，更将黔山改为武神山。保存在湘西自治州博物馆内有八部大王庙碑两块，一是“八部大王”应是庙门顶上之石碑；二是修或从修八部大王庙的残碑，残碑上文载：“首八峒，历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讳为八部者，盖以威镇八峒一峒为一部落……。”此碑残文只有“明”以前朝代，而没有“清”字，这碑也应是清代时所立。也应是一次重修八部大王庙的碑记。下面有

1957年7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印发《龙山县分团关于土家族几个情况的调查报告》内有《关于八部大王庙情况》，附有《重修八部大王庙序》的碑文：另有1986年8月，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彭景星同志找到的重修“八部大王庙的《碑记》”。以上二块碑文，记载重修八部大王庙的历史。殊不知是何年所立，“庙序”之碑立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在碑文中记有重修庙的年代，即：乾隆二年（1737年），嘉庆年间（1796-1820年）、道光庚子年（1840年）、此碑立于乾隆60年（1795年），从立碑的时间到碑文内记载年代来看，重修庙宇大约在60年进行一次修理。又据，1957年调查在报告，庙内菩萨和泥马毁于解放初，庙毁于1954年左右，上面最晚整修时间是1854年，到庙毁为100年时间，民国时是否有重修现在也无考证。

就1957年的调查报告和清朝时的两块碑文记录如下：

1957年7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印发《湖南省龙山县土家族几个情况的调查报告》，全文如下：

#### （一）关于八部大王庙情况

八部大王庙，在坡脚乡水拔洞（该庙现属保靖县拔茅乡），现仅存庙门，门口有副对联，上书：“勋猷垂简篇驰封八部”，下联是：“灵爽式斯土血食千秋”。庙身已废，石铺地基还在，庙后原为土王墓，解放后在原地建起一座苗坪小学（初小）、有教员一人，逢年过节，仍有人往原土王墓位烧香叩头，民间说刚解放时八部大王庙完整无暇，内有石狮、泥马各一对，泥马与真马大小相仿，造型活泼生动，农民甚为信仰。泥马同庙内菩萨为解放军抵达保靖、龙山的先头部队所毁，庙宇土改时，折毁修建小学。庙内原有石碑四十余块，有的破打碎，有的作了围墙砖，厕所后的十几块，皆属损坏残碑，只有进门左手一块，重修八部大王庙碑屹然直立。

上述材料苗坪初小教师王国生谈。该碑大小与田氏祖墓碑（宽约三尺余，高人四尺半）相差无几，碑文如下：

#### 重修八部大王庙序

水扒洞地属保靖，界连龙山，石壁嶙峋，河流曲折，询巨观也。大江东岭名曰：“官山”，昔人建有向公八部大王庙，风雨飘零，栋宇有颓毁之处，非所以安神灵而肃观瞻也。甲寅岁（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保邑陈君世学、晏君大鹏，龙邑向君文拔、彭君家瑞等，稟保靖县府，请示整修。越明年乙卯（五年，1855年），废坠者修，残缺者补，庙貌焕然维新。倡首诺君，与愚作序，愚对曰：愚生也晚，未闻前辈所传说，恐难以肤学，臆见绘尊神之德容，时黄君东蓝，年七十余，俾从容言曰：“向公之始末，曾闻前人所言矣，公系明代洪武年间，天子敕公征八蛮峒口，军分八部大王，先声所至，诸峒悦服，于是朝廷嘉其勤劳，人民仰其威德，生为忠爱，歿为神灵，有由然也。观汉之伏波，后晋之都统，楚王不亦相得而益彰哉？乾隆二年（1737年）始立庙于此，山都人士，春祈秋报，岁时伏腊，享祀不绝。历嘉庆年间（元年，1796年）增其式廓，规模宏大。越道光庚子年（1840年），又复增修。”今予与诸同人募化二邑，以踵前人之美，君既读书嗜古，可弗志之一，以示不忘？愚闻黄君之言，遂欣然

谢曰：“适翁之言，神之功绩及事之始末，是即序也。”愚固不能作序，抑也可不必再序，于是手序。

1986年8月，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彭景星同志，在拔茅乡水扒洞村沙弯竹林中，寻找到重修八部庙碑记，全文如下：

### 重修八部大王庙碑记

尝思善由人稽 福自天申迺残境  
官山显武八部 大王位前庙貌巍

峨神思浩荡，而获国佑民，莫若干于此，固有其神，必有其庙，必有路，虽有修理者少，而败坏者多，累被无知之人抛岩、垒石、挖土，朽坏神路，而历年修整，屡修屡败，阴阳遭害，万奈何时，以勒石为记。

捐者名单：

信士晏明德四丈、姚华南三丈、何其建三丈、曾文显二丈、  
黄大风三丈、晏明绪二丈、白启龙三丈、曾广耀三丈、康辉宗二丈、晏文曲三丈、  
黄正维三丈、王程凡二丈、詹怀秀三丈、张仕仪三丈、黄正国二丈。

首晏国卯三丈、载之学三丈、李万盛二丈、首黄帝臣三丈。

大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冬月二十五日。

石匠 陈今禄 立

#### （二）祭祀与摆手堂

八部大王庙是土家族人们祭祀的场地，在其庙内设有摆手堂，这与其它庙宇有不同之处，“摆手”是一种舞蹈，“堂”是场地，按现在话说是“俱乐部”。而在保靖的西水河两岸土家族居住村寨里都有摆手堂。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永顺府志·风俗》志云：各寨有摆手堂。又名鬼堂，谓是已故土官阴署。每岁正月初三至十七日止，夜间鸣锣击鼓，男女聚集跳舞长歌，名曰摆手，此俗犹存。”

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永顺县志·土俗》云：“各寨有摆手堂，年岁正月初三至初五、六之夜，鸣锣击鼓，男女聚集，摇摆发喊，名曰盖袂除不祥也。”

有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龙山县志·风俗》编云：“土民设摆手堂，谓是已故土司阴署，供以牌位，黄昏鸣钲击鼓，男女聚集，跳舞长歌，名曰摆手。有以正月为期者，有以三月、六月为期者，惟董补、五寨、二里最盛者。”

又有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古丈坪厅志·民族上》编云：“土俗各寨，有摆手堂，每岁正月初三至初五、六夜，鸣锣击鼓，男女聚集，摇摆发喊，名曰摆手，以袂不祥。此旧俗，今亦不尽有此堂。”

以上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县份的县志都记录了同一个问题——摆手堂，而且内容也基本相同，这很明显就是祭祀八部大王的一个分场（庙）形式所设立的摆手堂。

正如1957年5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工作手册》中的《土家族情况简介信仰，摆手》写到：

信仰：土家族都供有土王庙，供奉彭公爵主、田好汉、向大官人。也有供奉“八



部大神”（土王八部大将）……

摆手：摆手是土家族在正月间的一种较突出祭祀活动，在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择日举行，一般是三天，单日开始，单日结束。各地土家族对摆手的内容、来由说法不一，据了解，有如下几种：

1、永顺司城乡博射坪村土家族老人们说，摆手原是在春节时。给当时土司王拜年的一种仪式。因为土司王经常到各地出巡，教大家仿农事动作跳摆手，所以在土司王死后，以摆手来祭祀土司王，修有摆手堂，祭祀时，是很严肃的。

2、永顺对山、毛家乡一带土家族，正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官亭”（土王庙）摆手。祭祀时，由三至五人用稻草捆成草人，或反穿毛皮衣服，祭祀时先讲一些丑话——凡能讲得出口的话都可以讲，讲的好的还有酒吃，丑话讲完了讲吉利话，希望土司王保佑人丁安宁，家畜兴旺，五谷丰收之类的，最后才摆手。

以上称之为小摆手，跳的时候由土老司引导，先祭土司，后摆手。摆的动作，一般的是四季农事活动。

3、八部大神和大摆手：传说八部大神是土司王的部将，作战勇敢，平定吴王有功，被唐明皇（唐明宗）调去平定贼寇，得胜回朝唐明皇拟封为大官，但怕他们造反，便将他们用药酒毒死了，死后灵魂不散，在金銮殿大闹，唐明皇便封他为八部大神，立了八部庙，在彭氏土司辖地内受香火。

龙山马皮寨、大农车、小农车、正河一带土家族都信奉八部大神。在每年的正月初九至十一在八部庙摆手。由土老司主持各种仪式，敬八部大神，摆手的人身披“土花披盖”称之为“披甲”，四周插有很多还愿人送的龙凤旗。

八部大王，灵魂浩然。武威显圣，扫平群寇。

功勋卓著，史载黔山。斯人敬拜，血食千秋。

原载《黔山之声》

附：黔中郡在《白话史记①》中的记载

楚武王（公元前740年至公元前690年）自立为王，开始开濮地而掩有地。（《尚书后案》云：“湖南辰州实古濮地”，辰州即古黔中地，《白话史记·楚世家》）391页。

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黄河太行山东有六强国，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赵成侯并立，……，楚地由汉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秦本纪》56页）。

苏秦劝服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329年）说：楚是当今天下强大的国家之一，大王，您也是天下间最贤能的国君。楚国的西边有黔中、巫郡，东边有夏州、海阳，南边有洞庭、苍梧。

秦国必将派出二支军队，一支从武关出击，一支攻下黔中，那么楚国郢、郢就动摇不定了。（《苏秦列传》639页）。

当楚威王的时候（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至329年至威王末年十一年），曾经派将军庄躑率领军队沿着江的上游前进，占领了巴郡、蜀郡、黔中以西一带的地方。庄

蹇是从前楚庄王的后代。（《西南夷列传》1003页）。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八年），秦王就留下了楚王，胁迫他割让巫、黔中的郡县。三年后，楚怀王死在秦国。（《楚世家》406页）。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楚国割让两个（丹阳、汉中）城邑，以求与秦国讲和。秦国想得到楚国黔中一带的土地，便要胁迫楚国，要以武关以外的土地和楚国交换。楚王说：我不愿交换土地，而愿意献出黔中地方，只求得到张仪。655页

张仪说：楚怎敢杀我，假若杀了我，而替秦国得黔中地方，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阿。856页

秦国拥有西方的巴蜀，大船载满了粮食，从汶山发出军队，顺着江水飘浮而下，到达楚国的都城只有三千多里，最后，黔中、巫郡便不是大王所能拥有的。657页

楚王虽已得到张仪，却又难以让出黔中地给秦国，便想要答允张的建议。屈原说：“以前，大王被张仪欺骗。张仪到楚国，我以为大王会将他烹杀。如今却放了他，不忍杀了他，又听从他的邪说。大王千万不能这样做啊！”怀王说“答允张仪的建议而得回黔中，这是很美好的利益。”（《张仪列传》658页）。

楚国顷襄王朝任事（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当这个时候，秦国在以前就命令白起攻打楚国，并已取得了楚的巫郡，以及江南之地作为黔中郡，又攻陷了鄢郢，东边竟然到了竟陵，楚顷襄王没有办法，只好把国都迁徙到陈县去。（《秦申君列传》705页）

秦武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十九年），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去攻击楚的黔中，攻陷了它。（《秦本纪》69页）

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封为武安君后，攻取楚国，平安巫与黔中二郡。（《白起·王翦列传》676页）

秦武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蜀中郡守张若伐楚，取得巫郡和江南地，设黔中郡。三十一年归还给楚。（《秦本纪》60页）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国又攻下楚国巫、黔中郡。二十三年，于是襄王集合了东方各地的军队，十几万人，又收复以前所丧失给秦国的江南十五城邑，作为郡县，来抵抗秦国。（《楚世家》409页）

以上记录最早的年是公元前740年，最晚为公元前277年，记载秦楚两国在黔中之战事有八十五年。《白话史记》内是《秦本纪》、《楚世家》、《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白起·王翦列传》、《秦申君列传》、《西南夷列传》，共有十五段十四张页，十六次写有黔中、黔中郡字样。

注：《白话史记》上、下两册，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合译。岳麓书社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第三次印刷。

（原载《黔山之声》）

◆ 彭昌剑

## 心随童往

### (一)

沿着土泥路，车辙延伸至那棵老的枫香树旁，雨雾的秋色之下，让落叶也显得坠落得更快了些。树杈之上，那个平时总能看见的鸟窝，似乎早已是很久，没再见过有鸟儿的踪迹了……

又或者，它们都已去找了新家。

大树底下，一辆看着有些破旧的农用车辆，正靠着边儿停着。那司机师傅边抽着烟，边检查着车上的些许零件，偶尔还敲打那么几下。不时地，又对身后看了看，似乎要起了催促之意。

没多久，几个村里的人提着大包小包，顺着那条土泥路，从村口一并走了出来。看上去，那些抬着的东西里什么都有，似乎是有人要搬家的意思。

而在那些大人们后面，却是还跟着几个孩童。也许是拿不动什么大的物件，他们几个就拿了一些别的东西，只不过看上去，又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比如，一个装着弹珠的墨绿色酒瓶子，一柄用竹块削成的宝剑，还有一个，是用泥巴捏造成的小泥人儿。

几个孩童中，有三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三个男孩儿手上拿着东西，纷纷走在女孩儿后面。那女孩儿一路哭哭啼啼地，头上正扎着两个小辫子，走起路来却是一颠一晃地。一个走在前方的大人一边要不停安慰她，一边又要跟别人搭手抬东西，弄得是走一下，又停一下地。

等东西都抬上了车之后，三个男孩儿才跟女孩儿一一作告别。

见对方还是一直抹着红的眼眶不说话，抱着装有弹珠酒瓶子的男孩儿，此刻上前说：

“小月，你别哭了！你看，我都将我一半的弹珠分给你了，等你到了那边，就可以跟那边的伙伴一起玩儿了。”

说罢，旁边的女人和藹般笑了笑，脸上露出几分欣慰，及感激。但是，面前的女孩儿小月，却是没有说话，她始终嘟囔着嘴巴，似乎永远也不会再开心起来了。

接着，那个拿着用竹块削成宝剑的男孩儿，也上前递过了自己的宝物。“不用怕，有我的宝剑在手，到了那边，谁也不敢欺负你的！”

这么看着，那奶声奶气的样子，却是让旁边的几个大人也忽然一乐。只是，面前的小月似乎仍是高兴不起来。

这个时候，也就只剩下最后那个男孩儿了。那男孩儿穿着一双脏兮兮的运动鞋，鞋尖儿上还微微破了个小洞，他的肤色显得有些黝黑，似乎是有意等在了二人之后。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礼物实在不及他二人，因为自己要送的这个，却是太普通了点。但既然跟伙伴们都来了，他还是将那个小泥人儿，缓缓从身后又拿了出来。

“小月，我……我也没什么送你的，就只有这个了。”

他有些吞吐说完后，手挠着脑袋，干脆将视线移向那地上正行军的蚂蚁。

小月忽然看了看他拿着的那个小泥人儿，脸上并没多少变化，只是眼神稍有些空洞。看上去，又似乎是因为这个小泥人儿，而联想到了别的什么去了。

旁边的女人见对方久举着，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忙替女孩儿一一感谢，收下了每个人的礼物。

一时间，司机师傅又在催促了，这时已经是打着了汽车引擎。旁边几个帮完忙的夫人见状，也纷纷作告别。

女人抬起小月的手，有意对三个男孩儿挥了挥，而后将其送进了车厢里。两个男孩儿也对着车不停挥着手，说着“再见了”。

车，这时已缓缓开动了。

而也是在此时，送小月泥人儿的那个男孩儿，忽然朝着车子方向，大喊了一声：

“小月，我相信大奶奶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在老寨坡的那片深林子里，一定有梦老人住的山庙，……我一定能找到她说的那些梦果子的，一定能的！”

说完这句话，男孩儿大口地喘着气。但看上去，车子依是前行着，好像并没有谁会听得见了。不过，对于这时的他而言，或许说出来，总比没说出来要好受得多了。

不料，也是在这时，却见一个小脑袋忽然从车窗里伸了出来。那的确是“小月”，倒是回了一句：

“真的吗？我也相信一定有，……一定还能找到那些梦果子的！”

说完，那两根小辫子在风中不时曳了曳，直到这时，她才算是露出了那么一丝笑容。不久，那小脑袋就又缩回了车窗里。

就这样，车子在他们三人面前渐渐开远了，直到驶出村子。三个人，仍久久地站在原地，目送着。

然而，关于梦老人的山庙，以及那些梦果子，又到底会是些什么呢？

只是这一别，便又是很多年过去了。

……

六月，对于总喜欢幻想的月林而言，似乎是正藏着一个孩童时的浪漫。

月林总觉得，六月的天里正透着童年的味道，而往往在此时，她会不经意去选择

忘却一些东西。忘却现在的生活，忘却所在的城市，忘却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工作压力，甚至是……忘却了此刻正伴随着的呼吸，只一心，想回到那个童年。就像多年前的雨后，跟着伙伴们追赶蜻蜓一样，那时，他们早已忘却了第二天要交的家庭作业……

月林此时正轻闭着双眼，她将头微微仰起，正对着天边。一时，风从远处而来，那根被放在了眉间的青草，正被吹得轻微晃动。

倾听远方的诗意，这是她选择安静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在这六月就更是有着一番韵味了。

“月林，你还在发什么愣呢？车子都已经进站了。”

一时间，月林才反应了过来。她意识到那边的阿惠已经在催促了，并且正对着自己招手呢！

“知道了！”说完，她压了压头上的小礼帽，这才拉起了行李箱拉杆，赶忙朝着对面走去。

没一会儿，两人按着进站程序，很快便找到了对应的座位号。还好，二人都相对挨着。

阿惠有些热得喝了口水。“像这种天气去那边，该会很热吧？”

月林稍稍“嗯”了一声，却是将视线缓缓转向了列车的窗外，后面的乘客，还在纷纷入车，以及放入行李。车子虽还未开动，但月林的心思，似乎早已在跟着远处的风景，已缓缓前行了。

终于，后台的语音，播报出发车信息。本次列车由某某站发往某某站，下一站即将到达某某站，请下车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阿惠这时才又问起：“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大画家，这次怎么会想着去那么远的乡下呢？难道，那里是有着什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印象深刻且美得不行的好地方？民风淳朴，景色宜人，准备再一番大作？”

阿惠似乎有意在提高语调。而在月林眼里，对方则颇显得有些俏皮。

月林听着，却是轻轻一笑，又自顾回复着：“……怎么说呢？有时候总觉得，那里好像还有着太多太多的东西，正等着我去拾回，但具体是什么，我却又不知道。如果说硬是有，我只能是说，那里有着我的记忆，它似乎对我发出了某种召唤。”说完，她却又是自嘲一笑。

阿惠不解地皱了皱眉毛：“你不是说，乡下都是你上小学时的记忆了吗？要说来，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会有人再凭着你那时的印象，能再次认出你吗？”

月林摇了摇头，又回复：“我也不知道，也许没有吧？也许……又有吧？”

听完这后半句话，阿惠就更是有些不懂了，她觉得，对方的话似乎是藏着某些深

意。

“得了吧！你那个时候，那是小姑娘，现在回去，已经是变成老姑娘了！……变成老姑娘咯！”说着，阿惠有意捏皱着自己的脸，重复着后一句话，在月林面前又刻意展现出她那俏皮的一面。

“……你这死丫头，竟说不好的！”

说着，就又是一番小打闹……

不久，车窗外忽然彻底变成了黑色，这时的列车已钻入了隧道。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耳边，一时只剩了“嗡嗡”声。

这么久久地看着，冥想着，那种仿若时空穿越的场景，在月林的脑海中，匆匆那么闪过。

画面，忽然又回到了那个从前……

## （二）

……当当当当当……

当连续的放学钟声响起的那刻，就好比起跑指令枪触发的瞬间，那每个教室里的人群，仿若都在这时被激发了某种潜能。

因而掀起书包，往后这么一甩，脚上同时迈开了步子，伸手再往两肩这么一搭，瞬间，个个就都成了顶尖的冲刺者。一时间踏出教室，并火速下楼，那走廊俨然成了人流汇聚的唯一狭窄通道。

在学校的所有类型钟声中，唯独放学钟声最是令人兴奋，原因自不必说，特别是在周末前的星期五这天。

跟如今单一的电铃声不同，以前乡下学校的上下课，都是以人工敲钟的方式为信号。上课了有上课样式的钟声，下课了有下课样式的钟声，因而集合放学时的钟声，也最为独特。所以在大多数学生眼里，上课钟声是紧箍咒，下课钟声是松箍咒，放学钟声则是天籁之音。

在这期间，东振、阳凯以及祥二，他们三个人，往往是冲在这些人群的最前面几个，可谓顶尖中的顶尖。直到冲到了开阔的操场，三人便好似成了脱缰的野马，期间你追我赶，揪衣扯袖，甚至是在地上玩起了摔跤叠罗汉。

一个摔倒，另两个就会一块儿压上去。渐渐地，周围的人看着也觉得来趣儿，三三两两地也掺和了起来，没几下，人堆就跟砌墙一样堆了起来。也顾不了压没压坏最底下的人，反正每个人只知道，绝对不能做最底下被压的那个。因为游戏唯一的规则就是：只要身下还有个人垫着，那就不算吃亏！

这个时候虽响了集合钟声，但还不能私自出校，因为待会儿还得统一列队，由校

领导发言几句，嘱咐一些必要的事项，最后，再由每组的领队组长领着一同出校。

看着操场上的他们三个又在那儿没心没肺般打闹着，月林只是微微地叹了口气。她一直弄不懂的是，男生为什么总这般调皮？她作为班级里的小组长，刚将自己组的作业收齐后，交给了学习委员，这会儿才背起书包，也准备去操场集合。

操场上的东振、阳凯及祥二，三个人，这会儿已从方才的自由式摔跤，变成了几帮人的帮派式摔跤。这是他们一贯的原则，一旦多人纠缠在了一起，三个人便会改为一致对外，并肩作战。所以比起单人作战模式，这个时候的团体打闹，比一开始又激烈了不知多少？

一直到，大部分人都开始列队了，学校的老师也已经走了出来，准备整理队伍。但由于叠罗汉的人实在是太多，到此刻为止，还有不少人被压在人堆下。

被压在最下面的人见情况，虽然知道要坏事了，无奈上面压着的人却还没有丝毫意识到，下面的人呢？一时只能是心里叫苦。下面的人越是解释，压着的人就越是以为对方想找借口挣脱，因而压得也就更结实了。

殊不知，校长也已经是走了出来，直至传来校长那急促的叫停声。

几分钟后，这群被校长逮住的学生，一一被揪上了前方的台阶亮相，一行人是踉踉跄跄地站成了一排。这么一个个低着头，灰头土面的样子，每个人的衣服及裤子上全是泥土。

月林意外发现，这些人中却是有个眼熟的，那便是祥二。站在上面的他，个子最矮，刚才那会儿，也是被压在一群人中靠底部的位置，由此可见，刚才的叠罗汉阵势有多大。但令月林疑惑的是，为什么另两个家伙都出来了，他却还被压在人堆儿里。

事情的原委其实是，刚才东振和阳凯不论怎么努力，却是没能将好伙伴祥二及时拉出来。所以见情况不对，他俩人倒是先一步溜进了大队伍。

校长说完了一些要交代的事项之后，这便正式开始了“批评大典”。

“我们有的同学啊，就是喜欢无视学校里的纪律，成天就知道打打闹闹，这成何体统？多危险啊！这个……每个同学必须得引以为戒，保证下次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同学间，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个这个……还有，每个班级的班干部，要做好带头榜样的作用，班主任更要随时做好个别学生的引导教育工作，给班级乃至学校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

说了好一些，校长才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下面我也不罚你们了，刚才说的这些，你们大家都记住了吗？”

立马，上面站着的一排人是先后跟着喊道：“记住了！”

“记住了就好！那你们，就互相间握手言和吧！”

一听到要握手，一千人最先还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刚才都还是死对头呢，这会儿却又要搞什么握手言和起来了，这怎么好意思呢？

因而结果就是，有的虽握着手，眼睛却始终瞟向了一边，就好像是在说：我可不想跟你握手，是手它自己要跟你握的！

有的握着握着，却是满脸憋得通红，最终还互相发出了笑声。至于笑的原因嘛，也许在他们看来，握手仅是电视上那些穿着西装的领导们的事情。

大概是见效果还挺不错，校长长呼了一口气，最终才宣布可以放学了。

村里的小学，建在几个寨子的中心位置，因而去往不同寨子的，就分别组成了不同的队伍。一出校门，队伍开始向四面八方分散，有部分往左边的马路走，有部分往右边的马路走，有部分却是要穿越田野间的田埂，甚至是要爬山路，因而这部分队伍住的地方就比较偏僻了。当然，还有少数是别村的。

领队的，一般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得需要有一定责任心。除了走在最前头引路，还得不时回头看看，看有没有人掉队落下，或者要定时清点人数。如果是走山路，那么山脚下清点一次，到了山顶还得清点一次，以防半路有人贪玩儿。

当然，也有不负责任的领队，有的甚至是还带头消失，多半时候，还属夏秋两个季节的诱惑最大。夏季嘛！天气燥热，一些个塘坝里便是最诱人的地方；秋天嘛！当属果实成熟最多的季节，那各种小野果，有时只需在路边的灌木丛里寻找，有时，却是需要一番小偷小摸了。而这期间最怕的，就是听见狗吠声，以及园主的叫骂。当然，这只是个别，大多数领队的队长还是挺负责的。

东振他们几个人，跟所在队的领队关系还不错，因而也不时掉队。领队的小队长为顾及体面，会提醒他们两到三次，之后呢，却也是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越是快到家的时候，队伍就越是涣散了起来，有人住得近的就先到了家，那么队伍的人数会越来越来少，直至剩下三到四个人的时候，领队的才正式做出可以解散的指令。又或者情况是，领队的这时也到家了，后面的路，只能是靠剩下的几个人自觉了。

跟大多数时候一样，东振、阳凯以及祥二，又掉在了队伍的最后方，不过这次，月林也在他们其中。在多数人眼里，月林一向跟优秀总挂上边，成绩总是班级里靠前的，跟他们三人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她这次也掉队，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因为之前的叠罗汉，祥二的腿部似乎被压伤了，不时需要东振及阳凯搀扶着。月林负责帮几人拿书包，不时还看了看祥二的伤势。

阳凯这时疑问道：“你这家伙，怎么刚才校长把你们揪上台时，看着还好端端的，这下脚咋就突然疼起来了呢？”

“就是啊！”东振也是疑惑。



祥二又疼得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嘶”声，却是说：“别提了！我当时是强忍着装的，其实疼得要命。”

月林听着，忍不住发出了笑声：“那伤着了就伤着了呗！可以去医务室那里看看，你怎么要装没事呢？”

祥二似乎觉得更委屈了。“我……我还不是为了不让校长看出来！要是发现我当时还因此带了伤，不得又要延长挨批评时间了？搞不好，还要请家长来，那就惨了，你们都知道，我最怕我大姑那竹条子了，到那时我就只能是往树上躲了。重要的是，没有耽误大家伙儿的放学时间啊！”

东振忽然“哈哈”一笑：“这么说，这回你还为我们做了贡献呗？”

听到这里，祥二忽然有些小嘚瑟。但才没几秒，似乎又觉得来了气：“还说我，你们两个当时为什么丢下我就走了？我被压在那下面可难受了，苦胆都快被压破了，之前可是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二人被他这么一说，还真有些难堪了起来。东振忙陪上笑脸，阳凯也忽悠般地在他们背上胡乱捶了两下，就像是已给对方捶了背，也算是聊表歉意。

只有月林看着他二人，觉得有些假惺惺地，但不管怎么说，多少也多了些许欣慰。

阳凯随即继续道：“那下次，一定给你报仇。”

东振忽一挺身子，也紧跟着附和：“对，没错！”

就这样，质疑之后，三人好似又变回了之前的铁哥们儿。

### （三）

一直到夕阳西下时分，天边正挂着很好看的晚霞，远处的山间，飞过了一群白鹭。三人翻过那道较高的山坡，也终于走进了寨子。

一时间，太阳的余晖照在了几个人的脸颊上，显得有些红彤彤的。因为刚才一直爬坡，几个人都小喘着，身上更是微微冒着一股热气儿。而没多久，几人便来到了寨头的小卖部前。

看见了小卖部，盯着那玻璃柜台上的各种糖罐，几个人是不由直起了眼。这时就有人提议，说是谁还剩下零花钱的，看看能不能凑齐一下，能买袋冰水也好，大家再一起分分。因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下，有袋冰水是再好不过了。

守铺子的是个老大爷，见门口几个娃子正盯着自家的糖罐子入神，知道肯定是给馋坏了，只有旁边的那女孩子，还稍稍收敛一些。几个人一见老大爷打量着他们，倒也通通将眼神儿又都收了回来，现在，没零花钱即是没底气啊！

而至于谁还剩零花钱，东振跟阳凯是立马做出了一个“干净”的手势，说是若不信，可以随便翻找。这其实不怪，因为他俩从来就没剩过什么零花钱。接着，又问祥

二有没有剩下，一开始他微微有些犹豫，但立马又摇起了头，一口咬定：“没有！”

这个细节虽忽悠掉了东振，却是没能躲过阳凯的注意，因而对方也就知道，他身上肯定是藏着猫腻儿。

果然，阳凯怪意一笑：“那……我们也能搜搜身吗？”

祥二听着，却是下意识微微缩了缩身子。“……没有就是没有，还用得着搜吗？”说完，倒有意又放松了些，像是尽可能不让对方看出来。

但这么一来，二人可算是都清楚了。两眼一对视，立马，一人负责抱住祥二，另一人则准备着要搜身。

“行行行行行……！”祥二随即投降式叫停，“搜什么搜，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嘛？”

说着，又让两人松开。他先是提了提有些松垮的裤子，然后挽起右腿儿的裤管儿，从那特意拉得高高的袜子里，取出了一张对折了好几下的纸币。虽然还未完全展开，但从眼前这纸币的颜色来看，东振跟阳凯似乎已经断定出了具体的面额是多少。

“一元！好家伙，你居然还藏着私房钱呢！”

说完，旁边的东振也是一愣。

一元钱，在那个时候的乡下，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可以管一天的午饭以及零花所用。其实，午饭大家多喜欢以零食为主，当然，也可以自己从家里带盒饭来学校。不过带了盒饭，家人可能就不给零花的了，这得看你怎么选。

五毛钱能换一袋方便面，一元就能换两袋，那时的一袋又似乎比如今的大多了，一袋正好能管饱，能吃两袋的一般都是大胃王。而多数的人，多选择花一半的钱买方便面，另一半则是其他五花八门的零食。这也是一种最常规的搭配方式，方便面好比成了主食，其他的嘛，那便是配菜。就算是只剩下一毛钱，也还能买一块麻辣坨坨，或者是两根儿辣条。

因而在大伙儿眼中，一天一元钱那是最标准的，一元以下五毛以上的还算过得去，五毛以下的就算是挺艰苦的了。要是有人拿到一元以上，比如两元的，那就好比是土豪了。

大家顶多以为，祥二还会剩下几毛钱，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有整整一元。可按理说，祥二平日里一般都不是带饭的，他应该已经用完了一天该用的那一元钱，这会儿为什么还有一元呢？更何况，他很少能一天带上一元钱的，一般都在一元以下。难道说，他白天一直没用？但看上去现在又不是特别饿的意思。

正当大伙儿觉得奇怪时，祥二自己却说出了其中的奥妙：“这个……是我这一段的时间攒下来的！”

听到这里，一旁的月林是稍稍有些意外。

“特意攒下来的？”说着，阳凯还不经意闻了一下，“咦……这上面还有你的脚丫子味儿呢！”说完，似乎还有些嫌弃，不经做了一个要扔的手势。

一旁的东振却忙接过头：“哎别呀！待会儿就指望它换冰棍儿呢！”

祥二这时又道：“我大姑说，钱裹在袜子里才不容易丢，不容易被小偷偷去，她以往上街赶集常这么放钱的。要不是看在你们今天一路照顾着我的份儿上，我才不会拿出来呢！”说着，还有意撇过了头，一副好不容易才做出了重大牺牲的样子。

月林这时却问：“那你特意攒这一元钱，又是为什么呢？”

对方虽这么一问，祥二却没有回答了，他眨巴眨巴眼睛，倒像是装着什么心事。

东振拿着钱，见现在有一元了，目标也从之前的冰水直接改成了冰棍儿，或是冰淇淋，这就直接上升到了很大的一个档次。但是一元钱只够买两根，现在却是有四个人，那也就完全不够分了。

但让三个男生都没想到的是，一旁的月林却是说：“正好，我这里也还有五角呢！”

将一元跟五毛一并给了东振之后，东振便已是屁颠儿屁颠儿地冲向了玻璃柜台前，再也不用去避开柜台内，那个老者的眼神了。像这种差事，他是最愿意任劳任怨了。

没多久，东振便提着一个白色小塑料袋，蹦跶着跑了过来，里面装着的正是三根冰淇淋。但目前还是那问题，现在有四个人，冰淇淋只有三根，还是不够分哪！但没再多管，东振已是伸手自己拿出了一根，虽然他没明说，但意思好像是：反正这根已经是我的了，剩下的你们就自己分吧！

最终，还是月林让了一步：“你们吃吧！我就不要了。”

看到这里，祥二是第一个不同意了。“东振，这第一根应该给小月。”

东振稍稍一愣：“为……为什么啊？”

“人家毕竟是女孩子，你一男子汉怎么能抢女生的呢？况且，那五角还是人家出的，你呢？”

阳凯这时也在一旁附和：“对对对，得给小月！”

他“哦”了一声，然后将自己手上的冰淇淋递给对方。

而接着，东振又取出了第二根。但是还没等他拿稳，阳凯却从他手上又夺了过去。东振表示不服，便要问其原因，但对方的理由却是，自己是这个主意的最先提起者，所以自己也有一份很大的功劳。

东振又气又无奈，只能是将希望投注在了最后的那根冰激凌身上。但这根冰激凌才被他举起到一半时，已经嚼着自己那根冰激凌的阳凯，却是又叫停了他。

阳凯这时说：“这一根，你就更不能拿了。”

“这……这又是为什么啊？”东振更是不解。

“人家祥二可是出了整整一元钱，更何况，他现在还是个伤员呢！你就真忍心这么看着吗？”

被阳凯这么一说，似乎又的确是这么个理儿。东振又没辙了，听上去就好像一个比一个的功劳都大，那最没有功劳的，岂不是就是自己了？

他一开始还以为，跑腿儿的功劳虽不及出钱的那个，但至少也是第二个，这是最捡便宜的活儿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自己怎么就变成了最没有功劳的那个了呢？

他手里的那根冰激凌仍是半举着，好像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就这么一直纠结着。祥二看着，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月林的那根冰淇淋一直没有吃，她倒有意将自己的这根让给东振。但东振要顾及于男子汉这层身份，怎么着也不能伸手去接，特别是在另外两个男子汉面前。

这么一来，似乎要放弃的那个人，就正是自己了。想到这里，他只能是将手里的冰激凌，缓缓递给了“伤员”祥二，然后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

而也是在这时，后方的店铺里，却是再次传来了那个老者的声音。几人看向他时，发现那对方的脸上，却是莫名地多出了一丝笑容。

“看你们也挺纠结的，一根冰激凌还被推来推去的。这样吧！我就再送你们一根，你们看怎么样？”说着，已是弯下腰，从一侧的冰柜里又取出了一根冰激凌。

几个人倒是一阵儿意外加惊喜，忙是一连串感谢声。

那老大爷笑着又说：“四个人，从你们刚才买三根冰激凌开始，我就知道最后肯定会分不下去的，所以我就一直暗中观察着，看看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倒是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行了，你们边吃也边赶紧回家吧！这天色看着也不早了。”

说完，东振好是欢喜，于是忙用双手去接。这一下，他的功夫总算是没白费了。

这一刻，仿若跟中了大奖似的。虽然只是被赠送了这么一根小小的冰激凌，但在几人内心里，似乎是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得到了证明一样。但这种东西具体是什么呢？它似乎……又是无形的！

而这时的冰淇淋，也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次，味道都要好！

#### （四）

窗外的“嗡嗡”声再次消失，漆黑变成了光明，列车又一次钻出了隧道。

这个时候，月林从睡意中缓缓清醒了过来，她看了看周围，发现旁边的阿惠却在熟睡着，她有心给对方披上了自己的外套。按理说，这种天气似乎跟“冷”字完全挂不上边儿，但月林似乎已习惯了这些习惯动作。

细心，关心他人，这是阿惠对她的一贯印象，所以才喜欢经常跟随她到处旅行。当然，想着尝遍更多地方的美食，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用阿惠自己的话来说，其实

从某一层面上而言，自己更像是个吃货，她甚至觉得，有时候自己就跟一小孩子没什么区别，走到哪就吃到哪。而月林呢，倒更像是旁边的那个大人，总是惯着对方，虽然二人在年龄上不过一般大。

车窗外，烈日依旧当空，这个时段也是一天最热的时候。何以解暑？月林觉得，如果是在平常的工作日，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风扇、空调，或者是一杯加冰的饮料。但转眼又一想，或许，这些都不及那根被推过来，又被推过去的夏日冰激凌。

列车外忽然经过了一片村庄，那村庄还保存着很罕见的木制式的房屋，虽然这种构造的房屋，自己也是第一次见，但看见是木头建的房子，不经觉得有些熟悉，那更像是有着……某种情感在其中。这种感觉，不只是触动着那只常拿起画笔的右手，更重要的，是触动了某根心弦。在月林的内心，木房是童年的一部分，婴儿的哭声及母亲的哄睡声便藏常在其中。但是现在，它们也许都已经被砖头所盖房子取代了。

直到，那些木房也划过了视线，紧接着出现的，又是一片辽阔的田野。那一片用于种庄稼的田野，也是……那片用于探索及冒险的田野。

她似乎能看见，自己正在跟着那些伙伴，又于那田埂间穿梭着，追赶着那些晚风中的蜻蜓。

渐渐地，她不经又陷入了思绪。

……

那是在傍晚时分，天色已开始暗沉了下来。

祥二端着一碗饭，从自家屋子里走了出来，他脸上正粘着两粒饭粒儿，顺着道，走向了前面的那户人家。那只才个把月大的小奶狗，屁颠儿屁颠儿地也跟在他身后，经过路边的草丛时，周围逐渐响起了虫鸣。

等走到对方家时，他发现那灶房里正生着火，推门一看，月林跟她的奶奶正好也在吃晚饭。串门儿吃饭，在那时的乡下，倒也是另一番滋味，以往虽生活不太富裕，但坐得比较临近的一些人家，也时常端着饭碗到另一家人去夹菜。当然，前提是别人得大方欢迎，若对方小家子气呢，还是得考虑考虑。

祥二跟月林家是紧挨着的，他通常称月林的奶奶为大奶奶，因为月林逝世的爷爷在几个兄弟中，排行为老大。而在祥二眼里，大奶奶可能是他见过得最热情的人了。乡下人家虽过得清贫，但凡能互相帮助的，倒也乐于去分享，大奶奶就时常会将一些种得多的蔬菜送于他家。对方虽上了年纪，心态却像极了年轻人，对待很生活乐观，听说年轻时还读过一些书籍，因而在祥二眼里，她是少有的“文化奶奶”，此外，她似乎还知道很多以前的一些老事情。

尽管同以往一样被热情招待，但祥二此次来，却是为着另一样正事。当然，这个

“正事”，也许仅是相对于他们而言的。

这时的祥二对月林忽然说：“东振跟阳凯已经准备好了，说是今晚也动身，跟东振的二哥他们一起去。我等会儿也要去准备准备，就看小月你了，去还是不去呀？”

说完，他眨巴眨巴眼看着对方，等待着月林的答案。

月林抿了抿嘴，似乎是想想了想，这么问道：“真……真的要去吗？”问完却又有所顾忌，“就是……大晚上的会不会怪吓人啊？”

虽是这般质问，但祥二还是听得出，对方其实是有所心动的。

他立马拍了拍胸膛：“不会！有什么好可怕的，又没有鬼。再说了，就算是碰到了鬼，那……我替你挡着总行了吧！”

虽然对方是说得理直气壮，但听到“鬼”这个字眼，月林还是不由心里一紧。

只有一旁的老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谈着什么，他们说的，到底是要去哪里呢？这倒似乎印证了那句话，小孩儿问的话，才不给大人们讲呢！

大奶奶听着听着，却是微微一笑，也许，她已经猜到了，她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对于孙女儿月林，她从来都是默默地支持着的，因为在这个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的小女孩儿身上，她总觉得，亏欠对方的真是太多了。

最终，月林在一番犹豫间还是做出了决定。祥二当即拍板，不对！应该是拍膝盖。“那就这么定了！吃完饭，我们立马准备一下东西，到时候跟他们去汇合。”

月林点了点头，稍稍“嗯”了一声。

一直没说话的老人，这时却开口对祥二嘱咐了一声：“……祥子，那你可要照顾好小月哦！”

“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她。”说着，倒毫不客气地夹了一筷子菜吃了起来。但吃着吃着，又觉得哪里不对，“哎……您怎么知道大伙儿要去哪里啊？”

……

过了没多久，祥二回到了家，又顺着木梯爬上了自家木房的二楼。当地的居民房屋，二楼一般都是摆放杂物用的，当然有的也用于放置或晾干一些粮食作物。这个二楼，他已经有段时间没上来了，因而挡住的木板被推开的那刻，这个地方就好似被解开了封印一样。

二楼上堆了很多东西，近到收稻谷的机器，远到大姑家儿子、女儿曾蹲过的摇篮，甚至是更远的，还保留着旧社会时期用到的米斗及装衣木箱。但对于祥二而言，这些都不是他要找的，他要找的，却是另几样东西，在今晚的活动中，那是几样必不可少的装备。

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那几样东西用完后就被一直搁在了这儿，不见天日。

但他毕竟不是个喜欢打理的人，因而只知道东西当时是扔了上来，但具体现在去了哪儿，自己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每次一找就准是大半天。

某种程度上，这里倒像是一间集合了众多用具及玩具的宝藏屋。他甚至觉得，只要每次一关上门，二楼上的所有东西就会到处走动，好比某部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或许也只有这样猜测，才能解释，上一次明明放在一个地方的一样东西，为何突然就找不到了的缘故。

一时间，楼下忽然传来月林的声音：“我的都已经带好了，你的怎么样了，都找到了吗？”

楼上的祥二边找着，边回了一声：“没……没呢！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这儿的，怎么就硬是不见了呢？不至于，还真长出脚自己跑了吧？”

也没再多说，月林顺着木梯，也小心翼翼上到了二楼，见到那些个横七竖八的杂物，也是好一阵儿惊讶。周围全是灰尘跟蛛网，祥二正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他眼神儿放光，好似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正是在这时，祥二忽然道了一句：“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说着，便趴下身子，钻进一处非常低矮的木架子底下，而后将那下面的东西缓缓挪了出来。

这是一个背篓，背篓里装着一个略小的竹篓，竹篓里有一把带齿的竹钳，以及一种铁制的手持器具，这便是属于完整的一套了。这几样看似特殊的装备，也只有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才能用到，而今晚这个有趣的抓捕活动，在本地方，则被称作为“照黄鳝”。顾名思义，就是在夜里，提着火具，于田野间寻找那些以鳝鱼为主的小型鱼类。

个把小时之后，天早已是完全黑了下来。相比先前早一些时候，田野间又是喧嚣了不少，“听取蛙声一片”在这时得到了生动再现，这么听上去，青蛙们似乎永远也不打算消停下来。

按照祥二他自己的说法，青蛙们可能在召开一场“武林大会”，而在最近，可能每晚都要举行一场！

抬头望去，头上更是浮现出一片浩瀚的星空。幸运时，还能看见划过的几条尾巴，这不经让人浮想联翩，看着也很是壮观。

按照约好的地点，祥二及月林跟大伙儿在路口前汇合，除了东振跟阳凯之外，还有三五个在年龄上比他们大的大伙伴。

看上去，这时的每个人装备都已齐全，可谓整装待发。

##### （五）

背篓，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作用是装载，背在背部，用于装一些燃料，所以它跟

用于放置燃料的铁制手提器具，是紧密配套的。燃料主要以各种易燃、及能持久燃烧的材料为主，比如被切成了块的废弃轮胎，或是其他的橡胶制品。

每次取出一两块，放置在手提的铁圈内，这过程要看情况适当添加燃料。手柄则是木制的，看起来就像是在提着一盏灯笼，目的同样是用于夜间照明。而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背篓里的燃料带了多少。

这种独有的方式，从很久前便一直延续着，特别是在那个还没有电灯、电话的时代，不过后来，也渐渐地被充电筒所取代。只是这时，充电筒也不是太普及，而且大多还都是那种很笨重的样式，提在手上感觉有一公斤左右。因而没有条件的人，仍是延续着以前的这种老方法。

带齿的竹钳，则用来夹住那些滑溜得难以用手去抓的鱖鱼。竹篓底部呈酒瓶状，开口呈漏斗形，一般是捆在腰间，用来装所抓到的小鱼之类的。

几个人一番简单交谈之后，便准备着动身了，看上去，所有的人都已是迫不及待了。

而那些散落在田间的鱖鱼们，像是正在远处等待着自己去一条条收获。也许，每个人此刻都是这么想着，期盼着今晚能收获丰盛。

如此开阔的一片田野，为了不炒别人的剩饭，所有人是分开的，好似散开的一张网，各自从一个区域向前方推进。按照计划，今晚他们走的范围可能会比较远，所以以防走散，也是以免部分人离太远而感到害怕，因而大家所移动的方位，还是会大体保持一致。

东振没有跟他的二哥一起，而是跟祥二、阳凯及月林四个人组成了一小队。也许是对他而言，跟着那几个大伙伴，不太能说到一块儿去。

将胶块点燃后，逐渐被越烧越旺，直到铁圈内的燃料变成了耀眼的火球，周围的视线也越发地明亮了起来。

一般来说，寻找过程需要赤足下到田间，但在淤泥中行走就极考验人的平衡能力。当然，也可以只循着田埂的路寻找，虽然过程轻松不少，但收获肯定是不如下到田里的，因为搜索的范围就相对小了很多。还是那个道理，只有付出更多的辛劳，收获才能相对丰盛。

为了让火光所照到的范围足够大，寻找时，需要将火具跟画半圆似的，左晃一下，再右晃一下，不停这么循环着。这时的田间，大部分都已插上了秧苗，没有插秧苗的也只有很少的一些，但这些也已经是耕耙过的迹象了，想必是为着即将的播种，正做准备。

行走在那些有秧苗的田间，就得时时留意脚下，农人的辛苦是不能乱践踏的。虽



然几个人也时而顽皮，但语文课本上被要求背诵的那首诗《悯农》，其教诲，他们还是大致记在心里。

照黄鳝的这些工具，以往都是大人们用的，此刻披挂在他们几个人身上，却是显得有些很不称身。毕竟不及大人的身板儿，那背篓背在祥二本就矮小的身上，篓身更是高过了自己头部的位置，看上去还有些滑稽。好在，背篓里装的燃料不是太多，所以在负重上并不是太过影响，相反，他倒比东振阳凯他们更熟练这套器具。

说起来，照黄鳝的这套工具，还是祥二的爷爷在世时亲手打造的。他的爷爷是个篾匠，村里大部分人家的竹制器物，都有那么一两件经由他爷爷的手，在当地也算是有些名气了。而自从爷爷走后，这套器具就隔在了木房二楼，随着时间蒙上了灰尘，父亲也一直没有再使用过。

他印象最深的，是爷爷曾在一个晚上，带着他一同去寻找鳝鱼。那时他还很小，只能是随着田埂一路跟着，看着爷爷晃动着火具在田间行走，周围还飞着三三两两的萤火虫，他觉得，那种画面简直太难忘了。每抓住一条，爷爷就会及时地将喜讯分享给岸上的他，而每次听到这种好消息，他的心里仿若乐开了花。那一晚，他们似乎抓获了很多，这事他到现在还一直记着。

爷爷走后，他倒有几次希望父亲能带他去一回，但是父亲，却是一次也没有带他去。父亲整日忙着一些工事，总缺少对他的陪伴，直到父亲跟母亲都去了大城市打工，他也就不再报任何幻想了。直到一天，他一个人上到了二楼，再次翻找出了这些东西，他觉得，这是爷爷所唯一留给他的了。从此，他要自己继承这些东西，并且还会很好地使用，他不自觉地伸出了手，抹了抹上面厚厚的灰尘……

晚风正从远处袭来，一时吹得祥二手中那火具内的火球，不时地晃了起来，并伴随着一种“哄哄”的声响。加快燃烧所融化的火屑，在不断地滴向水面，火光映在他脸上，于波纹中还能看见那模糊而扭动的倒影。

也是在这时，远在一丘田间的阳凯，却是兴奋地发出了一声：“有了！”

说着，只见他手持竹钳慢慢靠近水面，两眼一定神，然后果断一夹。接着，举起来就是一番成果展示。“你们看，这第一条已经是来我家了，你们大伙儿可要加把力了！”

月林第一个发出了惊讶的声音，似乎也是为对方的收获而感到庆贺。

另一方的东振，却是撇起了嘴：“有什么好得意的，不也才一条嘛！你等着瞧，我待会儿运气一来，立马就能反超你，让你追都追不上。”

那头的阳凯倒是不屑一哼：“得了吧！还是少吹牛为好，免得等会儿变成笑话。”

二人就这么一时互侃着，对话声传递在田间，于风声，又显得一颤一颤地。

同一时间，一直没有说话的祥二，也已经是低身果断夹住了一条。他并没有跟其他人一番炫耀，而是快速地放入竹篓，盖好顶部盖子，继续去找下一条。

东振一见这状况，知道形式不容乐观，现在四个人中已有两人有了收获，那么就只剩下自己跟月林了，而林月又毕竟是女孩子，怎好意思跟其相比呢？因而，一种危机感，忽然莫名而生。因为自个儿刚才可是放了话的，可千万不能被打脸！

想到这里，东振更是专心低头搜寻了起来。

祥二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又抬头看了看前方，发现之前的那几个大伙伴，已经跟现在的四人拉开了不少距离，他们显然要走得比较快些，体力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继而，他又向身后看了看，除了能看见寨子里一些人家的灯火亮着外，在后方的田野间，似乎也三三两两地出现了一些同样的火球。一时，显得星星点点般散落在远处。

这其实也见怪不怪，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寨子里还有其他的人也于今晚出来找鳝鱼，有时甚至还有临村的。不过，对于祥二而言，他们几个是幸运的，因为后来的人只会炒前面人的剩饭，也就是捡他们的漏。所以说，在这次行动中，来得早也是一大优势。他不经想到了爷爷常说起的一句口头禅：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

这样一来，他就不自觉地加快了手脚。

天上的星星，相比之前似乎又变得多了许多，有的还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星星的光芒，微弱般印在了月林的瞳孔间，她伫立在田间，对着璀璨的星空望了一小会儿。

在她更小点儿的时候，对于那些分散在夜空的星星，她似乎总能找到一个乐趣，那就是将那些星星用线条连接起来，就像是在美术课上用铅笔，将数字“1、2、3、4、5……”连起来一样。直到，连完后，就会奇迹般出现一个图形，那一刻，就好比谜语的谜底被解开了一样，总能一下子使她豁然开朗。

此时，被她所注视的那几颗夜空中星星，却又被连成了一个图形。这个形状，似乎很特别，因为这个图形曾经在她很小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图形很简单，那是一张，人的笑脸！

天上的星星到底是什么？

在她五六岁的时候，母亲正将她抱在怀里于夜间乘凉，月林则总对着天上的星星看得痴迷，她在想，众多的星星似乎总能在夜间团聚。

于是她好奇对母亲问道：“妈妈，天上的那些星星到底是什么呀？”

母亲笑了笑，在耳边轻轻道：“他们呀，都跟你一样，是一个个小孩子，一个个都睡着了的。”

“那……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越数越多了呢？”

“那是因为，夜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就都睡着了。等睡着了的时

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呀！”

她想了想，又问：“那……等一下我睡着了，也会变成星星吗？”

母亲看着她，却是点了点头：“会呢，当然会！”

她嘟了嘟嘴巴：“那祥二他们……也会变成星星咯？”

母亲再次点了点头。

“那妈妈呢？你也会变成星星，陪在我旁边吗？”

### （六）

母亲又一次笑了笑：“妈妈是大人了，当然就不能再变回星星了。”

小小的月林，却是不自觉哽咽了起来：“那妈妈……岂不是要离开小月？”

母亲却稍有些意外，想了想，却是将脸贴着了她的额头，说道：“但是，妈妈现在就一直陪在你身边啊！”

说着，母亲又指了指天上的几颗星星。“……再试着连连那几颗，看小月这次又能连成什么形状呢？”

女孩儿的哽咽声忽然停住了，而是伸出手指，试着连了起来。她来回比划了好几下，没一会儿，好像终于是连出了一个图形。

母亲问她是什么，她则轻轻“嗯”了一声，小声道：“是一个笑脸！”

母亲将她往怀里又搂紧了些，继而又说着：“……不管小月到了哪里呀，只要看见这个笑脸，妈妈……就会随时在你身边的。”

她满意地笑了笑，直到在母亲的怀里睡着，变成那夜空中的一颗星星……

星空之下，风依然在吹着，吹动着那几根翘出了辫子外的发梢。再次看见这张笑脸，却已不再是，于那温暖而熟悉的怀抱里了。她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长大了，也已经是不能再变回天上的星星了？

这么望着，她在心头默默地问候了一句：天的那边，还过得好吧……

这时，耳边忽然传来了祥二的声音：

“小月，你在发什么呆呢？快点跟上啊！待会儿后面的那些人可就要追上咱们了。”

听到对方的叫声，月林这才有所意识到，便忙要跟上去。但才刚踏出一步，视线却是被水里的一样东西给吸引住了。

这个时候，看起来比谁找得都认真的东振，却是听见了身后月林的欣喜声，不由地也好奇朝她去看。果然，月林此时也已经是有了收获，而且粗略从体型上来看，他所捕获的那条鳝鱼比祥二及阳凯二人刚才所得的，都要更有分量些。

见状，祥二好生佩服，立马是一番夸赞，一贯要强的阳凯也是不住惊讶。

“厉害呀！看起来，我们几个还不如人家一女孩子呢！”

“可不是嘛！”

在两个男孩儿的夸奖前，月林终于是开心地笑了几声，连忙谦虚了起来。

而要说到惭愧，东振可能觉得，这会儿可真想挖个洞，将脑袋往里先藏一会儿。

没多久，走在前面的那些个小伙伴，开始在这时招呼他们四个了。因为按照计划，整个大队今晚将准备挑战进那螺蛳湾。

螺蛳湾，其实应该说是由一大块田野而形成的田湾，田湾由一丘丘的小块儿田组合而成。形象点比喻，就好比一条小河被纵横交错般画上了格子样式的界线，水则被农人圈在了界线内，以供养里面的庄稼。

这块螺蛳湾，一直向着两山之间的深处延伸，顾名思义，它就像那螺蛳空壳里的旋转空间一样，在两山之间不停地拐来拐去。要说起来，那得数以前的人们为了能多收获粮食，不惜辛苦，也要将稻谷尽可能地播种到那些更远、更深处的地方，以此来养活更多的人。因而，也就开垦出了更多、更卵广的新田野。

而随着田野的开拓，能找到鱔鱼的范围，也同样变得宽广了起来。这在当时大人们眼里，可能一时还不曾意识到，因为种粮食的目的，远远要大过于找鱔鱼，甚至是可以忽略后者不计。可在大小孩子们眼里，就有些不一样了。因为，种粮食那是大人们需要去全权处理的事情，照黄鱔，这种既趣味又充满着一定冒险的行动，才是他们所期待的。

进入了螺蛳湾后，田野两侧的山显得有些幽僻了起来，或者说，是有了那么些诡异。虽然，一伙人也是浩浩荡荡地这么长驱直入，东振二哥他们几个小伙伴，更是冲在了最前头。但后面的祥二他们，是第一次晚上来这里，自然是觉得有些怪阴森。

当听见林子里三三两两的一些怪声音时，走在靠边儿的月林，不经有些害怕了起来。加上平日寨子里本就流传的一些鬼怪相关的说法，不自觉地就向着旁边的祥二靠了去。

阳凯一瞧，这时的男子汉气概忽然显现出来了，倒是主动跟月林换了位置，让对方走中间。说是，以前一风水老先生给自己瞧过面相，并且还得到了一福袋，现在鬼见了，那也得绕着道走！

而至于他真的是怕，还是不怕，可就不得而知了。可能，只是想在女生面前表现出自己很厉害，也说不定。

难得的是，这时的东振也终于发现了目标，他一时夸张般对周围几人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就好似别人哪怕轻微一动，都能影响到他正常发挥。他动作夸张，眼睛睁得特别大，大气儿也不敢乱喘一下，可真是如临大敌。

而随着竹钳入水，又是果断这么一出击，东振随即深吸了一口气，看起来，他已

是成竹在胸，似乎有了收获。不过等到猎物出水的那刻，众人再这么一看，却是有些大跌眼镜。怎么说呢？因为相对于其他三人捕获的那几条而言，他此刻所捕获的这条鳝鱼，那顶多只能算是鳝鱼的儿子辈的，或者说是孙子辈的，因为那实在是太小了。整得一伙人都以为他发现了什么大家伙。

虽然收获的这条不是太理想，但总的来说，这时的气氛倒是活跃了不少，也让大伙儿都觉得挺乐，先前的压抑感更是没了！

阳凯却是调侃道：“看来，你可是追不上我们了，才这么小一条，现在我们可已经是好些条了。”

东振倒不怎么为此所动，意思好像是，虽小，那好歹也是一条，已经是填补了之前的耻辱。因而，他的心情倒也跟着不错了起来，还不时哼起了几声小曲儿。毕竟，机会还是有的，运气那也才刚开始而已，后面的就等着瞧好了。

说起来，这倒也是他的一个优点，一个乐观的主义者。

似乎还真是跟想的一样，从进到螺蛳湾一段时间之后，几个人找到的鳝鱼都开始多了起来，而且似乎是越来越多。看到了一条，前面的不远处就还有一条，像是怎么抓也抓不完，这样来看，这地方还真是一块宝地。

到了后面，他们之间似乎已经是形成了一种比赛，谁也不甘落后。而有了收获，那种先前对周围恐惧的心理，也就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了。

在祥二心里，这些收获最开始可能意味着的，是一道道美味，能做成可口而鲜美的佳肴。可随着收获的越来越多，他觉得也许能让大姑改日在集市上将其卖掉，换得一双他渴望已久的崭新运动鞋。想到这里，他手上就又来了干劲儿。但转念又是一想，也许自己每天都来这里，且都能找到如此多的鳝鱼，再将其卖掉换得更多的报酬。那么，那时的父亲跟母亲，也许就能从打工的外地回来，或者说，以自己的力量就能养活他们了，他们也就不必整日那般劳苦了。

看似难得的想法，却是出在了如此难得的小小年纪，小小的他甚至觉得，自己似乎快长成了大人。

赤脚踩踏在星空下的田野，并伴着周围的虫鸣，仿若一首欢快的乐曲正被编制而成，那激起的水花中，则藏着无尽梦想。

直到，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侧的阳凯却是忽然惊呼了一声，听着，似乎是出现了什么事情。

几个人忙抬头去看，却发现那阳凯这时道：“完了！东振的二哥他们几个，好像是走远不见了。”

情况倒确实如阳凯说着这样，当几人的视线都看向前方时，发现前方的确是变成

了一片漆黑。之前那几个人的灯光，已经消失不见了。

东振也是不由一惊：“怎么可能？刚才都还在呢！”

许是受到了某种氛围的影响，月林又开始有些担忧了起来。她小心问道：“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要继续去找他们吗？”

“是啊！现在就我们四个人，在这里也怪吓人的。”东振也忙是附和。

祥二想了想，说：“这里只是拐的弯比较多，他们应该只是走得比较快而已，大家都不要乱想。”

说罢，阳凯正了正身子，也接过了话：“没错！我们现在步子加快些，一定还能追上他们的。说不定，他们正在前方等着我们呢！”

阳凯颇有气势的几句话，确实为队伍打了不少气。因而，四个人也是立马振作了起来，准备着快速向前推进。

祥二挽了挽衣袖，用竹钳从背后的背篓里夹出了两块较大的橡胶轮胎，然后放入燃烧的铁圈继续加大火量，光则被再次放大了。

这一走，又不知是走了多久。他们走啊走，奇怪的是，却还是没能看见前方那些个人的踪迹。那几个大伙伴，看来是走得比他们预想的要快多了。

### （七）

到了这里，几个人都觉得脚下已不经有些疲惫，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才好容易一鼓作气起来，这时的气儿呢，却是又泄了不少！

“完了，我们肯定是被他们丢下了！”东振有些焦急道。

阳凯却是“哎”了一声：“怎么可能？你二哥可是在他们那些人中，难道他还会丢下你这个亲弟弟吗？”

东振再次挠了挠头。“这倒也是！可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月林说：“要不，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一会儿吧？兴许见我们迟迟没赶上，他们就会掉头来找我们呢！”

祥二似乎在一直想着什么，这时也说：“小月说的对，其实我们也不能再往前走了。”

几人都看着他，似乎没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他继续解释：“很明显，我们每个人都只带了很少的燃料，现在也已经是剩得不多。加上回去还得用上一些，所以不能再走了，我们最多可以再等上一会儿。”

阳凯抿了抿嘴巴，他用带泥的手不经挠了挠一侧的脸。“我看这样，我记得前面不远处有一块大石板，我们干脆就去那块大石板上坐着等，期间还能吹吹凉风，这多好呢！”

东振一听，也是忙应和：“嗯！我看行，就这么办吧！”

但月林却有了一个疑问：“可是，我们要等多久呢？如果他们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难道要一直等下去吗？”

东振一直没提过什么意见，这时他倒罕见地有了一个主意，说道：“那还不简单吗？我们就数数呗！就跟以前躲迷藏一样，数到一百，一千，又或者是一万？反正你们随便定多少，等数到时间了我们就回去。不管多久，我肯定是不会在这期间害怕的。”

说完，他有意挺了挺身子。但话虽这么说，只是最后的这句，他倒说得不是怎么有底气。总的来说，他的提议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姑且也就当做是一回躲迷藏游戏。

话没再多说，本着再坚持最后一点一会儿的心态，他们又走了一小段，很快也就看到了那块大石板。石板的旁边即是人们常走的道路，但眼下，却是横拦着一道关卡，众人面前出现了一条不小的溪沟。

溪沟看着虽不深，但水却有些急，要想横穿过去不是太难，但多少得需要一些的勇气。

“我来，我走第一个！”说着，阳凯已是上前充当起了急先锋。

紧随其后的是东振，月林接着跟上，断后的则是胆子稍大点的祥二。

一切看似都还挺顺利，但就在快登岸的时候，东振却是没留意脚下一滑，他身子一歪，屁股顺势就坐向了水里。同一时间，那用于装鳝鱼的竹篓却是被划断了绳子，当即从腰间滑脱。

看着那竹篓就将沉入水流，后边的祥二是立马扑了上去，手中的火具顿时遇水熄灭，衣服彻底湿透。只见挣扎了一会儿，也的亏他下手及时，东振的竹篓才被 he 给追了回来。就是这么一会儿功夫，另一旁的几人却是看得惊心动魄。

“还好，大部分的应该都还在，估计也就丢了几条。”

虽然他给对方报了这么一个还算好的消息，但东振一见，不但没有些许庆幸，反而是变成了一脸的不妙。

不等祥二上岸，东振却是忽然道：“祥二，现在重要的倒不是我的篓子，而是你的篓子。因为我刚才好像看到，从你的篓子里好像跑出去了不少。”

说完，旁边的另两人也是不微微点了头。

一听到这里，祥二简直脸都绿了，于是乎，忙往自己的竹篓里这么一瞧。这才发现，就在刚才跳入水中的这段时间，盖子早已是被水冲得给掀开了。

……

几分钟后，他们几个来到了对岸的大石板上。其他的几人都还好，但唯独祥二是

一脸的不太愉快，他手上不停地拨弄着一节木棍。因为，之前挂在腰间还显得沉甸甸地竹篓，这会儿的里面，却是只剩下那么可怜的几条鳝鱼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在内心里，他倒的确很是埋怨没有当心走路的东振，但这过程中，又是自己主动出手帮的忙，又不能明着怪别人，所以只能是生闷气。

喜悦之感是那么地太过短暂，想着那些好不容易才抓获的鳝鱼，他觉得……那双期待已久的运动鞋算了“漂走了”！也就更不用说，还能希望着父母能够被自己劝说回来，现在就算是用鳝鱼想做成一道好吃的，也得勉强凑合着了。

东振虽有些许歉意，但嘴上却未能说出一字，或者对于自己而言，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呢？

一时间，还是阳凯最先打破了这种的氛围。“那丢了就丢了呗！又不是不能再找了。大不了，明天我们还来！”

虽是这么说，但祥二却看着仍没什么好转。

月林看他有些泄气的样子，却也是说：“反正家里就我跟奶奶，一时也吃不了这些，我就分你一些吧！……就像阳凯说的，今天的虽然多半没了，明天还可以再来嘛！”

“对嘛！还可以再来嘛！”阳凯再一次附和道。

却也是这时，祥二似乎好想了些，那根被他不停拨弄的木棍暂时扔向了地上。总的来说，虽然事情有些糟糕，但大家伙儿还算是挺团结。

东振这才好不容易也挤出了一句：“那行吧！看你也挺可怜的，我的也分你一些吧！虽然……我的确还有些不舍得。”

祥二倒释怀一笑。“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我及时出手，现在那个空的篓子就是你那个了。”

东振立马是做了一个投降的手势。“行行行，我投降！我叫你一声老大总行了吧？老……老大！”

这声“老大”一叫，听着倒还算真诚，旁边的二人更是“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

“那行吧！既然你叫了老大，那我也就不再追究了！”

……

等待的过程，东振负责数数，另几个人则是静静地听着。除了数数声，周围最明显的就是蛙声，风却不再袭来，大概这里已处在了螺蛳湾的深处。

从一百数到两百，又从两百数到三百，有时候数与数之间的间隔很长，有时候又相对较短，但无论长短，似乎都依据于数数人的耐心而定，最后，百位数已上升到了千位数。而直到最后一位数也已是数完，所有人往那螺蛳湾深处看去时，却仍是没等



到东振的二哥他们找回来。

“算了，还是别等了，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东振这话一说，一旁的阳凯也是点了点头。

祥二跟月林也纷纷起了身，就像之前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几个人的燃料都已经不多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必须要回去了。

待每个人再次加足了燃料，几人排成了一排，踏上了返程的路，火光顿时聚成了耀眼的一团。

火，是一道信仰，从远古时候开始，多少先人就曾将其刻入那壁画图腾，或写入那史册经文。而在几个孩童眼里，或许，火更是不觉间成为了冒险中的一道精神，一种于黑暗中指引道路的神秘力量。

火，在不停地照亮前方的黑暗，只有它驱散黑暗，而不存在黑暗能吞噬得了火焰。这么看上去，他们倒更像是踏在了前人们曾开拓土地上的道路，再次拾回起那种大无畏的气魄。

因而这个时候，祥二却是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是与其总提防着周围的阴森，何不大声放歌，一路上唱着歌回去呢？也甭管二边的山林里有什么鬼怪，也得吓得它绕着道一边儿走。

这建议一提出，倒是得到了阳凯的第一个赞同，还说，要是谁不敢唱，那谁就是胆小鬼。东振因为之前叫了祥二一声老大，自然也是默认这老大的提法了。

但问题是，得唱什么歌呢？这种环境下，唱哪首歌才最合适呢？

东振第一时间提议：“我觉得最近比较流行的，还数我家碟片里的那首《老鼠爱大米》，要不我们就唱这首吧？”

阳凯一听，却是立马反对：“什么老鼠爱大米？还老鼠爱茄子呢？软绵绵的……祥二，你来推荐一首。”

祥二一听，表示自己也不怎么清楚。

阳凯一见没辙，只能是自己发挥想象了。又没一会儿，就将手往脑门儿这么一拍。

“有了，有了有了！我看这种时候，就应该唱一首比较霸气点儿的！”

“到底是什么呀？”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问。

“‘大河向东流’，够霸气吧？”

三人倒没什么意见，一致点了头。谁能想到，“大河向东流”可并不是歌名，只是他们经常听到或唱起这句，因而就当成歌名儿了。

说唱便唱，由阳凯起了一个头，四个人开始高低不齐地拉开了嗓门儿。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藏北斗……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一开始，还算得上有些整齐，但唱着唱着，干脆就成了你唱你的，我吼我的。那山上的小鬼儿，要真是听到几人的这般鬼哭狼嚎，说不定还真会绕着道儿走。

而也是这么唱着唱着，却是在不远处，那螺蛳湾出口的一片开阔的田间上空，出现了好些萤火虫光点。那萤光正一闪一闪地，在这夜间，与那璀璨的星空交织在了一起，绘成了一副绝美的画卷。而于祥二眼中，如此梦幻般的场景，似乎又让他回到了以前跟爷爷找鳝鱼时，那有过的一幕幕。

(八)

阳光穿过车窗，照射在二人面前的桌面上。月林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接着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阿惠则两手捧着自己的小脸蛋儿，肘部顶在了桌面上，她似乎仍沉醉在月林刚刚所描述的那个画面。

一时间，阿惠又对月林问道：“那后来呢？你们几个回去后，那几个比你们大点儿的孩子，后来又怎么样了？”

月林用手挡了挡阳光，看了看车窗外的风景，不经笑着说：

“其实啊，他们那晚也跟我们一样，找到了很多鳝鱼，而且比我们多得多。那时，他们之间似乎也形成了一种比赛，然后只顾着找东西，却是越走越快，渐渐地就将我们忘在了后面。最后回来发现我们都不见时，他们也挺着急的，好像是后来，他们都被各自的家长批评教育了一顿。”

听她说完，阿惠却是乐得“呵呵”笑了起来。

“真有趣！为什么我那时就没有你这样的童年呢？说真的，听你一路这么说来，我倒还有些羡慕了。”

月林再次坐了下来。“是啊！有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再回过头来想想小时候的事情，觉得还确实很怀念，可能……那时的我们都很单纯吧？”

阿惠却是叹了一口气：“唉……可不像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整天除了功课就是功课，我现在倒有点向往农村生活了。”

月林看了看她：“那你得做好能吃苦耐劳的准备！”

阿惠一听，立马表现出一种绝对很能干的样子。她扶了扶眼镜框道：

“你可别光瞧我身子单薄，我小时候那脾气，可是老倔了，不轻易服软的。就比如说，记得那次因为奥数题没做完，爸爸却只带上姐姐去参观海底乐园，将我丢在了家里，而我又一直都期待着去。当时可气了！于是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从那以后，除了吃饭睡觉上学，我就哪里都不去，大不了盯着奥数题呆呆地看上一天。”

月林不由惊讶：“那……那也太狠点儿了吧？”

说着，阿惠却又是一笑：“是呀！就是这么一来，将我老爸给着实吓着了，你猜

后面怎么着？”

月林轻轻晃了晃脑袋，表示不知道！

“后面那段时间，他可是恨不得天天拉着我去海底乐园，见我情况仍得不到好转，他甚至还想到了去看看相关的医生专家。可殊不知，其实那都是我故意装给他看的。”

听到这里，月林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可真是有你的，简直比男孩子还要精！”

可这么笑了一声之后，没多久，月林的表情，忽然又回到了另一种状态。感觉上，她似乎是又联想到了什么。

阿惠看着，却是轻声问起：“怎么了？又有什么心事了吗？”

月林微微呼了一口气：“……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在羡慕别人的时，别人在某些方面兴许也在羡慕着你！”

阿惠听着，似乎没太懂她的意思。

月林却是又自顾着说起：“因为，对于有些人的童年而言，哪怕只是亲人的简单陪伴，似乎……也显得那般奢侈，那般难得！”

说着，月林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了记忆中的那一幕……

那一幕，是在一个下着蒙蒙雨的天里。在祥二的面前，两个提着大包小包的大人，正缓缓从他眼前离开，他自始至终，都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的脸上没有透露出任何的表情，任那雨珠从脸颊滑落。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现在还能做出点什么反应？又或者，自己还能再说出点什么？

幼小，懵懂，也许他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说不。在大人的世界里，似乎那一切，都还难以去理解，也没法去辩驳！

最后，随着汽车的发动，父母离开了他，也离开了家乡。直至最后那一刻，他看见了母亲微微泛红的眼，正对着自己望着，再之后，便是模糊的车玻璃被摇上。

而这一切，其实都被身后的月林所注视着，她知道，一直以来，祥二是不会轻易在别人眼前掉眼泪的。但是这次，她却不再敢这么断定了。

车子虽已走远，祥二却仍是静静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赌气还是怎么着？月林觉得越发奇怪，她此时缓缓走向了前，然后小心翼翼般朝着对方的脸看去。她发现，祥二的确是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那两只眼睛，红得有些厉害。

打工潮最早兴起的那几年，其实出现在祥二身上的这一幕，又何止他一人呢？离别的场景太多了，离别时的场面也太过心酸了，有的小孩子，甚至是穿山越岭地追赶着父母离去的车辆，泣不成声，最终扑倒在途中的泥路上。

生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必须得用到彼此间的陪伴，去换取呢？然而，又是否值得呢？这期间的成长空白，又该如何再去弥补呢？这些问题，或许也只有等

到他长大后，才能再去细细思考。

月林这时原地坐了下来，说着：“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要听吗？”

见祥二仍没有做声，月林也就当做对方是默认了。

她这时说起：“从前，有那么一片很深的林子。人们都说，曾在那片林子里，看到有一座小山庙。这座小山庙呢，却是建在了一棵非常高的大树上，那大树又高又大，庙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们都称他为梦老人。为什么称他为梦老人呢？因为在他所住的那个庙里，生长着一种果子，叫做梦果子。只要吃了这个梦果子，你猜猜会发生什么事情？”

说到这里，祥二却是忽然揉了揉眼睛，而后又眨巴了眨巴。“……发生了什么啊？”

“说是，只要吃下一颗梦果子，然后回去睡上一觉，第二天等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周边的一切，都变成了你想要变成的样子。”

“然后呢？”祥二倒也坐了下来，继续好奇追问。

月林接着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去地里干活，为了同时能照看母亲，他就背着年迈的母亲一同进了山。到了地方后，他将母亲放在一旁坐下，自己就拿着农具去种庄稼去了。只是种着种着，有了好一阵儿时间后，等他抬头再次向身后看去时，却发现，母亲已经是不见了。”

“那……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见了呢？”祥二中途打岔道。

“别急，后面的还没说完呢！至于为什么不见了，那个年轻人也猜测，可能是被老虎给叼走了。他越想越伤心，于是就满山地寻找了起来，但是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直到他看见了一棵大树。那棵大树非常高大，树上似乎还有一座小屋，年轻人觉得奇怪，就顺着大树爬了上去，便来到了那座一人多高的小庙前。

这个时候，从庙里走出来一个老头儿，说他是这座小庙的主人。年轻人就哭啼着，将自己母亲的事情说给了对方听。

老头儿一听，很是同情他，就转身回到了庙里，等出来时，见他手上正捧着一颗鲜红的果子，这时就递给了他。叫他下了树，赶紧回到他母亲不见了的地方，然后吃下果子睡上一觉，心里一定要想着母亲就在他身边。他吞下了果子之后，按照老头儿说的做了，等醒来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他的母亲，还真就跟一开始一样，正好端端正正地坐在他旁边，他高兴极了。”

祥二一时间是听得有些痴迷，相比之前而言，他的状态倒是好了不少。但同时他也知道，故事毕竟就是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自己怎么着也要找到那个梦老人，以及那种梦果子。然后吃下一颗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时，父亲跟母亲就还能跟平常一样，在家中等着自己放学归来。

但就在他觉得有些泄气时，月林却是对他招了招手，示意他将耳朵凑过来。祥二虽是意外，却也姑且递过了右耳。

月林却是这么说道：“虽然是个故事，但是梦老人跟梦果子，却是真的存在。而且，就在那片老寨坡的深林子里。”

祥二一听，不由地有些惊讶：“……真的假的？”

月林又继续说：“这可是我奶奶亲口告诉我的，而且她说，她小时候就见过。”

“啊？”祥二一时间将嘴张得老大。

“要是不信的话，倒可以跟我回去，我们一起去问问她！”

但是，此时一提到回去，或者说是回家，“家”这个概念，第一次让祥二觉得有那么些空空荡荡了。

父亲跟母亲临走前，将他托给了自己的大姑，大姑倒平常对他很不错，就跟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是，有时候在自己看来，她太过严厉了些，时不时地，就会拿那根竹条子吓人。当然，大姑并没有真正地用竹条子打过人，她顶多是摆出那么一堆大道理，纯属是刀子嘴，豆腐心罢了！

### （九）

面前的阿惠似乎越发地沉入了其中，虽然前半段儿听着，的确有些心酸。她很难想象，对方的童年，到底还藏着些什么呢？对于月林而言，现在回想起来，该是一种五味杂陈的样子吧！

“那……他后来跟你一起去问奶奶了吗？”阿惠虽这么问，其实她也是想知道，梦老人跟梦果子到底存不存在？

月林倒是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弯腰低下身子，拉出一旁的行李箱，然后打开了箱子，接着，从里面又取出一个纸盒。看上去，纸盒是小心摆放着的，而等再次打开纸盒，里面却装有一个小木框，木框里似乎还垫着些防摔防压的材料。

而等木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时，阿惠看见，那居然是一个小泥人儿。虽然上面的水分早已干掉了，但那小人儿的四肢及五官，却仍是清晰可辨。泥人儿虽看着简单抽象，但对于月林而言，似乎是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她摸了摸泥人儿的脸，很多年过去了，自己是一直将其珍藏着，看护着。

月林稍稍呼了一口气，回道：“那次，他并没有跟我一起去问奶奶关于那些故事里的传说。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了家，什么话也没再留下。”说着，月林的语气有些沉了下来。

一旁的阿惠听到这儿，忽然也对着那泥人儿看了看，不再问及什么。

月林却是又说道：“可直到那次奶奶病倒了，我才有了同祥二一样的感受。”

说到这里，阿惠又不经竖起颇为诧异的眼神。

说起那次，那一段时间里，灰蒙蒙的天空，就像是被谁给通了一道窟窿似的，使得阴雨天，足足延续了一个多月。

一时间，屋前屋后的坑坑洼洼全都积满了水，池塘跟农田间里的水，也全都漫了出来。庄稼遭了殃，以至于人们在路边的草丛里，都能捡到那些蹦来蹦去的鲫鱼，跟鲤鱼。

然而，即便是这样，雨该下的时候还得继续下，那屋檐上的瓦片一天下来，似乎就没停止过滴落的雨水。下得小的时候呈一串珠状，下得大的时候则呈条状，而当所有的屋檐都挂起了雨珠时，一排排地宛若门前的珠帘。

这个时候，大人们愁坏了，小孩子也哪儿都去不了，往往只能是待在家里。对于月林而言，她喜欢时而坐在窗前用铅笔画一些东西，听着雨珠滴入各种空的坛坛罐罐里，一时，就像是在听着一些千奇百怪的乐器。要么，往录音机放入一盘磁带，听着一些歌曲，等里面的磁带转完了之后，又取出来换一个面再放进去。这个时候，她的心往往能随之而宁静下来。

只是雨势一旦大了，就总有那么一些顽强的水珠，乘机钻过瓦片间的缝隙，渗入到屋子里。它们总出人意料般，不定时地从某些地方滴下。有时候是厕所，有时候是灶房，有时候是堂屋，有时候甚至是睡觉的房间。才出现的新漏点，会隔很久才会汇聚成一滴落下；老的漏点，则跟敲木鱼一样；出水量最大的漏点，那简直就像是在屋顶装了个水龙头。

一天下来，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因而那些漏点的滴水节奏，也是时而慢，时而快地不停变换着。临时的补救措施是很重要的，一般是在漏雨处下方，放上一个容器接水，避免室内弄湿受潮。如果是漏的地方比较多，那么盆用完了就用桶，桶用完了就再找其他容器继续接。水量小的地方用碗接，水量大的地方才用到盆，或是桶，可谓因“量”而制宜！

等盆盆罐罐的全都用上了，那个时候，无论是厕所、灶房、堂屋，还是二层的阁楼，也许都能看见那些接雨容器的身影。它们就好似分布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一样，智慧的人们，在跟老天爷下着这盘雨棋，期间，还得不时让棋子调换位置。所以，这才有了月林听到的那些个，千奇百怪的“乐器”。

而在月林坐在窗前静静地听雨时，奶奶，似乎是她周边那个最忙活的身影。

月林总能看见，奶奶不时打着一把伞，或是戴上一顶斗笠，雨相对较小时，她就随便拿上一样东西挡在头上，就这么不时跑过来又走过去的，于那雨中拯救这又拯救那的，好像永远也忙不完，永远也搭救不完。那大到草垛柴堆，小到鸡崽米粒儿，全

是奶奶要不时照看的对象。因而，在月林眼里，奶奶更像是奔腾在雨中的超人，时刻守护着窗前的自己，以及雨中这个的家。

一直到某天清晨，月林从床上醒了过来。她推开窗子的那一刻，发现那外面微风正吹着，阳光也早已钻了进来，照射在屋内那昏暗的一角。长长的雨季，似乎终于过去了，它们被奶奶精神击退了。

月林高兴地打开门，她冲出了屋子，呼吸着新鲜空气，听着周围的鸟叫声，她觉得这是一个惊喜，她要将这个惊喜第一个告诉奶奶。于是，她蹦跶着蹦跶着，跑进了奶奶的房间。

而等到了房间时，却发现，奶奶正躺在床上，似乎是病着了。她用脸贴在对方的脸上，听着那呼吸声中带着的些许痛苦，奶奶，似乎病得不轻！

但即便是这样，当月林靠近她，轻轻地唤着她时，奶奶却还是微微地睁了睁眼。她摸了摸女孩儿的脸蛋，轻声道：“不哭，奶奶一会儿就没事了，不要害怕！”

那之后，奶奶的病情似乎还是严重了，她被周围的邻居帮忙送到了县城医院。如此一来，祥二的大姑便将月林接到了自己家，暂且照看一段时间。

但这段时间里，月林却是整日茶饭不思的样子，除了哭，却是少有地发起了脾气。不论大姑平日在祥二面前是如何如何地严厉，但眼下看着小女儿伤心的样子，她的内心也是不由地有些心疼，从而露出了少有的温柔一面，亦抹了一把眼角。

对于祥二而言，也许他也有那么几分，能理解到月林此刻的心情。因为就在不久前，自己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感受。而那次，还是月林用一个故事缓解了自己的心情，只是这次，自己还能再用这个同样的故事，去缓解她的心情吗？可是，他到现在也并不知道，那梦老人跟梦果子，真的存在吗？

他思来想去思索了好一番，决定让这个梦老人出现，也就是，再制造出一个梦老人。可是，该怎么制造出呢？梦老人又到底该是长的怎么样呢？想着想着，他在脑海中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他从家中随意翻捣出一个塑料盒子，然后一个人跑到了田边，伸手就去抠那稀泥巴，一抓就是一大把。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院子，挽起衣袖，开始动起了手。

也是直到那夕阳西下之时，待最后的双手也组装完毕，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祥二觉得，此刻已大功告成了！

总体瞧去，泥人儿倒能看出像个老头儿的样子，为了能使其站稳，他特意将腿的部分捏造得有些不合比例。最后，他在泥人儿的身上歪歪扭扭地刻了仨字，“梦老人”！

第二天，月林醒来的时候，推开房门时，发现，一个泥人儿正站在门前。她满好奇，低身将那泥人儿捧起。当看见“梦老人”三个字时，还不由地捏了捏自己的小

脸蛋儿。发现不是梦后，她很是高兴，这便跑出门急着去找祥二了，因为在她看来，梦老人好像不是故事，此刻他真的出现了。哪知，祥二正躲在远远的一处，有些乐得笑了出来……

那天，月林将不少的注意力投在了突然出现的泥人儿梦老人身上，但问题是，梦老人是出现了，那梦果子又在哪里呢？他俩不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吗？是不是只要吃上梦果子，回到家睡上一觉，第二天早上，奶奶就会跟没事儿一样回来了呢？当月林找到祥二后，跟他述说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及其这个疑问时，祥二倒只是一个劲儿地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他只是不断劝慰，说大奶奶一定会没事儿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眼看月林的状态渐渐地似乎有了好转，但就在那天傍晚，医院方面却是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月林的奶奶本来已好转了不少，但不知为什么，病情却是又有些返了回去。

那一晚，月林还是知道了这个坏消息，在不经意间，她摔坏了那个泥巴做的“梦老人”，并且也得知了泥人儿就是祥二自己弄的。那一晚，她又一次大哭了起来，她将自己关进了房间里，觉得，好像外面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次，连祥二都骗了自己！

她甚至害怕，奶奶会不会也像多年前病床上的母亲一样，最终也离自己而去了。

直到，夜已快深了，哭声慢慢变成了抽泣声，最后被蟋蟀声所掩盖。偶尔，还能听见某只老鼠在二层的阁楼啃着木板。

好在，又经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治疗，月林的奶奶基本上算是好了过来。现在看来，顶多再过两天，她就能完全出院了。

这天，祥二、阳凯以及东振，决定陪月林一起去县城医院探病，他们坐了好些时间的车，终于是来到了大奶奶的病房。见面的那刻，月林倒是忍不住第一时间朝着自己的奶奶奔了去，她不经擦了擦有些红的眼。

提了老大一口袋东西，几个男孩儿也是第一次来到县城大医院，不由地还显得有些拘谨。放了东西，他们几个就那么傻傻地坐着，眼睛来回各转了一圈儿。

跟月林说了好一番话后，老人才对着几个男孩儿道：“真是辛苦你们几个了，这一路上受了不少颠簸吧？”

三个人，却是纷纷道：“没……没有……”

#### (十)

月林这时也说：“是呢！还多亏有他们三个，一路上才算是安心了不少。”

奶奶听着，微微笑了笑，又问道：“那这段时间，小月没有跟别人添麻烦吧？”

在奶奶面前，她忽然嘟了嘟小嘴：“我……我应该没给他们添什么麻烦吧？”

奶奶听着，忽然用手指触碰了一下她鼻尖：“你呀……不老实！”接着却是又看



向祥二，“祥子，你说说看，小月这几天有没有给你大姑添什么麻烦啊？”

祥二忽然定了定神，倒也这么回道：“……那……倒是没什么麻烦！”

“是吧！都说了还不信。”月林再次接过了话。

又过了一会儿，祥二却是又想到了那个一直好奇的问题，他这时对老人问道：

“大奶奶，您说的那个梦老人跟梦果子，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到底有没有呢？不是说您曾亲眼见过吗？”

说到这里，旁边的阳凯跟东振，也纷纷转过脑袋，倒也好奇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听到眼前的他这么问，老人先是微微有些意外。她看了看几个人，又特意地看了看祥二，没多想，倒是用着很肯定的语气回答：

“嗯！那当时是真的了，梦老人跟梦果子一直都存在着。他们一直就在那片老寨坡的深林子里，大奶奶可是从来不对你们说谎的！”

几人依是听得专心致志，祥二却是又问：“那……既然您见过，倒是说说，梦老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对，对呀！”旁边的东振也跟着道。

见被他们又这么一问，老人想了想，才又说：“大概，长着白白的胡子！”

“胡子？”

“还戴着一顶帽子！”

“帽子？”

“还有……背上背着一个背篓！”

“啊？……背篓也有？”

……

每说一样，他们就会跟着惊讶一声。

直到对方已描述完了，祥二再这么一想，若真按照说的这样，那那天自己用泥巴捏的那个梦老人，样子上岂不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旁的阳凯听着，却是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那既然真的有梦老人，哪天何不就去找找看呢？”

立马，东振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对呀！听起来是不错，二位少侠，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月林依翘着嘴，却是望起了天花板，那意思好像是：随你们的便好了！

祥二，却是不知道又想着别的什么去了。只有老人看着，不经微微笑了笑。

……

随着列车内的播报声再次响起，按照提示，此次行程的终点站已经到了。月林跟

阿惠各自拿好了行李，待列车停稳后，两人便走出了车厢。稍稍活动活动筋骨，接着又出了站。

眼前的县城，虽较多年前变了不少，也繁华了不少，但一眼看去，却还是有一些老建筑留存了下来。一时间，让月林有了一种怀旧的感觉，特别是那栋医院大楼，仍让她记忆犹新。他们当时的几个，就是在那里，讨论着梦老人以及梦果子的相关传说。只是现在，大楼似乎已经是变成了，附着着各种租赁关系的杂物堆积处。

她们询问到了去往寨子的巴士，待坐上了车后，月林却是感受到了久违的乡间地气。她又一次看到了老家的背篓，老者的烟袋，孩童的哭声，时光虽已经走远了，但乡味却依然留存着。她甚至还感觉到，似乎就像当年一样，奶奶此刻正坐在自己的旁边。她左手稳着背篓，右手却不时护着不大的月林，那背篓里装着卖掉的蔬菜，所换得的其他一些日常物品。吃的怕压坏，就放最上面，用的不怕，可以放最下面垫着。

没多久，车子在原来的寨子停了下来。这一别，却是已然过了十多年。

下了车，月林的第一感觉是，寨子几乎是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大体的地形没变外，其余的似乎什么都变了。道路变宽了，房子变多了，它们都挨着路边建了起来，因而以前的那种木房更是少见了。有些树没了，有些却又在其他地方长了出来。

这时，一同下车的还有另一位年迈的老者，她年纪虽看着挺大，身子骨却很硬朗。

老者见月林对着寨子看得痴呆，却是问道：“小姑娘，你是来我们寨子找谁的吗？”

月林听着，却是礼貌般笑了笑，回道：“……啊是的！是来找一个人的，我都已经很久没过来了。”

老者“噢”了一声：“你是哪里人啊？”

月林倒也没怎么想，直接回了一句：“我就是这里的人啊！”

老者先是有些意外，又对着她仔细打量了一番。“嘶……看姑娘你面生，像是没见过啊！但听你口音，又的确跟我们说话没差多少。”

谈到这里，月林忽然也有了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觉。

她这时接过了话：“可能是我出去得比较早的缘故吧？”

老者忽然又“噢”了一声：“怪不得，你是已经嫁人了的啊？”

月林忽然晃了手脚：“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没等她说完，一旁的阿惠却是抢过了话：“她没嫁人呢！她是回来寻亲的，只是这个寻亲的‘亲’嘛，那可能就不只一层意思了。”

对方似乎有些被她俩给搞糊涂了。“噢……你要是来找姑爷的呢，那咱寨子优秀的可是不少啊！比如，我家那大孙子年龄就跟你差不多，哎呀……可把我们这些老人

给愁的，我看姑娘你……”

见越说越没谱了，二人忙道完了谢就要避开这话题，没多久，这便与热情的老者告辞。不然再说下去，准得被请到对方家去了。

一路上，阿惠还在笑个不停。“你看，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不好好把握呢？”她刚说完，月林却白了她一眼。“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阿惠有些不服气。“那……好歹这么热心的村民，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嘛！”

“那你去啊！”

阿惠翘了翘嘴：“那……我还是不去算了。”

……

走着走着，月林却是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在她面前，却是出现了令她倍感熟悉的一幕。

眼前，是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紧挨着的不远处是一栋小平房，看着已有了些年代感，那砖面上还保留着那时所印刷的某些标语。

“怎么了？”阿惠这时问道。

月林却是这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而后对着阿惠说：“小学那时候，这儿就是那个小卖部了，那时候放学，跟祥二他们便经常在这儿买的零食。看上去，这里很久前就已经废弃了。”

说着，阿惠却也走上前瞧了起来：“好吧！常听你提起，今天算是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这可是印在你这大画家印象里的重要一处遗迹，我得参观参观呢！”

月林却是又自顾着说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守铺子的老大爷见我们几个钱不够时，也时常就免了那相差的几毛。就像那次送给我们的那根冰淇淋一样，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好心呢？我小时候倒是很少见。我印象里那开商店的老板娘，那别说少一毛了，就是少一分也不行啊！”

月林只是微微笑了笑，接着又说：“那个老大爷，听说其实挺孤零地。虽然他也有子女，但子女都去外地打拼了，他自己却还在一直坚持着老本行。其实他挺喜欢我们这帮，放学后常路过这里的小学生，可能，他也觉得那样也就热闹了些，可以多说话。你知道的，老人只要跟小孩子待在一起，那种孤零零的感觉就会好了很多。”

阿惠点了点头。“的确，我跟你同感！……哎你说，当时我要是也生在这里，也跟你们一起每天这样上学放学的，回来再一起买根冰淇淋吃吃，听着周边树上的蝉鸣声，那种夏天的感觉，可真是惬意呢！”

月林又看了看柜台前的那个小木梯，那木梯只有三到四节，那时候因为小孩子个

子不够，因而他们只有踩上那木梯，才能清楚看到那柜台前的玻璃糖罐里，放着哪种糖。但此刻，木梯的一角已经朽掉了，窗口也被紧紧关上了。她此刻仍不经在想，要是再将眼前的窗户这么一打开，里面的那些糖罐，还能会出现在眼前吗？

除了小卖部，不远处的那棵枫香树也让月林多了几分记忆。她不经朝树冠上看了看，树还是原来的样子，但记忆中的那个鸟窝，似乎早已是不见了踪影。

那时候，她就是从这儿跟祥二、阳凯还有东振，告的别。跟前的那块水泥板，她记得当时就站着他们三人，他们一直挥动着手，目送着自己离开。

月林久久地望着眼前的水泥板，似乎是有些出神。

（未完待续.....）

◆ 王静玲

## 成 长

阳朝小学六（2）班

万物都在生长，无时无刻的长，没有能被父母庇佑一辈子。该成长时就该成长，该领悟的道理也会明白。我们要走好脚下的路，每一步都磕磕绊绊，在无数次摔跤，无数次受伤中我们要学会成长。

上学这个阶段很重要，是学习成长的好机会，可这短短的六年又能怎样快速的成长呢？看看这漆黑的夜空，曾经的我也是这样，漫无目的，在黑夜中寻找出口。一年前的9月1日，我来到了新的学习环境——阳朝中心完小。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陌生，来到教室，看到一个个陌生的面孔，素不相识的同学……一切都变了。晚上我躺在床上，我怎么能这么失落呢？以前的我可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能走过这道坎，我一定能行的，我要成长！第二天，我慢慢吞吞的进入教室，看着同学们我坐到了座位上。我离成功不远了，至少我迈出了第一步。下一步：交朋友。可我没有那勇气啊！回到家我寻求妈妈的帮助，妈妈告诉我：你必须尝试，不试怎么能知道呢？失败一次不可怕，再试一次说不定就成功了，鼓足勇气去尝试吧。妈妈的话就像黑暗里的光，照亮了我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经过许多天，我结交了很多朋友，这是尝试给我的回报。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每个人都可以闪闪发光，成为万众瞩目，努力可以实现这一切。转入新校的我，之前的一切身份得抛之脑后，在这儿，我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学生。一切从零做起。认真背书，认真学习，认真画画，认真完成每一件事。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得到了奖状，可我觉得我拿着的不是奖状而是有特别回忆的成长勋章。这一刻我长大了，成长了。

时间很美好，但是不如意的事有很多。去年期末考试我努力答卷。可考出的成绩却不尽人心，虽然不算太差，但我的心却是冷的。世界是没有永不凋谢的花，遗憾也很美。这次留下了遗憾下次就不会了，奋斗努力遗憾就不会陪伴在我身边。

回到家里，爷爷奶奶去地里耕作，让我照顾好弟弟，可我哪做过这行当？虽然五六年级的学生了可我什么还不会呢，呃勉强试一下。第一件事督促弟弟练字，“姐姐，一起看电视呀！”“不行，你上学了吗？弟。”“上了啊！都三年级了。”“那你练练字嘛。”我说“好吧……”“还不快去练”我打断了弟弟的话。弟弟先是一愣后又乖乖去练字了。第二件事，洗衣服。我把衣服抱起扔进盆里，接水。我拿起肥皂可肥皂不知趣，像一个皮蛋似的我怎么拿都拿不稳，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拿稳肥皂开始洗衣服那时已是烈焰高照。洗完衣服后，我又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事，虽然困难重重但我都克服了。

阳光一缕缕落下，我成长了，样貌随没变，但变得却是心里的那颗种子。

（指导教师：徐春春）

◆ 徐春春

## 感恩月说点感恩的话

时间好不经用。眨眨眼又十一月了。一年过了一大半。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大半年都是忙过来熬过来的，每天早起晚睡，加班加点，是生活的样子，努力的样子，也是该有的样子……可任觉得时间太快……

翻开日历，映入眼帘的十一月，让人开始恐慌，又快过年了。也让人欣喜，又快一年了……仔细端详十一月，立冬、小雪、感恩节。越来越冷的冬天，伴有感恩的热度。挺好。11月25日的感恩节豁然起眼。

对于感恩，总想说点什么，却感觉也说不上什么。我们一直以来都说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今天我想说说感恩也是一种选择。如今日渐滋润的小日子，日趋同化的人群，是否与感恩的心渐行渐远？答案是有，个人观点。不说全部，至少存在。

曾听老百姓道：“好多节日是专门给弱势群体建立的，比如儿童节、妇女节、劳动节等等”仔细想想，不无道理。那么，感恩节应该不是因缺少感恩的心而设计的吧。究其原因，百度科普，一目了然。主要是让我们学会感恩，学会珍惜。

作为教师，一天天的校园生活，当一堆堆工作接踵而来时，我们会抱怨工作的繁杂；碰到伤脑筋的学生，可能会让你寝食难安；学生安全再给你摊点事儿，那你就麻烦更大了……理不完的事。别不相信，这些已变成老师的工作常态……

纵使各种困难，我们任要感谢这份职业，感谢我们的学生。茶余饭后也往往会听到老师们的心声“那些最伤你脑筋调皮捣蛋的学生多年以后还会记得你，喊一声老师，发一条问候。反而成绩好的学生与你招呼的少之又少”。当然，这不是批判成绩好的学生，只是说一种现象，一种感受。也不一定老师说的全对，教师也可能会存在观点倾向化。凭我十几年的个人经验，一半一半吧。说到这里好多学生有不爽了，老师们就喜欢议论我们。呵呵，别一般计较啊。这里是感谢你们呢，感谢乖巧懂事的孩子让老师省了不少心，感谢调皮捣蛋的小朋友最后的记得。感谢我们的相遇，圆满了我们的生活。

同事间，相互共事，虽已是老熟人，也得说声谢谢你，谢谢你们。我们同甘共苦，一起扶贫下队，上门家访，教学研讨，战寂寞、话难题、找乐呵，已然成为战友。困难时，你的搭把手；不便时，你的顺风车；沮丧时，你的一句话……顿时温暖了心窝。感

谢你们，让我在这里愉快的生活。有你们的日子就是生活。这里就不一一点名，因为心理的名字太多太多……十几年了，有一些老战友了。有你们真好！无论现在你们在不在身边。我知道你们都是朝着向上的方向发展。

感恩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仿佛有一天食堂前的那颗大树也会成为你的想念，阅览室的座椅、校园的广播、篮球场上的背影、食堂的饭菜、门口文化墙都时时让你怀念。感恩这些构建了阳朝校园，数不清的师生在这里炼造，从这里出发……他们带着校园的礼貌、习惯、道德、品质、条条框框一路向前。

当然，需要感谢的很多很多……于亲、于爱、于友、于师、于自然……感恩现在的一切。也希望我们的感恩不光在十一月，而是在你我心里的任何一刻。常怀感恩之心，常念相助之人……我们都要阳光而美好。

（阳朝学区：徐春春）

◆ 黄媛园

## 净心修德做四有好老师

阳朝小学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不仅在学识上要不断学习，行为规范，一言一行都要有为人师的典范。所以思想上也要不断地革新，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教育后代。

上次观看警示片，其中作为教师，校长的知法犯法，道德沦陷，伤害学生，可以说根本不配称为师者。而这次的警示宣讲，其中很多国家干部身上但得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却为一己之私，挪用公款，在其位而不谋其职，枉为人民公仆。不管的是道德沦陷，还是自私自利，为金钱和权力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综其原因就是内心不够纯净，也不够坚定。

警示片也好，警示宣讲也好，这些案例都是给我们警示。这就是底线，一根不能触碰的底线。我们不与底线看齐，而是在知道底线的情况下不触碰底线，然后去努力学习。

学习陶行知先生的“爱满天下”，学习魏书生的班级管理办，学习张桂梅无私奉献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只为那些读不起书的女孩子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习近平总主席在2014年第30个教师节的前夕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说要四有好老师，这其实也是对全国所有的人民教师做的。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净化自己的心灵，坚定自己作为人民教师的信念“为人民服务，做受学生爱戴，家长满意的人民教师。”修炼的自己的道德情操，警言慎行，做到一言一行都能为人师表。不断学习，阅读教育理论书籍，提升自己的学识。关心和关爱每一位学生，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疼去教，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业，还要与之成为朋友，了解孩子的心中所想，让其成为一名身心都健康的好学生。

向下是底线不可触碰，向上是光的吸引，不断学习向上攀登，即使达不到顶峰，也绝不掉落触碰底线。不断学习，不断阅读，用文字的力量净化心中的欲望，在实践中修炼的自己的品德。以一颗平常心，纯净的心，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净心修德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



◆ 田怡婧

## 青春

阳朝小学六（二）班

青春，一个美丽的词语；理想，一个个人在追逐的东西。谁不曾拥有青春，谁不曾拥有理想。可我们又有几个人在把握自己的青春，追逐我们的理想呢？

雨果曾说过：“谁虚度年华，青春就会褪色，生命就会抛弃我们。”现在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华，还有许多的理想还未实现。或许我们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大把的光阴去挥霍，但时间是不等人的，它如流水一样从我们身边溜走，走的悄无声息。

马克思也说过：“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可见青春包含了多少重要的东西。所以为生活而奋斗吧，为理想而奋斗吧，别给青春留下遗憾。

青春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天地，青春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世界，更是一个敢于追梦的年纪。不错，每个人都有理想，但要让这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关键还要看自己。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使理想成真！

作为学生时代的我们，正是青春奋斗的年龄。我们应该踏踏实实的学习，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实起来，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怕吃苦而临阵退缩，那你的青春将会是暗淡无光的。想要尝到甘甜的滋味，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奋斗，不断拼搏。实现理想往往是一个艰苦、坚持的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一步到位。所以我们要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毅力，只有挥洒出辛勤的汗水，才会有收获。少年，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不要忘记自己心中的美好梦想。不要忘记实现它的方式——奋斗。

生命易老。时光飞逝，无论失败是成功，它总是青春的痕迹。我们拥有青春，就如朝阳永远向上；我们拥有青春，就如山溪奔流不息；我们拥有青春，就如幼蚕破茧而出……

（指导老师：蒋 洁）

◆ 王静玲

## 人生

阳朝小学六（1）班

在每一次眺望璀璨星空，都是对自我再一次认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只有热血，一腔孤勇和梦想，其他什么也没有，可是有这三样还不够吗？

人生中还有两位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成功与失败。每一个表面成功，光彩的人，背后不知经历多少次失败，一次次的失败，只为那一刻的成功与光荣。在追逐梦想时，不该轻易放弃，当你做某件事时，已经完成其一百九十九，当你停止奋斗时那你的努力将全部白费，烟消云散。

人生也是一次品不同滋味的道路，牛奶，糖果那甜蜜蜜的滋味，吃过就不会忘记，所有甜蜜都该被记录，当你哭泣时，他们肯定会，拿着纸为你擦眼泪，扮鬼脸逗你开心，拿糖果给你安慰。他们就是你的同学，是啊！这虽然看着是幼稚，但它却是我和你一起的甜蜜与快乐。当你品尝苦瓜、黄连那阵阵苦感，只有自己才会明白；当你孤身一人在昏暗的房间里生活，那灯火时隐时现，你对那些美好心驰神往；当你最落魄时，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有力量去追寻希望的时候从中遇到的困难那便是苦感。人生滋味还有很多，各有不同，代表的也是不同的哲理。

人生还有一个特别季节——青春！青春的风铃发出“叮叮”清脆的声音，青春心扉为我们敞开，青春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在我们手上我们身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青春能让人成长，变得成熟冷静，也是学习的好时光。他们乘风离开，手握星辰，脚踏天下；他们随光飘洒，飘去世界各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随海漂泊踏过千山万水……他们便是少年，是我们中国的希望。我的妈妈曾对我说过，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去尝试的心，经历了就会明白。每一次成长，都是一份小荣誉，铭记在心，这是我们自己的辉煌。

人生下来，并不是去和别人比较的，能如愿开心，健康就不错了。但这些怎么够？勇于挑战奋斗的心才重要，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家，经历着人们的反对，实验的失败。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坚持与奋斗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也应该为目标，不停的奋斗。

风雨过后，会有彩虹。那是你人生辉煌，那一颗颗闪烁的星光，寄托你我的美好憧憬。我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是欢乐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时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一定会开拓出全新的世界，探索更多的奥秘。

（指导教师：徐春春）

◆ 黄媛园

## 我的巴学园

阳朝小学

《窗边的小豆豆》一个小女孩上学的故事，却让无数人心里有了一个巴学园的梦。要是我的学校是这样就好了。说实话我也有这样一个巴学园的梦，不过我不是想当小豆豆，而是想当小林校长，拥有自己的巴学园。

2018年我离开卧当小学，有些遗憾和不舍，但却不后悔。因为有了新的契机可以去做一些以前自己想做却做不了的事。在这一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收获了自己的巴学园。

2018年夏我调入阳朝学区就职仙仁小学，这是一所在山顶上的学校，除了路不太好走，其实离家挺近的。因为怕我出安全事故，爸妈不允许我骑摩托车，所以一周回家一次。我所带的班级是二年级，当校长告知我需要一个人包班的时候，我很是兴奋，因为我可以做太多我想做的事了。有阅读教学，二十四节气课程，学科融合的尝试，以前做不了的事，现在我都可以好好规划，实施。

先从阅读说起。首先成立班级图书角。我在网上购买书柜，爬爬垫，从家里每周背书去学校。因为班上只有12个学生，所以图书角的空间很大。每天中午我都会和孩子们在垫子上看书读故事。从《古利和古拉》到《我是霸王龙》系列还有《安徒生童话》《小王子》……我们读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再就是上阅读课。每天的第一节课就是阅读课，先听一段“小童子听见大先生”由傅国涌老师讲解古诗文里有趣的故事。之后就是整本书《成语接龙》的学习和成语故事讲解。这本书用了一个学期加两个星期。学完这本书，有些孩子能够口气说出五六十个成语。第二个学期我选取的是二年级的《日有所诵》，我们边读童诗感受它的美之外，还让学生仿写童诗。我们一开始是集体创编，之后有想法的孩子可以自己再去写一写。一个学期二年级的孩子也留下几首还不错的童诗。

接下来的就是学科教学。第二节安排的是语文课，第三节是数学课，第四节是作业课，这节课集中做作业，做完作业就可以去吃饭。而每天下午的一节课，我每天安排不同的艺体课。周一是美术，周二是科学，周三是体育，周四是音乐。

美术课上，我和孩子们用颜色画心；走出教室，走近田野，观察家乡用色彩画家乡。我们使用的是水粉颜料，不同水彩笔和画笔好画，但是画出来又有不同的感觉。享受美，欣赏美也是美术课的一部分。

科学课是新版教材，有些内容与数学课本内容相似，我就尝试学科融合，将科学课

中《神奇的尺子》与数学的测量单元结合去上，并让孩子们拿着不同的尺子去测量我们学校里面可以看得见的事物。测量树叶有多少厘米，乒乓球台有多长多宽，大树树干有多粗。厘米，分米，米的概念被孩子们牢牢记住，能分清这些单位的大小，实际测量运用以后，比坐在教室里将孩子们分的清楚的多。我们还利用手机软件，识别乡道上常见的画画草草，一边走路一边发现，背背唐诗，唱唱歌。利用中午和下午的时间，我们把学校外的村子走了一圈。

体育课上，我结合二十四节气玩不同的体育游戏。秋分时，我和孩子们读二十节气的秋分的介绍，了解秋分这一天为什么日夜时常相等，进行立蛋活动。体育课上我们借用农家梯子玩平衡游戏，体验平衡的力量。

音乐课上，我弹奏钢琴教孩子们唱歌，脆脆的同声可以飘得很远，孩子们唱的很好听。

过端午节，我们邀请家长来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因为准备的不足，粽子叶不够，老人们找来了桐油叶，芭蕉叶来包粽子，让我大开眼界，这让我深深感受到老人们积攒的生活智慧。

六一儿童节的前一个月我们都在进行戏剧课学习，改编绘本戏剧，孩子读绘本，演绘本，用自己的理解写出台词，最终成为剧本。服装是廉价的白T恤，我们用彩笔颜料画出不同的图案，我们用报纸、纸板做道具，最终在中心完小的舞台上表演了绘本剧《小种子》。虽然成绩不太好，但孩子们的眼里是有光的，我相信阅读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来到仙仁的这一年，是我教育生涯中最快乐的一年。我每天和孩子们从诗歌开始，从艺术游戏结束，我们都乐在其中。期末考试孩子们的语文成绩学区第一，数学成绩学区第二。在这里一年里我找到了职业幸福感，体会到了寓教于乐，同时和家长沟通也很愉快，家长们很支持我的教育教学。

我一直都很认同斯宾塞的快乐教育，温和而坚定。在这一年里，除了正常的学科教学，我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起探索，尝试学科融合，一切都很美好。孩子的童年本就是美好的，我们不应在条条框框中把孩子定在教室里，而是带着孩子看看自然地风景，画画花，读读诗，在美好的时间做美好的事，在这所远离城市偏僻的农村学校，12个孩子帮我实现了我的巴学园梦。

◆ 文怡欣

##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阳朝小学

谁曾听说过，士兵上前线身带两枪？对敌作战的钢枪早已生锈，而烟枪却磨得发亮？谁曾听说过，一个国家的军队，在两军对峙时吞云吐雾？也许你觉得这十分荒唐可笑，但这就是当年堂堂大清国的现实。

我们不能忘记，这近代史上耻辱的一页：一百多年前，闭关自守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竭，民不聊生。列强的大炮击毁了腐朽的大门，侵略者破门而入。清政府卑躬屈膝，不想如何与敌抗战，只想着迎合列强，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于是中国像一只肥羊任人宰割，洋华勇进国门，压片涌进国门。“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中华大地到处阴霾密布，大街小巷烟云笼罩，许许多多的人被鸦片折磨的死去活来，致使中国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鸦片，侵蚀了中华民族的躯体；鸦片，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鸦片，麻醉了中华民族的灵魂；鸦片，麻木了中华民族的神智。我仿佛看到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我仿佛看到面黄肌瘦的人民，我似乎听到列强得意的狂笑，我似乎听到中华儿女的呻吟。

起来，勇敢的古老民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名大震；三元里抗英斗争，风起云涌。侵略者丧尽天良，燃起鸦片战争的战火。人民奔走呼告：“不做东亚病夫！”“不做亡国奴！”英勇抗击，可歌可泣。有多少青军龟缩炮台，又有多少散兵抱头鼠窜。懦弱的清政府拱手相让，丧权辱国，大好河山任侵略者随意践踏，泱泱大国，似一盘散沙，支离破碎。黄河在悲鸣，长江在呜咽，我们的民族饮下了落后挨打的苦酒，圆明园的废墟，无声的诉说着这历史的悲剧。

沉睡的华夏被枪声震醒，列强的暴行唤起了千万民众。辛亥革命的枪声，结束了皇帝的一统天下，“五四”运动的号角，吹响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洪秀全、孙中山，到李大钊、毛泽东，多少志士仁人浴血奋战，以天下事为己任，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国。我们不曾忘记：谭嗣同同志在维新是，视死如归；林觉民生离死别，抛妻弃子；秋瑾东渡扶桑，救国救民；鲁迅弃医从文，疗救民心……为了中华崛起，为了雪耻报国，为了振兴中华，为了腾飞世界，我们的前人奋发努力，在所不惜。时代的车轮隆隆驶过，“虎距龙盘今

往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古老的中国像一艘搁浅的大船，尽管沉重，尽管缓慢，依然扯起了前进的风帆。改革的大潮拍打着船身，我们要打开国门，呼吸门外的新鲜空气。我们要加快航速，于江海中百舸争流。我们不能忘记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我们不会忘记国弱民穷的历史悲剧。

处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努力学习，就是为明天振兴中华奠定基础，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勇往直前，不忘国耻，奋发图强！

（指导老师：龙 庆 徐长益）

◆ 田怡婧

## 新冠疫情

阳朝小学六（2）

从1998年的抗洪抢险，到2003年的抗击，再到2008年的抗震救灾，直至2019年的抗击新冠，国家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度过一场有一场的天灾人祸。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本该热闹的2020年的春节，变成了人人都不敢出门、聚会、走亲戚。原本繁华的大街空无一人。当新冠疫情刚出现时，新闻基本每天都在说今天这里多少人感染了新冠，那里死亡了多少人，那个人不希望疫情快一点过去。

但是有着这么一群人，白色是他们的标志，防护服是他们坚固的盾牌，他们救死扶伤，与疫情抗争。他们有个响当当的名号——“白衣天使”。春晚上有一段对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的采访，问：“冲在疫情的最前线不怕吗？”护士小姐姐笑着说：“怕呀！可是一穿上这件衣服就什么都不怕了。”当时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全国各地捐来的物资，有口罩、有防护服、有各种医疗器材、还有老百姓最关注的食物……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最美逆行者们”临危不惧，加班加点，不眠不休的对抗病毒，仅仅一个月，他们就研究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结构。无数医护人员竭尽全力的帮助每一位病人，与死神抢人。与此同时，火神山、雷神山这两座专门接纳感染病人的医院拔地而起，给大家更多的希望。与新冠疫情抗击，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向着新冠肺炎发起宣战。

以疫情为主题的电影——《中国医生》也已播出。影片通过精心、创作与制作，既真实还原出了抗疫一线的工作者面对疫情奋力营救的场景，又刻画了人民群众并肩抗击疫情的动人景象，致敬每一位在抗议斗争中做出贡献的英雄。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婆娑起皱的手，看惯了布满勒痕的脸和满头大汗。要知道这些护士们也还是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华。

爱和希望比新冠病毒蔓延的更快，在疫情发生的二十几天里，有泪水，有汗水，有笑脸，有无奈，有感慨，但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英勇和善良。其实，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有的只是一个个挺身而出的无名之辈，但就是因为他们够“平凡”，所以才显得“不平凡”。

人的心里天空是五彩缤纷的，而有人说：“我的天是黑色的，而原因很简单，只为

让那些微弱的灯光更明亮，更耀眼。”我想要向那些发光体致敬。他们不求回报，不求赞颂，只想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照亮那前方的路。

我在此呼吁同学们，我们要尽力做到以下几点：

在假期期间，尽量避免外出，外出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请洗手，加强锻炼，作息规律，保持室内空气流畅。

再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后，立即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吃药或居家休息。

积极学习，不要聚众玩乐，顾此失彼。有计划的完成假期作业。

在疫情面前，我们万众一心，一定会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这场战役，争取在下一个春节，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加油！



◆ 彭雨馨

## 妈妈的回信

亲爱的女儿：

你好！你的来信我和爸爸已经收到了，可我们却迟迟不敢打开，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有欣喜也有害怕。欣喜的是我们家的小不点长大了，会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沟通了，但更多的是害怕，害怕打开信后看到的是你对我们的控诉，控诉我们疏于对你的照顾，偶尔的照顾还是在你出状况的时候……

可当我们打开信后发现，我们家的小不点长大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都是我们之间满满的爱，没有半点的责备之意，你把我们对你的每一次说教当做谈心，把我们对你的每一次课业辅导当做陪伴。孩子，在这里，我想对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善解人意，谢谢对我们的理解与宽容。

时间过得好快啊，你蹒跚学步和牙牙学语的情景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还记得二宝刚出生时，你问我，是不是因为你表现的不够好，觉得没有你前途了，才决定再养一个，重头开始培养，把你当做试验品，之前我就告诉过你，你是我们爱的延续，不是试验品，你只要负责开心、快乐，做好自己就可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要对你说声“谢谢”，你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快乐，同时也请你记住，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最爱的女儿。

白驹过隙，转眼间你要 12 岁了，即将开始新的人生旅途，在这里，爸爸妈妈想给你几点建议。

妈妈希望你能继续坚持阅读的，因为大量的阅读可以丰富你的知识，提高你的气质修养，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在你以后的人生旅途中是非常重要的！在爸妈的印象里，你写的字一直是我们不太满意的，或许你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根本就没当回事。但是，能书写一手好字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字代表着一个人的内涵。“字如其人”，我们希望你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地写好每一个字，只有在小事上做好，以后才能做大事。

另外，我还想对即将步入青春期的你说，成长的路上我们会许多的选择和困惑，爸爸妈妈希望你能有了自己的主见，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在事情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希望你能像朋友一样和爸爸妈妈来沟通。毕竟爸爸妈妈也曾有过青春期，很多的经验值得你去借鉴。如果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们可以经常用写信的方式来交流，这样我们就有许多小秘密存在于笔端，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我亲爱的女儿，我偷偷的告诉你，我和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你成长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成长，所以让我们一起鼓励，一起携手成为彼此心中最好的样子，加油！

祝

越来越自信

爱你的妈妈

2021 年 10 月 12 日

附

## 女儿的信

敬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今年我已经快 12 岁了，可这却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信，好想和你们说说心里话，可我却不知应该从哪里说起……

还记得在我五岁的那年夏天，我有幸在保靖县老政府参观了《西水画廊》开的一次画展，深深地被里面一幅幅漂亮的画所吸引，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便萌生出一颗长大后成为一名画家的种子，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你们时，你们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特别为我高兴。从此我开始了漫漫的学习绘画之路。到九岁那年，我对学习绘画这件事有一些厌倦了，每次要去上美术培训班时，我都找一些借口不去上课，这时，细心的妈妈发现了我的小心思，她不仅没有责骂我，而是先耐心的倾听我的想法，然后慢慢地不断开导我，给我讲《半途而废》的故事。是您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明白，成长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不愉快的事，但请不要随便放弃自己的梦想。每一次我想放弃时，都会想想这些，鼓励我的话语，所以我才坚持到了现在。

还记得五年级下学期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县统考。为了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我付出了平时几倍的努力，可成绩出来后，我伤心的哭了，语文只考了 87 分，因为这是我最认真对待的一次考试，但是却是我考得最差的一次。我害怕回家，害怕看见你们期待的模样，当我把成绩告诉你们时，你们不但没有责骂我，反而不停地开导我、鼓励我，然后利用暑假时间和我一起找原因，进行查漏补缺。那个假期因为有了你们的帮助，虽然我每天都很忙，但是我却很快乐，因为我感受到了你们对我的关心，因为有了你们的参与，这次考试的失利，不但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反而让我越来越自信了。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让我懂得了坚持，变得坚强自信。爸爸妈妈，你们给予我太多太多，从现在起，我会学会自立，不让你们为我操心，感谢你们对我做的一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好好学习，坚持自己的梦想，长大后，好好孝敬你们。

祝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永远爱你们的女儿：彭雨馨

2021 年 10 月 7 日

（指导老师：彭东 石金香）

◆ 何金易

## 一棵小树的成长经历

阳朝中心完小

我是一棵小树，无名无姓。

虽然从一棵种子，到小树苗，我经历的并不多，但从小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一起长大，在森林里无忧无虑的成长，打算就这样每日与小鸟玩，与雨水欢乐的日子一直到老，可是好景不长，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被一辆大货车带走了。

就这样从森林到公路，我看到了许多事物，我和朋友聊着，忽然下起了小雨，我们还没有长到两米，有两棵太大的老树挡在我们的上面，雨水姐姐没有落下来，小雨过后太阳公公出来了，天空中出现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景物，它是彩色的，有一个朋友说：“这是上面啊？这么美丽！”有一棵大树对我们说：“这是彩虹。”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彩虹姑娘啊，也难怪，天被我们大几十倍的大树挡着，我们也看不见什么，就在这是车内一位小伙子拿起了一个像长方形的东西拍这彩虹，彩虹姑娘有点羞涩。

在开了一天一夜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湖园内，里面人山人海，有被人抱着的孩子，有手里拿着长方形东西拍照的人，有抚摸着小孩头顶的老人，有温柔可亲的女人……各色各样的人都有，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晚上这里关了门，我看到了大门上写的是“西湖”两个字，原来是“西湖”呀。我一个晚上都在想他们拿的长方形到底是什么？这西湖的水太清了，水天相照。天本来就已经很美了，这样一来，这湖就美如仙境啊！今天早上一醒来，我看见自己的手指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无羁”二字，我很疑惑，问了周围的朋友，朋友们告诉我，这是那些工作人员大早上给我们挂上的，是他们给我们取的名字。我高兴极了。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只是我今天好像看见了那辆货车好像又把树拉了过来，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一个小朋友跑了过来，把我抱住，她的妈妈来了，之后她的妈妈把她抱走了，在我欣赏这西湖的水色时，那石岸上的楼上传来一声巨响，我望了过去，原来是有人在那儿看水，水潮上来的时候，她就大叫了一声，很无语唉。过了几天，我看见有人把朋友和大树搬到了车上，把我也搬了进去。到了车上，我们看了看今天人并不多应该是工作日，我看到卖

东西的小店铺，看到了两位老人有那散步，看到了大人们在图书馆看书……不久后到了公园大家就只剩我一棵树还在车里，而映入我眼帘的是那几个字“民政局”。我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只是把我种下的时候正好有两个人在里面，进去了好久，出来之后分开走，只见女生眼眶里有几滴眼泪在打转，男生有一个拐弯处和一个女生牵手，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又有一人，又进了这里，出来时与刚才那双截然不动，只见那女生牵着男生的手一起走了出来。等过了几天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了，这里原来是人类结婚的地方，每对情侣出来时表情都不同，有些人是绝望，有些人是喜悦，有些人是伤心，有些人是心喜……等。可我感觉有些人真傻，真天真，真开朗，来来往往的人总是有自己的优点。

我也长大了，快把这个“民政局”挡住了，他们只好把我搬到了公园里，把那一棵大树搬回森林，把我搬过去。“嗨！大家好久不见啊。”我说，但大家仿佛失了魂，因为它们身上被刻了许多的字，“XXX 到此一游”，“XXX 是我朋友”等等，我一来大家来公园的人都看向了我这棵大树，就在他们这些“熊孩子”要看我身上的刻字的时候，管理员来了，把他们赶走了，我逃过了一劫，在这之后他们再也不来了，我在公园里度过了一个安稳的夏天。

冬天来了，这南方好冷，可我有好厚的树皮，不用怕冷，只是我的树叶快落完了，，这要是在森林里我早就在树妈妈的保护下，深深的睡着了，想起来感觉好怀念，以前真想回去，在这个冬天里我没看见小鸟，小松鼠，小雪狐……我真的睡着了，睡了整整好几车，我要老死了，今天有车来了，把我给惊醒了，我睡得很沉，迷迷糊糊的车停了，我醒来，看见了森林，我的家园，还是那么亲切。我今年春天，就再也没有醒了过来，大地还是那么亲密，树枝里空空的，大树还是大树，不会老，除非完成它的使命，我永远也不会枯萎。

( 指导老师：周梦瑶 )